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一溪流水萬重山朝暮閒雲自往還不沒小橋通曲徑恰疑非復在人間　張研夫

第十卷　第五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
五月一日出版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0　No. 5　May 1936

提倡承兌匯票！

增加市場的籌碼，

安定資金的營運，

健全金融的組織，

使工商業自力更生，恢復繁榮！

承兌匯票的功用，有如上述，

實是社會不景氣病中的唯一良劑！

本行提倡承兌匯票，遠在民國十九年，現下應時境之需要，
特再努力推行，印有「何謂承兌匯票」小冊一種，歡迎索閱，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謹啓

總行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分行 國內各大市鎮

中國空前之大辭書

辭海

本書編校人員凡百數十人，亘時二十年，其優點如下：

一、選辭謹嚴 搜集舊辭新辭五十萬條，去浮就實，精選十萬餘條，俾切一般實用。

二、解注簡要 所有各家注疏，搜羅殆遍，折衷歸納，翻檢易明。

三、引書忠實 引用各書，均核對原本，並加注篇名，以便學者稽考。

四、標點顯明 全部加新式標點符號，句讀確定，意義顯明。

五、資料宏富 全書分訂兩巨冊，共三千餘頁，都八百萬字。附錄共有八種，均切合實用。

主編者

徐元誥　舒新城　沈頤　張相

搜集材料從事校輯者凡百數十人名不備列

預約辦法

冊數	分甲、乙、丙、丁四種　各分訂二冊
版式	甲、乙種十六開大本高八寸二分寬五寸八分（市尺） 丙、丁種三十二開縮本高五寸八分寬四寸（市尺）
用紙	甲、丙兩種用聖書紙印 乙、丁兩種用上等道林紙印
定價及預約價	甲種定價二十四元 乙種定價二十二元 丙種定價十二元 丁種定價十元 在六月底以前預約照定價 六折 在九月底以前預約照定價 七折
郵費	甲、乙兩種每部各八角 丙、丁兩種每部各六角
預約期	本年九月底截止
出書期	本年十二月底出上冊 明年六月底出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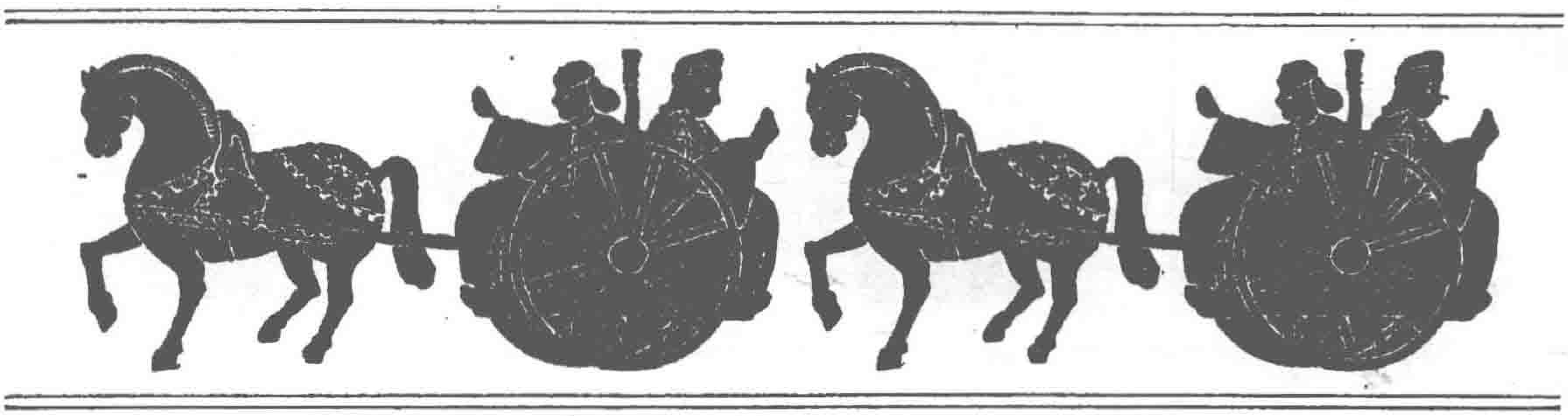
▼印有樣張．承索即贈▲

中華書局編印

華1311(全)　25,4.



春季旅行
四月四日至五月三日
趁日暖風和的時候，尋登山臨水的快樂
下列名勝，不可不遊 南京 鎮江 揚州 無錫 蘇州
青陽港 松江 嘉興 杭州 莫干山
假期結伴遊覽 省時省費，尤為相宜。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啟
SPRING EXCURSION
April 4—May 3, 1936.
An Ideal Season to Visit Some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Long Noted for their Scenic Beauty and Historic Interest:—
Nanking, Chinkiang, Yangchow, Wusih, Soochow,
Tsinyangkong, Sungkiang, Kashing, Hangchow and Mokanshan.
FOR
COMFORT, ECONOMY, SERVICE TRAVEL VIA
Nanking-Shanghai & 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s.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五號

民國廿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美術圖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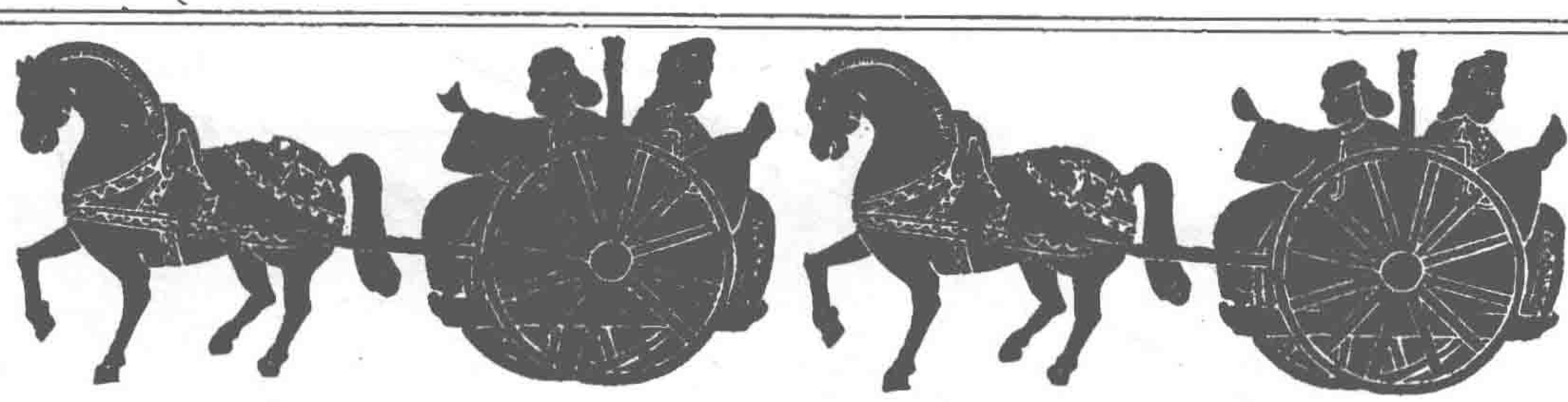
太湖……王勞生……一
雲樹……王勞生……二
廣西桂林……俞心敬……五五
雁蕩風景……徐君憲……五六
寧穿公路沿途名勝……周雲亭……五八

國內游記

粵行十札……銖　庵……三
南游十記〔下〕……趙君豪……一一
方岩紀游……蔣維喬……三七
益陽遊記……余楠秋……四一
東魯八日遊記〔下〕……胡志巖……四七

國外游記

法南見聞……汪倜然……五九
歐游散記〔八〕……周　新……六三
火山島紀行……顧肯夫……七一



三英人國外游記……金克木……八三
達伏斯……劍　峯……九〇

小說

萬事通……秦瘦鷗……九一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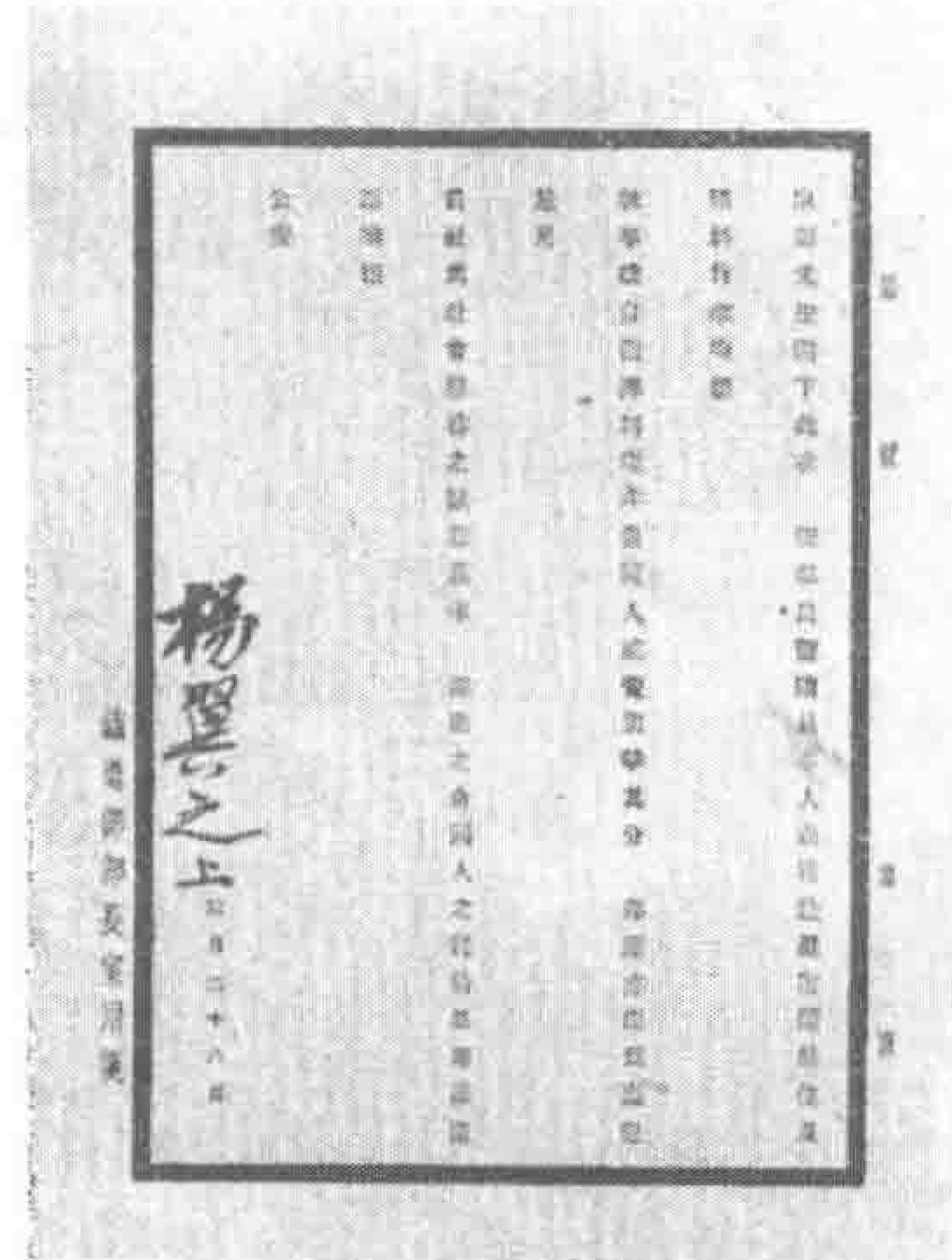
趣味

……程志政
義貓……九
兒童旅館……九
健啖者之洪量……九
風流罪過……九
悍妻……九
動物中食量之最巨者……四五
巨牛……四五
離婚九訟……四五
杯酒代價百鎊……四五
潑血惡劇……四五
法電話公司之新奇服務……五三
國會雋事……五二
老嫗鬥狼……五三
縫工之殊榮……六二
吉爾勃之遺產……六二
積竊狡黠警署受愚……六二
厚酬……八二
缺席議員之罰鍰……八二
胖稅……八二
頑童傾覆列車未果……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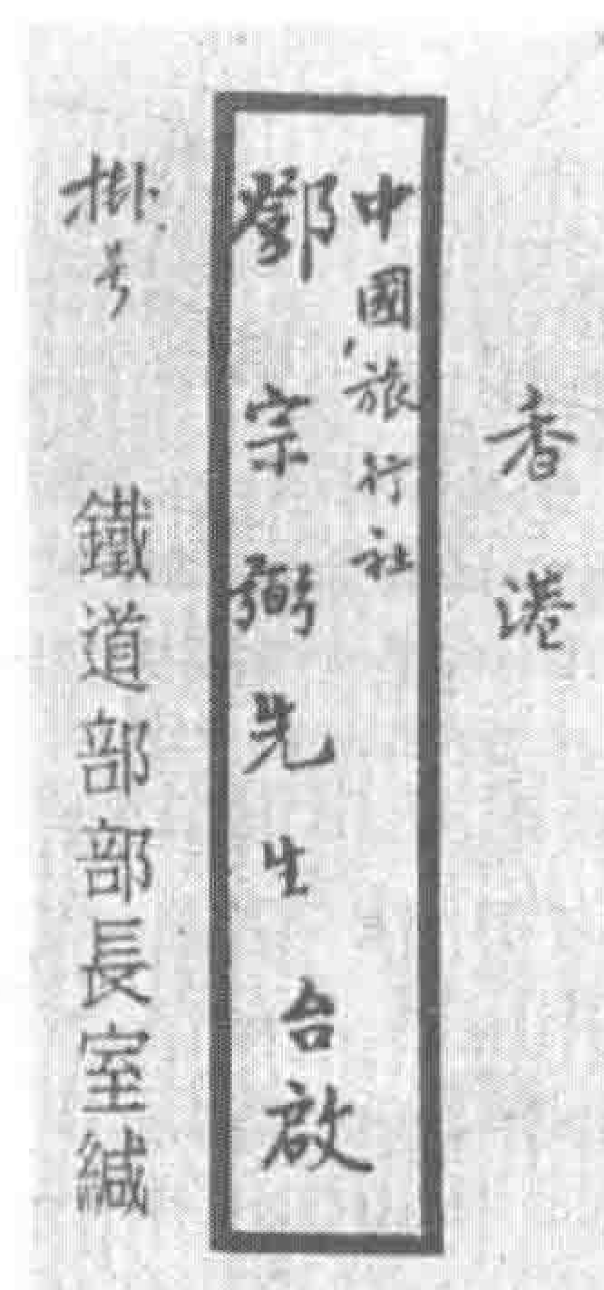
舟車時刻

國內聯運票價表……一一一

光榮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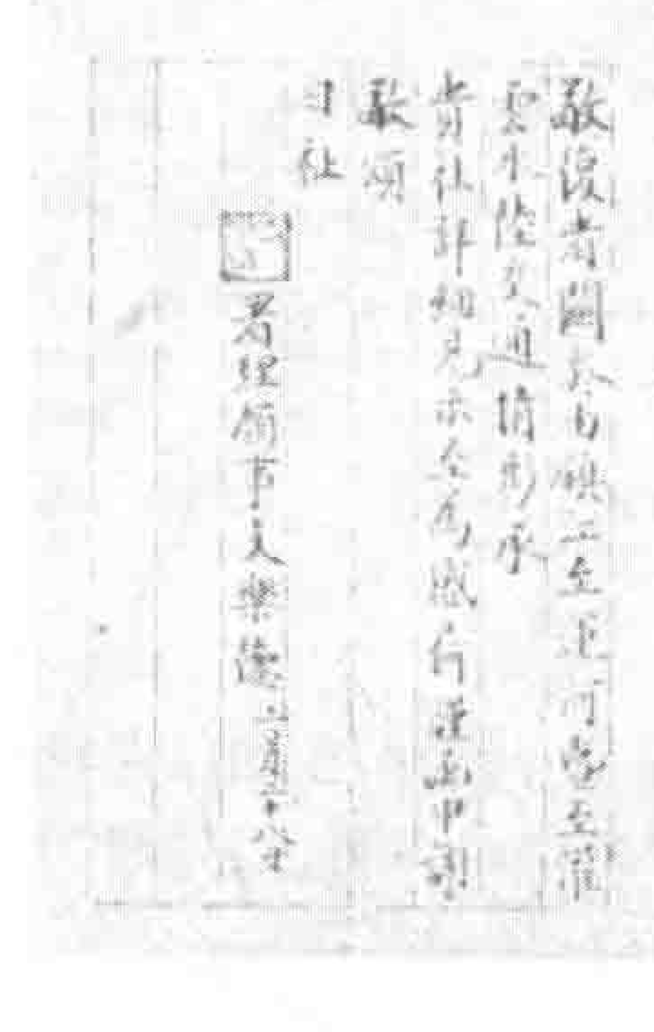
楊翼之上
鐵道部部長室用箋



宗弼先生閣下此次　張部長暨隨員多人過港赴滬所需船位及照料行李均賴
執事親自指揮料理非但同人咸覺周摯萬分　部座亦深爲嘉慰足見
貴社爲社會服務之誠意茲奉　部座之命同人之託特具專函道謝順頌
公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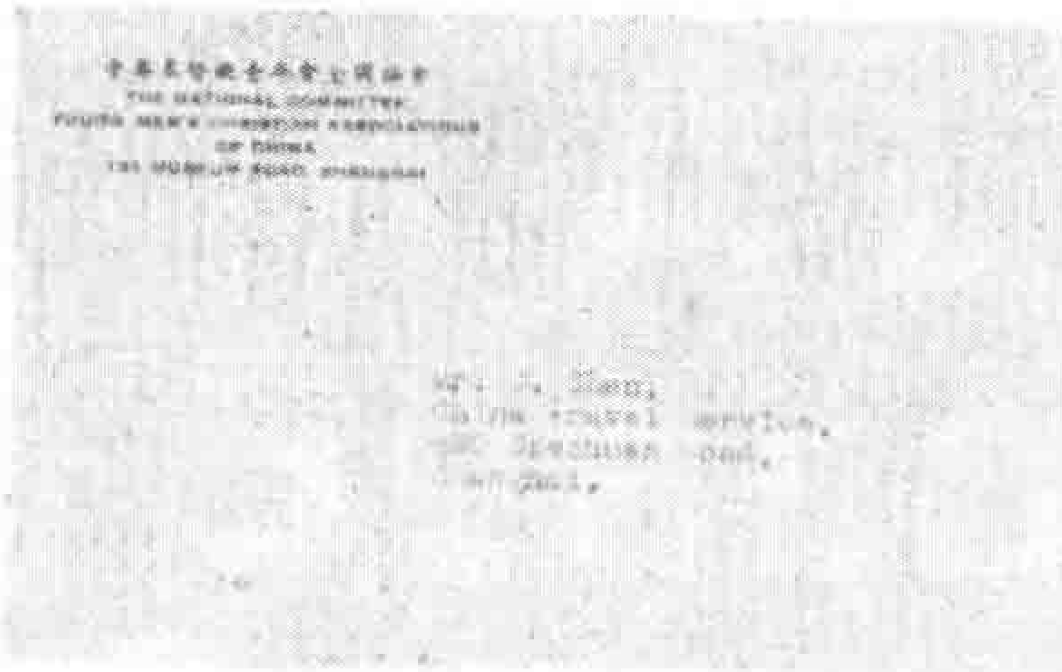
楊翼之上　三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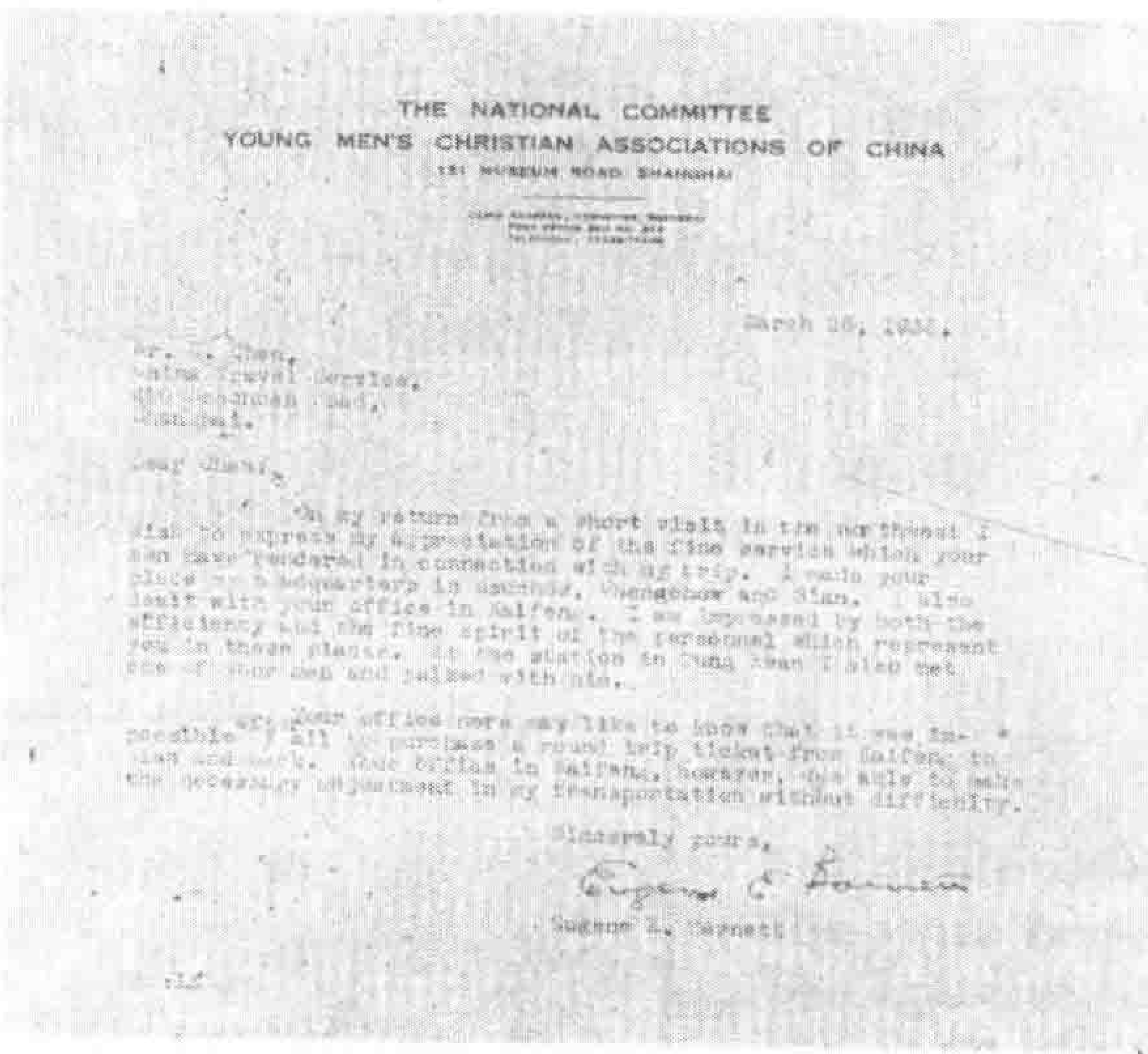




敬復者關於由鎮江至運河暨至灌雲水陸交通情形承
貴社詳細見示至爲感荷謹函申謝敬頌
日祉

署理領事支樂德　二月二十八日





THE NATIONAL COMMITTE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131 MUSEUM ROAD, SHANGHAI

March 26, 1932.

Mr. [illegible] Shen,
China Travel Service,
[illegible] Szechuen Road,
Shanghai.

Dear Shen,

On my return from a short visit in the northwest I wish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of the fine service which your men have ren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my trip. I made your place [illegible] headquarters in Suchow, Chengchow and Sian. I also dealt with your office in Kaifeng. I was impressed by both the efficiency and the fine spirit of the personnel which represent you in these places. At the station in Tung Kwan I also met one of your men and talked with him.

[illegible] your office here may like to know that it was impossible [illegible] to purchase a round trip ticket from Kaifeng to Sian and back. Your office in Kaifeng, however, was abl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 in my transportation without difficul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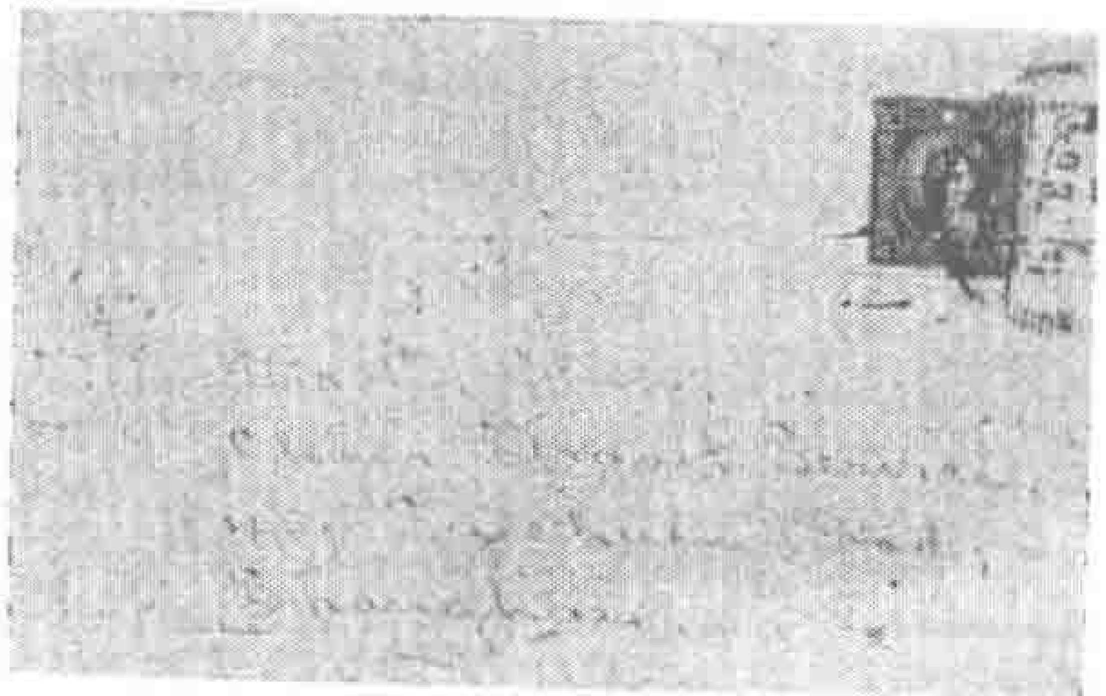
Sincerely y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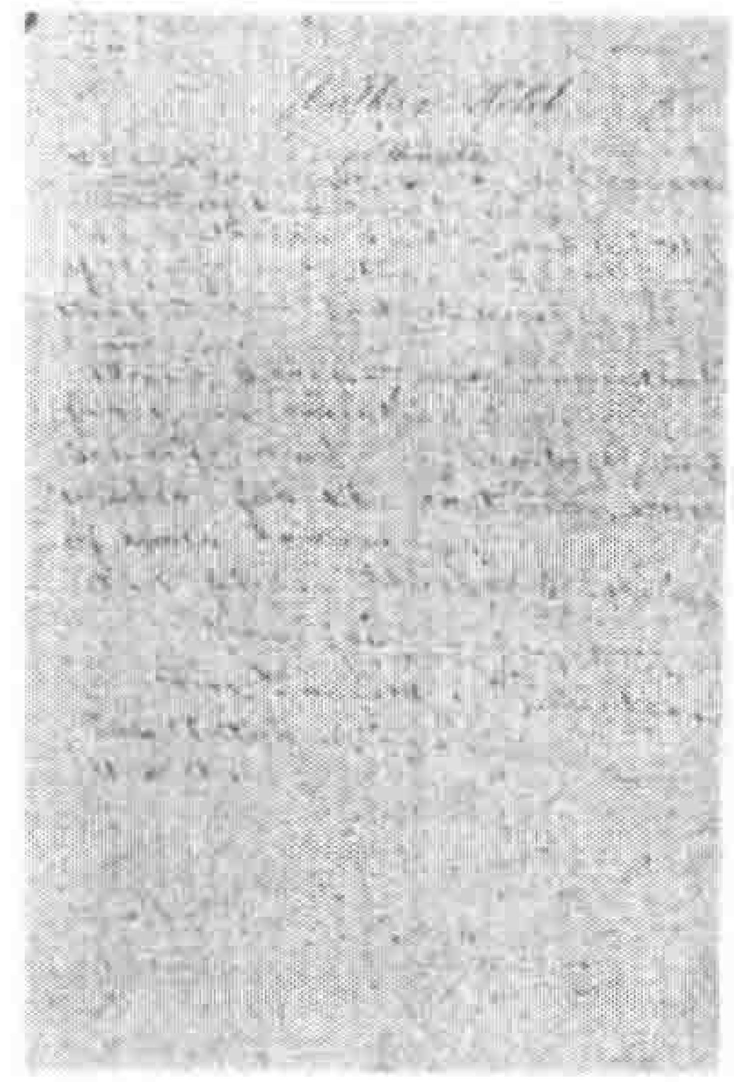
Eugene E. Barnett

湘濤先生大鑒敬啓者匆游西北歸來此行深荷
貴社照拂深致感謝余於徐鄭及西安間一切託由
貴社處理在開封時亦有所接洽各該處所得之印象實覺全體人員辦事得力富有精神余嘗於潼關車站遇一貴社職員亦與之談及又由開封至西安之來回遊覽票購取甚屬爲難諒此事亦
貴社所願聞也惟
貴社開封分社於鄙人之行程調度一無困難相應附告順頌
公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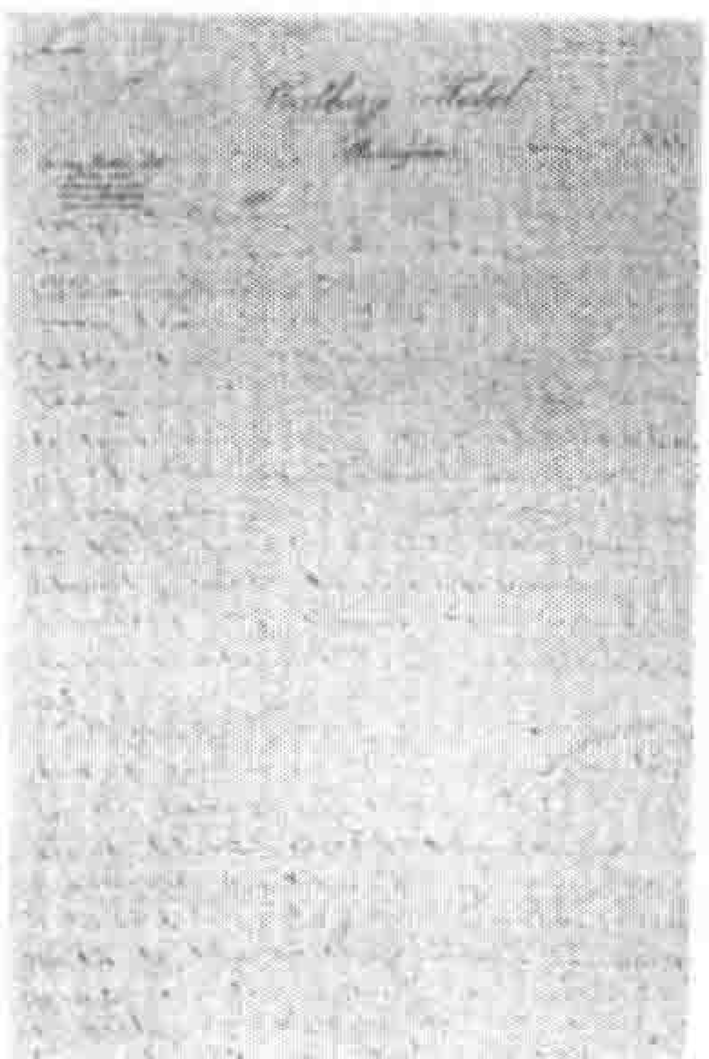
Eugene E. Barnett 敬上

光榮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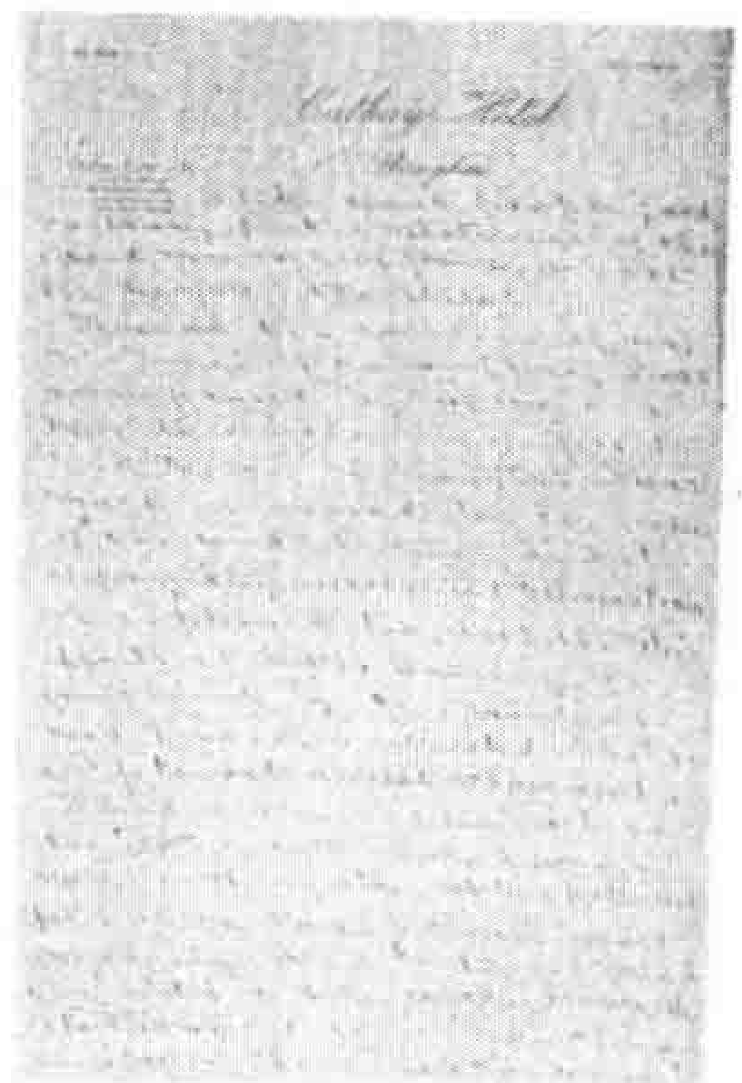




Cathay Hotel



Cathay Hotel



Cathay Hot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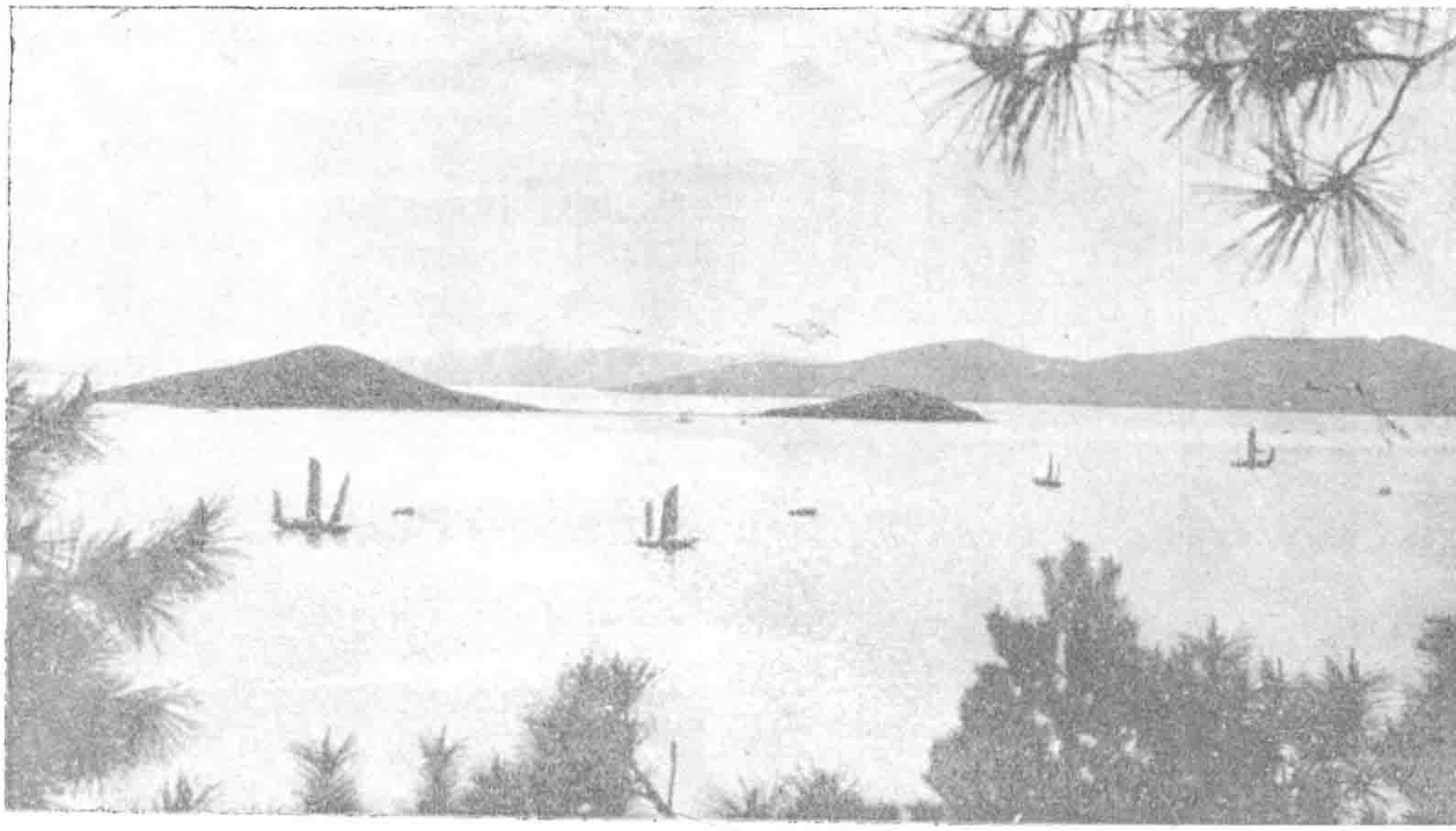
湘濤先生大鑒余於離滬之先乘機向　貴社一伸感謝之意緣此次初遊　貴國爲時雖暫深感　貴社服務之得力使人有如歸之樂就余所知婦女單獨旅行卽在敝國亦已罕有但余確信在　貴社經導之下縱遊南北旅程食宿實可無容顧慮且　貴國人民亦極和善與書中所載述者大不相同余由　貴社鄧君懇懃招待偕君伴同周覽光大上海市中心區睹其建設之宏規住宅之精雅深覺前途希望未可限量嗣余作杭州之遊居於西冷飯店頗蒙優待該飯店之管理設備亦隨在使人便利舒適至杭地風物之美余實願終老是鄉而不欲須臾離矣余承

貴社優遇有加拜惠之餘謹此佈悃仰謝順祝

貴社進展無疆並頌

台安不一

Mrs. Garrett P. Rober-tson 謹啓



太湖

王勞生作



雲樹

王勞生作

二六—一六〇

粵行十札

鐵庵

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自北平啓行，爲廣州之游，久不出門，出門便爲遠別。聊書所見，以紀行役，便當家書。游還乃排比而整齊之如次。

一

九月十七日自上海乘傑佛遜總統輪南行。此行初聞有風暴，但竟無所遇，我飲食臥起甚廿，惟二等艙太狹迫，略似招商輪之官艙，僅能供臥而不堪坐，客室中雖有寫字處亦不甚舒適，故祇能看書散步而已。船上到處皆開風扇，非此則不能通氣。甲板雖亦有風，而究無寒氣。自去蘇至抵粵五日之間，減至綢衫，據云粵中亦自中秋日起始涼，今年涼早，但近日又轉熱。照例須九月半後方入秋季也。

此次大件行李皆委托旅行社搬運至船，而自甲板運入艙中，皆由船上茶房檢點之下，少一大箱，與茶房交涉，又患言語不通，甚爲焦灼。幸姚君遇見旅行社人，轉告西人，方知誤送他室，幸而早發見，否則大費周章。



作者在其寓廬攝影

二十三日晨十時許到九龍，坐室中以待迎者。及其人上船，詢明本日可以趕到廣州，遂決計不作勾留，以期早浣征塵。我行李簡單，尙無困難，而譚姚二君則大喫虧矣。彼等有大箱放行李艙，一時不能取出，其隨身行李則爲接客者所奪去，人既分在兩處（二等與三等界限甚嚴）行李又取不出，人聲鼎沸，汗流如漿，而廣九快車已將開行，如誤此一班，又須在九龍覓旅館。於是我等委之先行，幸彼等不久亦將交涉辦妥，但枉費數元耳。

廣九車站檢點雅片私貨極嚴，我箱中有延壽丹一瓶，頗啓其疑，開視嗅之以鼻，其他則僅略一檢視，並未翻江攪海，猶爲幸事。

離九龍不遠，卽有山洞，須走四五分鐘。沿途山環水聚，老桂叢篁，風景之佳，略似岳陽附近，非江浙所及也。婦人帶冪羅（斗笠以布作簷，古人亦謂之帷帽。）赤雙足，勤於田野，或在車站爲擔役。北方人見之必大詫。又鄉間老屋多齊整堅緻，不似江南及吾鄉風吹可倒。往往有四方而高聳如碉樓者，蠣牆雪色，相映綠樹叢中，亦此邦

之所獨有也。

車行穩速，三小時即到粵垣，車中秩序亦極佳，座位舒適，可當滬杭之頭等，價僅港幣二元許，約當普通幣三元餘。我等所帶行李過多，不能攜入，乃置於行李車中，而輪流以一人守之，此法亦殊便。到廣州時，盼人來接，而蹤跡杳然，蓋廣州不知我等如此迅速也。鑒於九龍之失，不敢妄動，余見身旁有類似拉客之人，乃令彼代覓汽車赴新亞酒店，更囑店中人以車迎餘人至，方得沐浴飲食，痛滌征塵焉。

二

今日赴雙門底一游，廣垣舊城內中心也，已闢爲馳道。舊日市廛遺迹，只能付之想像矣。其他有一登雲閣者，賣舊書及文具。粵板書多北方所罕見，與肆中人談論，頗諳文墨。又於古玩鋪買一端硯及圖章數方，僅費三元餘。雖非佳品亦尙可用。

國慶前一夕，在寓見提燈會經過，亟出而觀之。男女學生攜各色紙紗燈，縞衣如雪，蜿蜒數里，所繪燈綵有破碎之版圖焉。不禁潸焉深感粵人猶有民族觀念，吾從北而南者尤不能不爲之動色也。

次日各處皆有游行會，萬人傾巷，欲雇一車不可得。念佳節不可空過，乃約友游六榕寺，誰知亦無隙地。寺在城中狹巷之內，略有亭台樹石而已。有六祖堂，塑六祖眞容，令人肅然起淸淨心。六祖者達摩東來後之第六代，曰慧能，與神秀分主南北宗，故曰南能北秀。新建之塔，丹粉太俗，頗不相稱，故不復登陟，但就亭榭中沽茗飲之。粵垣茶樓最多，茶點俱極精美。余已試往數次，終嫌其太鬧。不意曲徑通幽處亦復喧囂乃爾。

三

廣州古物最有名者，爲拱北樓之刻漏樓，在藩署，即今財政廳之南。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劉龑削平之，疊石建雙闕其上，宋經略司馬伋重建，改雙闕爲雙門，上有刻漏，元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廣州宣慰司陳用和造，原在樓第二層東偏，疊級累置其上，凡四壺，大者高六尺餘，其三遞減一尺，圍俱視所高而殺，時辰籌樹小壺中，有銅尺衡壺面，遇其時則字浮尺間，樓上時辰牌樓下時辰香悉準焉。此地即號雙門底，自闢爲馬路後，已將壺漏移置永漢公園矣。假使當時依舊改造一樓而以壺漏仍置其上，矗立馬路之中，觀瞻尤爲壯偉，惜乎計不及此也。

九曜石在藥洲旁，南漢劉龑罰罪人移自太湖靈璧，浮海而至。石凡九，其一在舊藩署後堂東院，其八在舊使署後池中，此地自劉氏鑿仙湖與藥洲通，宋熙寧中周濂溪提刑廣南，嘗居之。至嘉定中經略陳峴重疏湖水，葺劉氏故苑奇石置其旁，建堂濬池，遶植白蓮。嘉靖初，學使魏校改建學署。志稱九石高八九尺或丈餘，一石獨大，合

二六—一六四

三石爲之，下有數石筍長三尺許，磋如霅，今無復能指爲某石者矣。石日與沙水相蕩激，昔人題識漸就銷泐，翁覃溪於辛卯歲將受代，又剔破石得題刻十二處，故有前後九曜石歌，尤爲粵東名蹟。

四

吾之寓處在東山，乃是廣州市區邊境，往日叢冢纍纍，荒煙蔓草，惟有少數教會西人，樂其幽曠，卜居於此。近年日闢日廣，馳道直達，崇樓櫛比，幾與城市無異。然在人煙稠密之廣州，猶不失爲饒有鄉野風味之地。凡當途要津及僑居士流，類多卜宅於此，故頗似上海西區天津馬場一帶，家家皆是新式小樓，衞生設備無一不具，窗櫺之間，花草點綴，亦頗不俗。入夜則繡幕華燈，琴聲四起，日晡則紅男綠女，攜手偕行，幾不復有舊時氣象。吾所居樓，二廳三房，皆窄小不容回旋，在此已爲中等人家矣。其下卽房主所居，房主家有多人，不能悉容，乃於三層露臺之上，復以蘆席作房而居之，其偪仄苟簡有如是者。吾所識諸人，皆僅居一層，自非豪富，鮮有一家兼佔樓上與樓下者。緣居處過隘，故不能蜷伏家中，大抵日間則徘徊茶寮，入夜則聚爲雀戲，若當長夏，則澈夜不眠，彌覺囂雜。蓋居處之安，在粵殊不易得也。

廣州舊家多在西關，其富家擁有園林臺榭，門宇崇閎，亦不亞於江南，然終不適於居處。第考其故，蓋一則院落不廣，二則連闥洞房，奧而不曠，三則少窗牖，無以納日光。塲地以光滑之甎，雖樓上亦然，當是爲便於洗滌。門首必有橫柵，則所以禦暴客也。凡此皆吾夙所未覩。

人云，粵俗簡於禮貌，此是生性亢爽耿直，故不講虛僞之禮文，其實非存心慢客。久與粵人處者，必能知之。試以雇傭而論，友人告我，西關舊家女傭與主人同坐共食，東山女傭知外省人習慣，雖不同食，亦絕不能受主人呵斥。且所任職務不經預約者，亦不肯爲。禮貌稍乖，卽拂衣而去矣。彼既不屑嗟來之食，故操守多可信，挾詐欺主以至偷盜之事，殊不經見。故貌似無禮，正惟其有禮處也。

五

余固久耳粵中肴饌之名，但以性不嗜肥濃，遂不敢問津。今日有友招飲於南園，方得一飽口福。南園以明詩人七子得名，初意不過僅存此稱，未必眞有園林也。到門方知其結構精雅，猶有古風，非時下俗手所能爲。蓋佔地不廣，不易布置，而居然移步換形，無一處不具匠心，無一處不具妙用。入其中不辨東西，不辨高下，竹樹掩映，欄楯參差，處處皆可流連，處處皆無窮盡。加以鏡檻玲瓏，榻屏綺麗，吾疑古之富貴人家，方能有此。纔自今恐不易覯矣。昔人云，善寫富氣氣象者無如白傅之『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及晏公之『梨花院落溶溶月，楊柳樓臺澹澹風。』若非身到此園，幾不能想像及

之也。吾尤愛最後一院，高梧數株，亭亭簷際，假山一拳，叢生芳草，宜待霽月，宜貯春陰。雖明知其爲燈火樊樓，亦不禁玉階羅幕之想。主人肅吾入席，食純翅，果腴美，然猶不及嘉魚之嘉。嘉魚出西江，薄而多細骨，其味清醇，夙所未嘗。又蔬菜數種，以濃汁淪之，亦佳甚。

西關有肆曰讌觴，亦就故家園亭爲之，尤狹迫，而極臺榭參差之致。聞買妾者可於此招而觀之，不合卽償車資遣去，倘舊俗之猶存者歟。

六

友人陪往觀音山白雲山一游，觀音山者，舊城所跨，今城基改爲馳道，俯見萬瓦鱗次，比南京中山門外又是一番氣象。龍濟光在此曾築砲臺，今於其地築紀念搭，高聳雲際。又有鎮海樓凡五層，粵人詠葉名琛詩所謂鎮海樓頭月色寒者也。然結構布置皆遠遜南北二京。白雲山在城外五里許，山趾有鄭仙祠，乃所以祀安期生者，古書所謂安期之棗大如瓜，相傳其到廣州采九節菖蒲，失足澗中而化去，今此澗名蒲澗，每年七月廿四日爲仙誕，此州士女紛來澗中濯手足云。其景物極幽蒨，余尤愛其跨澗一橋，鋪竹爲之，俯臨湍壑，飄飄然有仙意。酒家茶肆卽假亭館設坐以待游人，竹椽苫蓋，頗似長沙定王臺賈傅宅等處。余登山數百級，時方午熱，喘汗相屬，中道而返，已不勝其勞矣。隔山遙望有小阜曰瘦狗嶺，相傳山有王氣，前清廣州將軍常於此較射以鎮壓之。其前平原如掌曰燕塘，今軍實營壘皆在焉。

七

吾此度以二月八日離北平，到滬始聞胡佛輪爲霧所阻，遲到一日，須以十二日開，是爲第二次粵游矣。本謂船中無伴，乃上船又遇所知二三人，款談未終，忽已抵岸。方知無事乘船，不嫌其遲，反嫌其速也。

到九龍尙早，將行李交付旅行社，卽乘渡船至香港一游。渡船上下處有一旋轉之銅欄，付一小銀幣，恰容一人過，不須券也。其船略似汽車，分吸煙與不吸煙兩間，另有敞坐，均面向前，故極舒適。其時晨曦破霧而出，高山隱隱，先露邊緣，樓觀雉堞，參差可見，霧漸開，行漸近，則看漸眞切矣。與前次夜間遙見繁星萬點，一若嵌於錦屏上者，又是一番境界。香港海邊爲最熱鬧之處，店家櫛比，黯敝汙溼，頗似二十餘年前上海三洋涇橋一帶，而熙攘之象過之。惟上山馬路盤旋漸高，愈高則愈清曠，以與下環相較，不啻七重天之與泥犂獄也。又香港尙有極舊之洋房，乃上海所無。余行經一敎堂，乃是七十餘年之建築，計其年代，較先文愼公游粵尙略早數年。文愼公以同治癸酉自郴州入粵，訪鍾運使謙鈞，曾謁陳蘭甫先生。余小子於六十餘年之後，再續此文字因緣，循行不勝悲感也。

今度再過九龍廣州間，覺舉目風景依然，處處彌復可親。九龍附近，白水青山天光雲影名園別館，翠幕朱樓，眞如履長春仙境，絲絲微雨，不暖不寒，氣候亦似宜人。古人云沙門不三宿桑下，信然。粵中風物自此長在心目矣。

此次正值新年之後，家家均有春聯，以雄黃色紙寫之。廣東紅紙多作此色，正如廣東板之書所裝副葉，卽是此紙，蓋能辟蠹也。蘇浙一帶用梅紅色紙，燕趙間則所懸門符多用燕脂紫色，而第宅門聯則用硃箋，湘中又多用橘紅色。覩於紙色，可知風土之殊。

八

粵人於居室之布置限於地位，不甚求美觀，而頗嗜藝花。家家樓窗，必置數盆，四時不斷。及至歲除，競買鮮花，途爲之塞。販花者不惜爭姸鬥麗，遠自深山斲破蒼苔以售之富家。其最昂者紅梅一枝供插瓶者可値百金。蓋取其勁枝繁萼恰於歲朝怒開以卜一年吉利也。梅花之外，水仙則賤如草芥矣。蠟梅顧反少見。憶昔庚午秋間，在上方山見倚門一叢，幾蔽庭院，豈嶺南太暖反不宜邪。有一種曰弔鐘花，其枝幹花萼皆略似蠟梅。粵中四時皆花，花多不知名，難以盡述，且一瓶之中可同時並插黃菊與碧桃，亦是奇事。北都花窖中有冬月牡丹，可與梅花同供。彼是人工，反不足奇也。

溪頭牆畔往往有古榕，蚪枝橫臥可十丈，終歲濃陰，吾往時僅於圖畫中見之，今方目覩。榕陰之中，偶露緋紫之花，東山一帶，驅車時復見之。屈指此時正嚴冬，北方不見一株青翠矣。

九

離粵前夕，學海諸生觴我於北郊之寶漢茶寮，憶去年與友共飲於甘泉山館，正在左隣，管絃互進，觥籌相交，雖當秋暑侵人，而遠覩山翠，近挹稻香，頓忘塵累。坐中有吳君魯强，爲飲冰東床，此度重游，遂已埋玉黃壤，歲月無幾，人事不常，有如是者。甘泉取南漢苑名，寶漢亦是此意，故足使人發思古幽情。此日雖初春猶寒，但南國草青，不減去年光景。杜詩所謂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頗復似之。村徑以條石鋪之，又彷彿吾鄉所見也。在此小飲，所進之饌有雞三味者，以一雞分製三肴，各具風味。又擷園中綠菜煼之，皆清雋絕倫，殊不似城市中肴蔬濃膩失眞也。若非主人生長此鄉，平章得當，不易償此口福。

十

諸君厚我，陪我往荔枝灣一游，一泓淺水，幾似近日之秦淮，殊少風趣。游船點綴之俗，猶復過之。歸途又訪文德路古董店數家，得端研及凍石章數枚，尙不爲甚昂，以作此行紀念。

在粵所見有異他處之俗者，宗祠其一也。省垣宗祠到處可見。仍沿舊俗，平時兼作學塾。春秋則舉禋祀。余兩游皆適當祭期，春祭則

題榜曰『禮行春祀樂奏元音，』秋祭則題曰『秋而載嘗祭則受福。』鄉間尤盛。蓋此邦社會組織悉基於此不可忽也。孔子觀於鄉而後知王道之易行也。誠以聚家而族，聚族而鄉，聚鄉而國，鄉民之所以能團結，凡以有此家族觀念耳。近聞長江一帶宗祠組織已漸破壞，北方則本不重此，粵中猶存古風焉。

粵人似於物質文明已盡量承受。青年男女沈浸於西洋都市生活中。然電影亦無甚佳片，舞場亦未見公開者。娛樂之具，似仍以舊式者爲多。至於學術文化空氣，抑又未能充分發揮也。粵人使新舊能並存，固堪驚異，惜未能各盡所長耳。

粵中素以廣府人與客家人對立，客家人多在嘉應州一帶，但他處亦有之。語言習俗，皆略近中原，故不能泯合無迹。近年客家人文通武達，極一時之盛。廣府人反有退避三舍之勢。

粵俗豪華，自古已然。蓋物產豐盈，擅山海之利。故六朝人有一過廣州城門便得三千萬之諺。晚清貴仕豪商窮奢極欲，尤爲他省人所舌撟。近年華僑生路稍窄，不復有大宗匯款，景象已稍蕭條。然其富力終在他省之上。粵人習於繁華之生活，似應脆弱不耐勞苦矣。抑又不然，緣其天然環境優美，故生活需要簡單。人只須單袷數襲，即足禦冬。雖富家亦必臥簟而不用繩床厚褥。日食兩頓，冷飯苦茗，即充饑腸。平日既所需不多，故出外不復感飲食起居之不適。粵人之能遠游能長征，蓋以此也。

粵人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皆頗好濃厚一路。觀坊肆中之市招，多用重色而不調和，即其一證。市聲之鬧，亦他處所罕有。嘗屢見人家喜事，以鞭爆十萬枚自七層樓上懸而爇之，震山倒海，經時不絕。又人煙過密，汽車馳突其中，愈形紛擾，好靜者殊不能耐也。

吾雖不能操粵語，而頗有所解，大抵以古韻證之於粵語，益見其吻合也。其最顯明之例，如侵覃部爲合口音，等於拉丁字母M收聲，他處久已不用，惟粵猶然。故一二三之三讀Sam，而山水之山讀San，截然不可淆亂，雖兒童亦脫口而出，決不致誤。雖不恆用之字，亦昭然可辨，如錦繡之錦必讀Kim，必不與緊要之緊相混也。又如齊佳灰三韻可通而不能通支微，故問題之題讀Tai，東西之西讀Sai，不似北語支齊兩韻不分也。又如支韻中字本應讀I，兒子之兒應讀Ni，已而之而應讀Yi，今北語全譌，吳語亦不全合，惟粵語不誤。又如入聲三部收聲，一K二T三P，屋至覺屬一部，質至職屬二部，緝至葉屬三部，北語吳語均不分別。惟粵語截然不混。外省人不解古音韻，則聽粵語反以爲奇。殊不知若起古人於墟墓而生之，則彼能解粵語不解北語也。惟粵人雖自幼習之而亦不能自言其故耳。今國內語系三枝，粵語而外，吳語尚稍存古意，若北語則多受胡化影響，而反獲國語之稱，亦事之極可異者。來年粵漢通車，眞可

謂車同軌書同文矣，不知將來粵語尚能保存不失否。

又粵語多用古字，若回來曰返來，現在曰而今，菜肴曰餸之類，其讀無若毛，則本古音，粵人反別製一字以實之，殊爲蛇足。以此之故，市中所用之字，外省人驟視之不知誰何，甚矣積非之能勝是也。

廣州氣候之殊，誠吾生平所未見，來時已過中秋，猶須裸臥，猶不足奇。迨重陽矣，猶有人御紵衫揮扇。寖假而立冬矣，猶不過薄袷袍。聞人言，歲暮嚴寒却又須御裘。則余已行未之見也。正月下旬，聞北方正大雪數日，而此間日夕已蚊聲成雷，時須揮扇。且一日內驟雨驟晴，雨便須棉，晴便須葛。若久雨則衣上如着煙雲，周美成所謂衣潤費鑪煙者，今方覺其有味也。久居此者不以爲異，余則悶損幾不可一日留矣。

義貓

倫敦某醫院看護婦聶柯拉斯一日方治晨餐，突聞貓足擊窗之聲甚急，婦止之不應，遂追逐下樓，貓旋遁至花園草棚內，復作淒厲之呼聲。聶柯拉斯心知有異，追蹤至棚下，則見該院之花匠被人擊傷，勢甚危殆，急命人舁至院內，趕爲療治，得獲不死。苟非貓爲先導，則未知何時始有人入園，爾時花匠因流血過多，必不可治矣！羣感義貓之功不置。

兒童旅館

柏林近開設兒童旅舘三處，該旅舘之特點甚多，凡婦女之携帶幼孩者，如須赴他處購物，可將幼孩付予該旅舘管理。如婦女有遠行，不願與子女偕游者，亦可將子女交旅舘代作數月之撫養。今年世界運動會於柏林舉行，逆料參觀者必多至數百萬人，婦女之携有子女者，旅舘可爲照料，不勞自顧，其便利爲何如耶？

最近有奧國某官員來德游歷，其妻忽於柏林旅次罹疾甚劇，官員調護其妻，遂以幼子付之兒童旅舘，一切管理，備極科學化云。

健啖者之洪量

美國肯薩斯城荷華密勒氏近向廣濟醫院求治，謂其食量過巨，恐胃部有疾，乞爲診視。據述渠每日須食牛排八件，麵包廿八塊，鷄蛋九枚，梨二盆，咖啡十二杯之多，醫士診察後，視爲胃部與常人無異，着無庸治療。

風流罪過

克許朋者，一年甫弱冠之猶太青年也。近忽爲德國警察捕去，克以生平未嘗犯罪，何以獲譴？詢之法官，始知渠近戀愛一德國女子，實貽德國優秀民族之羞，按律應予懲處云。克許朋承認對於此項法律，未加注意，請求免罪，庭上以法令森嚴，豈可倖免，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悍妻

美國夢那科舉行賽會，有貝來斯霏尼者，設肆於會場，生涯頗盛，正當游人雜遝，熙往攘來之際，忽貝與妻因事勃谿，妻固悍潑，盛怒之下，出一木棍，向貝猛擲而去，貝急閃避，棍飛擊游客某少年之頭部，勢猛力强，少年頭部受創甚劇，送醫療治，凡十五日不能工作，貝妻因亦獲罪。

南游十記〔下〕

趙君豪

第六記　郴山郴水

今日早晨，衡陽的天氣，特別晴朗，好像為我們壯行色似的。在巍峨壯麗的衡陽車站前，一輛很大的工程汽車停在廣場上，我們向衡陽致其最後惜別之意，汽車便開始行進。所謂工程汽車者，是一輛裝載貨物的車子，車身滿覆灰沙，任重致遠，也是粵漢路上的勞苦功高者。如果在上海或者任何大城市裏，像這樣的汽車，恐怕任何人都不願意去乘坐，但是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我們認為這個車，眞是我們的好友，是毫無疑義的。可知世界上一切事情，必須適應環境，如果環境不允許，任憑你如何，是無濟於事的。湖南的公路，本來極其可靠，這工程汽車駛在上面，平穩舒適，身體上絲毫沒有受着痛苦，精神上尤其感着歡愉，因為有太陽的照臨，天氣是漸漸暖起來了。從衡陽到郴州，路軌已經鋪好，我們原可以坐火車，但是因為路基未固，車行很慢，而且我們今天的行程，是從衡陽經耒陽，郴州，過宜章，小塘，完畢了湖南的遊程，以達到廣東之坪石，這樣的長途，非坐汽車不可，如果坐火車，薄暮方可抵郴州，預定的行程，是趕不上的。

我今天因為病已大愈，精神恢復原狀，在車中左顧右盼，遠山近水，倍覺可親。在公路的行進上，時時可以看到粵漢路的鐵軌橫了公路，這是因為鐵路的選綫，必須裁灣取直，公路可隨地勢轉移，不妨稍稍曲折一點。

自早上九點鐘從衡陽起程，兩小時的光景，已馳過耒陽。

耒陽雖未下車，但是這裏的名勝古跡，經楊裕芬兄詳加說明，我已曉得一個大概。

耒陽最著名的古跡，是縣政府裏的鳳雛亭，據說龐統曾為耒陽縣令，故建此表之，有古檜一枝，傳係龐士元手植，覆蔭十餘畝，民國十六年，赤匪據耒時，燒燬房屋，獨此亭未遭損害，也算大幸了。又有蔡子池，是漢蔡倫故宅，宅西有一石臼，相傳即蔡倫舂紙之臼。倫在漢順帝時，曾為夷門郎，擣舊魚網為紙，用代簡素，池在宅旁，為洗紙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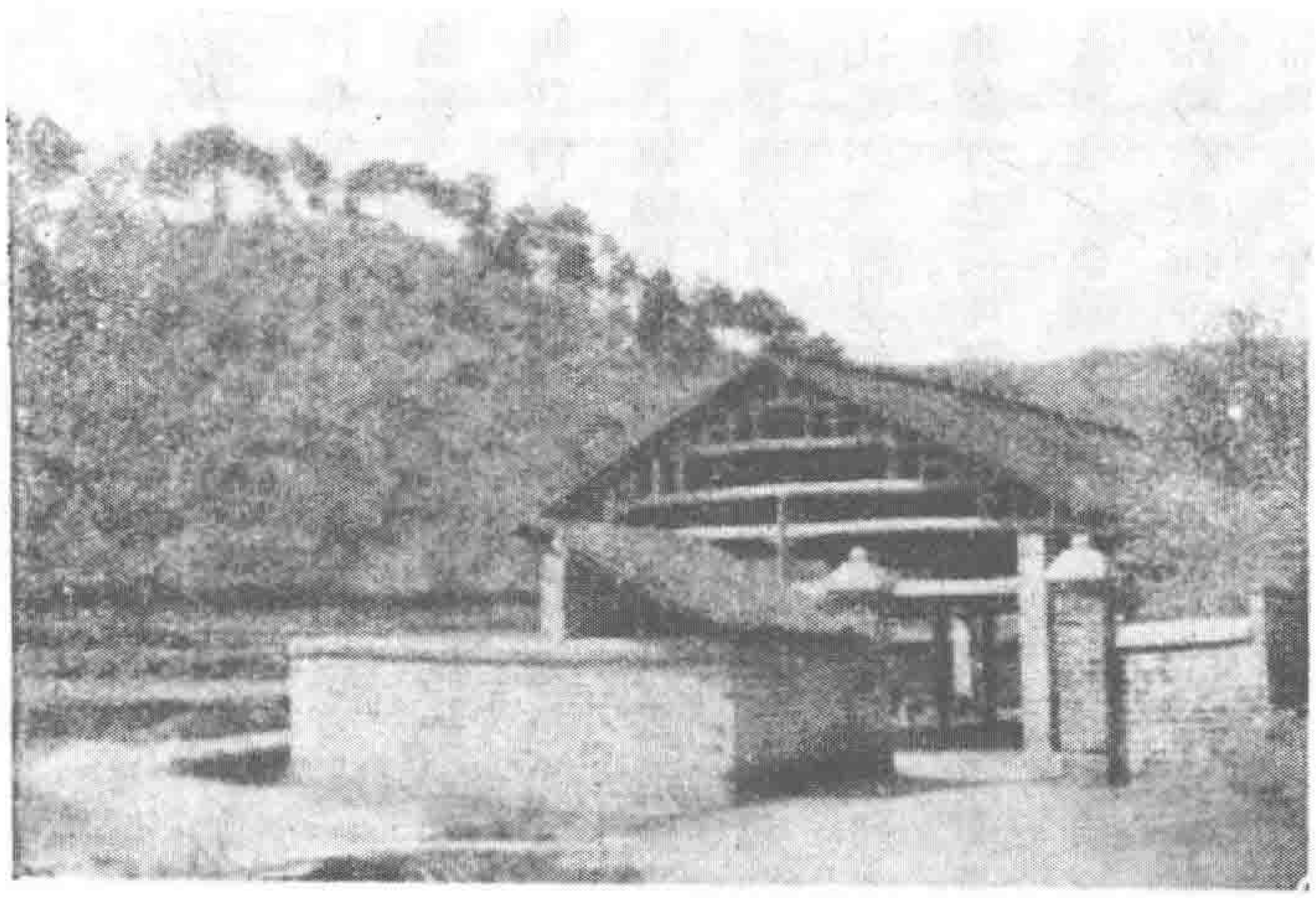
在這裏，還有唐詩人杜甫和葬張飛的遺跡。杜甫在大歷年間，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沅山，遊岳祠，大水遽至，旬日不得食，縣令以舟往迎，方得安還。一夕，食牛炙，飲酒狂歡，竟大醉而死，死後即葬於耒陽，其墓在城北。至於張飛的遺跡，在城北馬阜嶺，據說張飛巡查龐統，曾在此嶺駐馬。縣政府後園冷亭旁，還有一池，名馬槽，聞是張飛飲馬之處。

過耒陽匆匆，中午到了郴州。我們對於郴州，應有深切的認識！應

知道郴州是中國共匪的策源地！

郴州四境多山，絕少平原，又是湘粵交界之區，地方向稱不靖，共匪朱毛就憑藉這種地利的關係，在郴州作為根據地，擾亂了湘南好幾年。現在是一切恢復原狀了，可是城內頹敗的牆垣和四圍小山上的碉堡，猶令人想起當年赤色的恐怖。

在郴州下車後，先到第四工程總段，晤段長劉寶善君。午飯後，我們準備以三小時的光陰，游覽這裏的名勝。


郴州溫泉之外觀

郴州有山有水，山則南憑騎田之脈，水則有郴水縱貫中央，至於四圍的小山，尤重重疊疊，一望不絕。唐韓愈文中有『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又有『其水清瀉，汨沙倚石。』於此可以知郴州是一個山清水淑的所在。這裏的名勝，有東山書院，在州之東郊，係唐宰相劉瞻讀書故址，東塔和南塔拱峙在書院左右，近年來因失於修葺，書院有傾圮的危險。濂溪書院，在西塔街濂溪巷，現改為學校。

郴州最著名的蘇仙嶺，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其實這山原名馬嶺山。蘇仙嶺有一段神話，是這樣的，相傳在漢朝時代，郴州人蘇耽，幼時喪父，事母至孝，言語虛無人家都稱他是一個獺子。耽和許多兒童去牧牛，輪流為帥，當耽為帥時，牛總是在他的左右徘徊，衆兒叩以原因，耽言非汝曹所

郴州溫泉浴池


二六一一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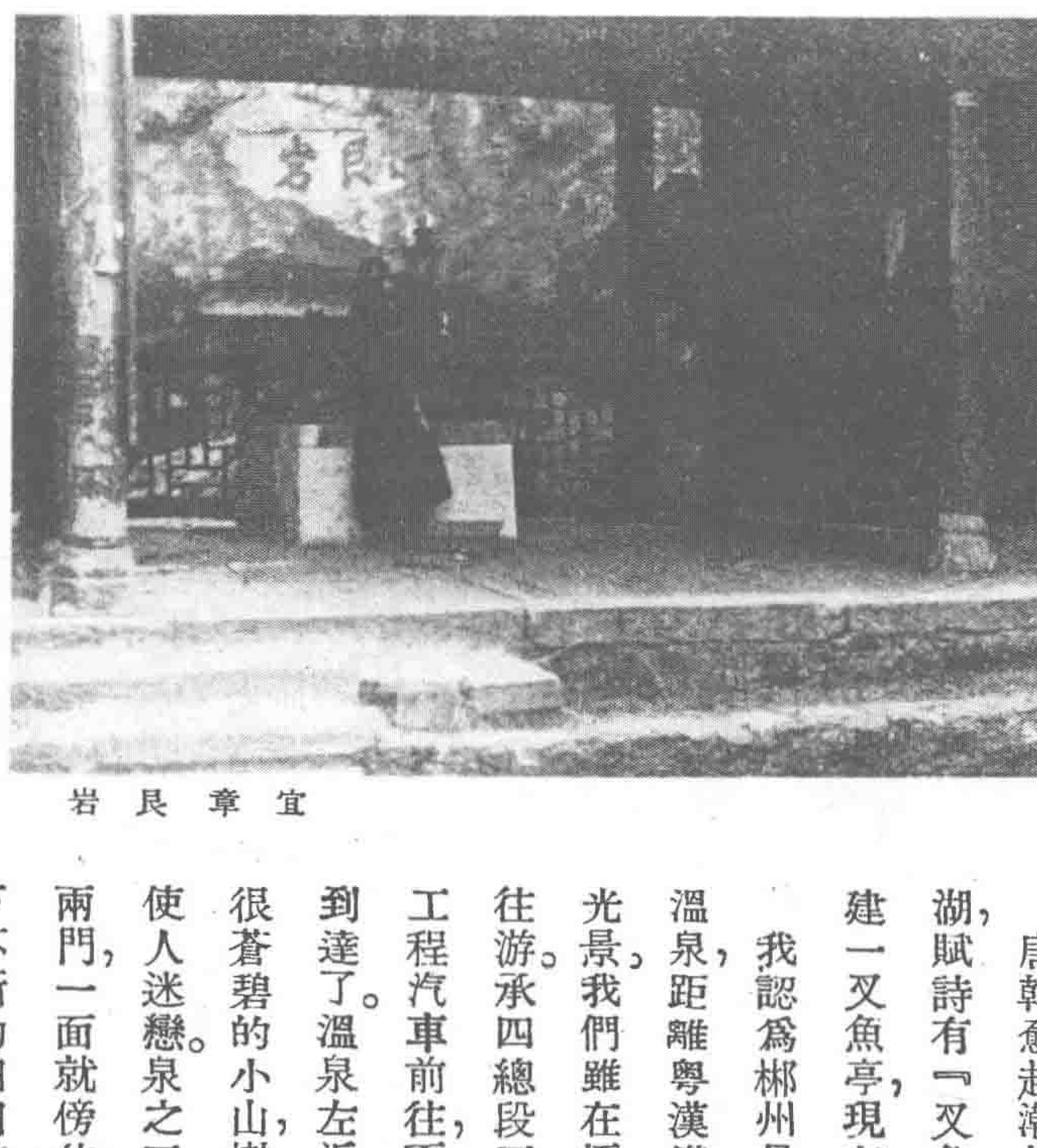
知。後來耽哭別了他的母親，說成去仙，遂到馬嶺山學道，其母登山窺探，見耽乘白馬飄然而去，所以又名此山爲白馬嶺，現在大家只知道是蘇仙嶺了。此外還有一個橘井觀在城東半里蘇耽舊宅，傳說耽將別母時，說明年郴州大疫，死亡過半，如取橘葉和井水飲之，當可保全。後來郴州果大疫，闔城的人，忽憶耽言，紛以橘葉和井水飲之，竟活了無數性命，醫家所嘗用的『橘井』二字，實發源於此。

蘇仙嶺上還有一個白鹿洞，洞旁有座護碑亭，亭裏所藏的是三絕碑，其中有一件哀感頑豔的掌故，相傳長沙有一義妓，愛慕秦少游的詞名，願以身相許，這時少游在郴州，遂寄以小詞，後來秦謫嶺海不返，妓相思極苦，竟以縊詢。這首詞就刻在碑上：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憐孤館對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所謂三絕碑者，是秦少游作詞，蘇子由跋，米南宮書，所以稱爲三絕，不過碑文已極漫漶了。

義帝墓在西塔街之極西，是楚義帝的陵寢，古樹叢生，荒蕪不治，郴州人擬在墓之左右，建一公園，但尚未實現。



宜章艮岩

唐韓愈赴潮州時，亦曾路過郴州，經北湖，賦詩有『叉魚春岸闊』之句，郴人因建一叉魚亭，現在西城外，亭前有韓公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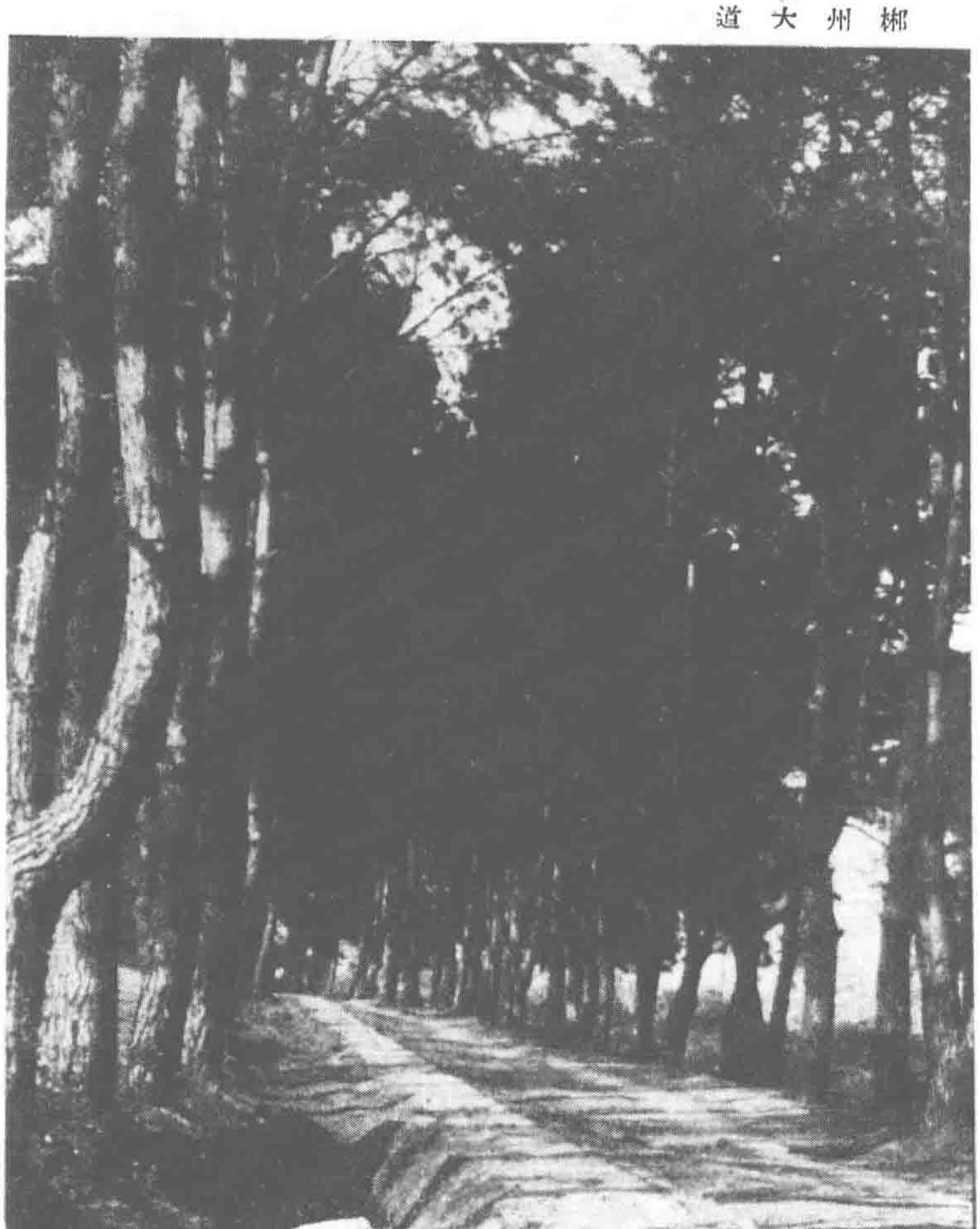
我認爲郴州最有希望的名勝，是一個溫泉，距離粵漢鐵路車站，不過六華里的光景，我們雖在極短促的時間中，也決心往游。承四總段工程員譚議君的引導，乘工程汽車前往，下車後，步行二十分鐘，已到達了。溫泉左近，一片平疇，前後有幾個很蒼碧的小山，樹木也很茂盛，風景着實使人迷戀。泉之三面，有短牆圍繞，東西設兩門，一面就傍住小山，泉水便從這山脚下不斷的汩汩流出。泉分三池，外面兩個，裏面一個，不過設備極其簡陋，完全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去一試。水質的溫度，約爲攝氏四十度。我們到溫泉時，有許多人正在裏面上下浮沉，悠然自得，不過這些浴客，都是勞工階級，並且混雜

在一個大池裏，大家赤身裸體，很不雅觀，愛體面的人，或者不情願下池同浴。現在粵漢鐵路正計劃自車站開闢一條馬路到此，如果成功後，將來一定可以吸收不少遊客。至於浴池的設備，也應該大加整理，最低限度，要像南京湯山陶廬的佈置，建一個簡單的宿舍，將泉水用鐵管引到屋裏來，分爲幾個小池，如是方足以歆動遊侶呢。

郴州的溫泉，據水經注所載：『溫泉在便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十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於耒水也。』元和志：『溫水在高亭縣北，常溉田。』輿地紀勝：『平地湧出如湯，沐浴可以已瘍，東流合郴水。』從上面記載看來，溫泉的歷史似已很久，不過不爲世人所注意而已。

游溫泉後，仍乘工程汽車前進，這時我們已在山上駛行，坡度極陡，蓋湘粵邊境的山嶺極多，公路隨山轉移，形勢甚覺壯觀。自車中四望，小山都在足底，大的峯巒綿延不絕。

郴州大道



午後四時，車過宜章，從牕外看到排列成行的古樹，亟下車往觀，據車夫說，這就是古代所築的郴州大道。大道極爲寬闊，中鋪整齊之石板，兩旁古松成行，枝葉蒼翠，一望無際。以意度之，這樣大的古樹，至少有一二百年以上的壽命。我們最認爲驚奇的，是大道植樹

鋪路的方法，和現代都市的設計完全一樣，可知道中國古代建築的文明。不過這大道的歷史我回滬後遍閱各書均無從查考，至今引以爲憾！

宜章是湘粵交界的要道，粵鹽的市場，凡是廣東運來的鹽，多先運到宜章集中，然後爲轉運郴州，耒陽，衡陽等處。我們一路看見挑鹽的人，自廣東邊境向宜章走來，前後不下數百人。我想粵漢全路通車後，粵鹽的運銷，路局方面應有整個的籌畫；同時湖南的米，運到廣東去，亦是極重要的問題。不過湖南的米，不合廣東人的胃口，關於改良種子等等，湘省當局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

宜章的名勝，如蒙巖，野石鋪，仙庵，木根祠，謙巖，石虎山等，我們都無暇往游，在途中經過了艮巖，遂停車一看。艮巖門前有兩棵極高極古的樹，碧綠的枝葉，極其好看。田野間澗水淙淙，顯出非常幽靜的樣子。走進門，是一個供祀觀音大士的佛殿，殿後有一個山洞，異常黝黑，是謂前巖。再進是後巖，巖有門可入，不見泉水，但聞泉聲，所以巖前建了一個聽泉亭。

自此更南行，到了小塘，這是湘省公路最後的一站，再走幾十步路，便是廣東省。

汽車開到廣東的公路，我們是在五嶺上經行。五嶺者，是南嶺山脈以次而西的五個嶺路。這五嶺是大庾嶺，騎田嶺，都嶺龐，萌渚嶺，和越城嶺。我們所走的，就是五嶺中的騎田嶺，嶺高一千二百尺，公路便隨着這騎田嶺的山勢而建築，危險的情狀實在是駭人心目。

這一段路眞是前臨絕壁，後有深淵，五步轉灣，十嶺上嶺，盤旋不已，往復迴環不已，車夫聚精會神，車客平心靜氣，好容易走了一小時的光景，方到了坪石。遠望金雞嶺的峯巒，說不盡驚喜交集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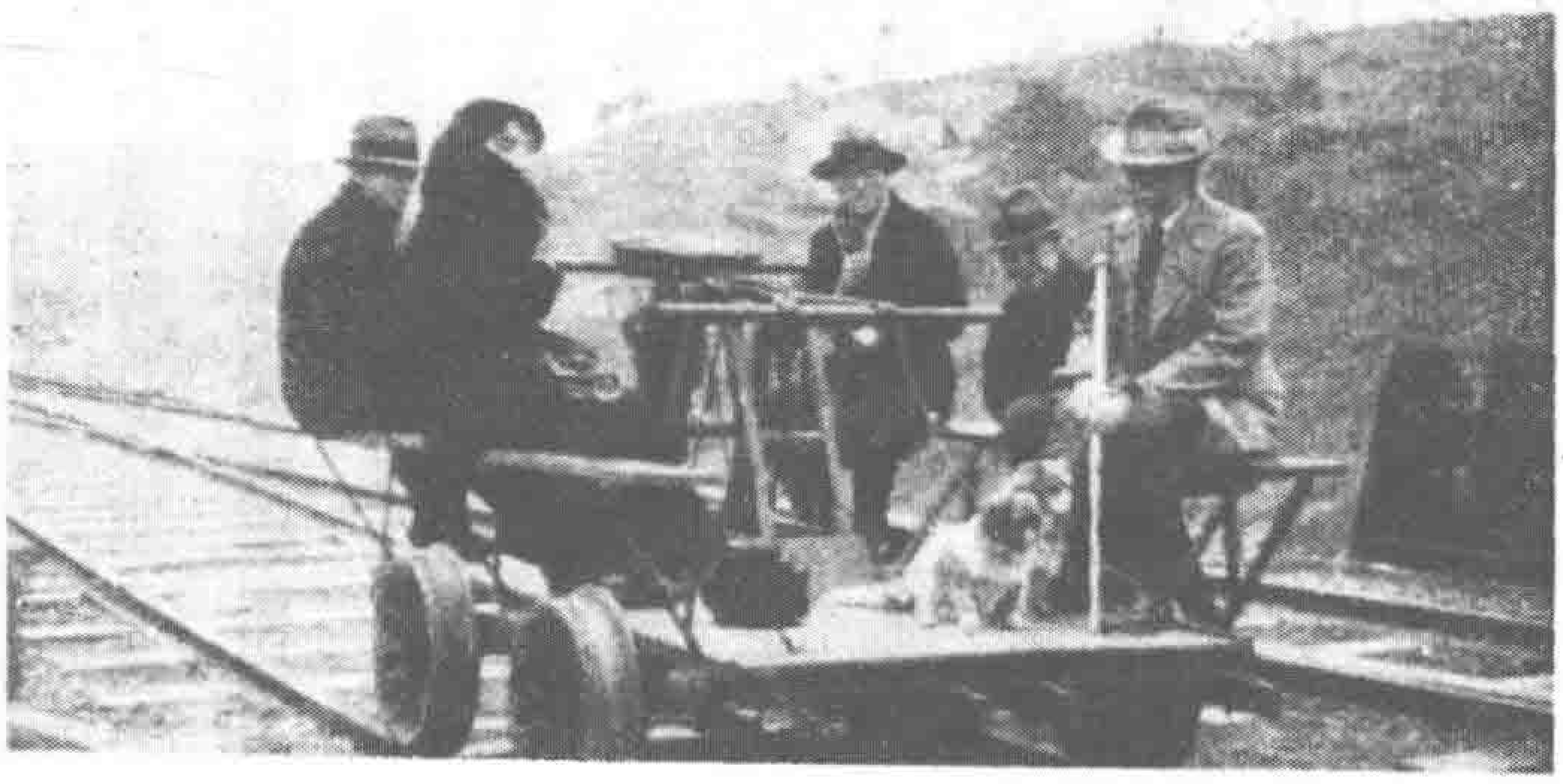
第七記　山水橋洞

坪石是株韶段第三總工段的所在，辦公房屋在一座小山上，高高下下，有幾座房子，一部份辦公，一部份居家。最令人滿意的，是上山的幾條小路，用洋灰桶拆下來的木板，鋪成了幾百級，走起來固然方便，遠望尤其美觀，廢物利用，工程師眞會想辦法。在小山上眺覽，望到幾片清峯，一灣流水，胸襟頓然開朗起來。李段長耀祥，是工程界的老前輩，資望和經驗，都不容他不肩負南段最艱鉅的工事。這天晚上便在他家裏晚飯，飯後我們就寄寓在工段的客室內。

第二天是三月九日，早上離開工段，坐工程汽車到金雞嶺，這裏是第三工段的第一分段，辦公室也在小山坡上。我們由副工程司張金品的導引，去參觀這一段的五大拱橋和山洞。

我們昨天橫跨了騎田嶺從湖南到廣東，是由北而南，山嶺的重

叠險峻，道路的迴環曲折，我已經約略說過，不過昨天所走的是湘粵兩省交界的公路，今天所要看的是這一段崇山峻嶺的鐵路工程，行程復由南而北，就是仍從廣東再到湖南省界沿途游覽一回。



手搖車

手搖車架上了鐵軌，張工程司和我們，便在人工劈開的兩山中前進。山是赭紅色，石頭大大小小，奇形怪狀，如田螺，如磨盤，如獅如狗，此段地質爲紅砂石，石層軟硬不一，經過强烈之開鑿後，所以變裂得如此。至於兩面所看見的，上面是重重疊疊，綿延不絕的峯巒，下面是灣灣曲曲，源遠流長的碧水，山隨水轉，水繞山流，風景的美麗，如在畫圖之中，我於此不得不歎造化的神奇。此處迴環曲折的水，是武水的支流白沙河。手搖車走了半小時，我們行抵第一大拱橋，名新岩下橋，共分六孔，中四孔，各一百英尺，兩端各一孔，每孔五十英尺，橋尚在建築之中，用無數木條縱橫織成橋孔，作穹窿形，遠望好像六個圖案，非常美觀。這個橋已築成十分之九，再需時一個月，便可完工。

下了手搖車，走過第一個大橋，換乘查道車去視察其他四個拱橋。查道車係小型電車，燒柴油引擎，可以坐十六個人，坐位很舒服，比較手搖車好得多。

新巖下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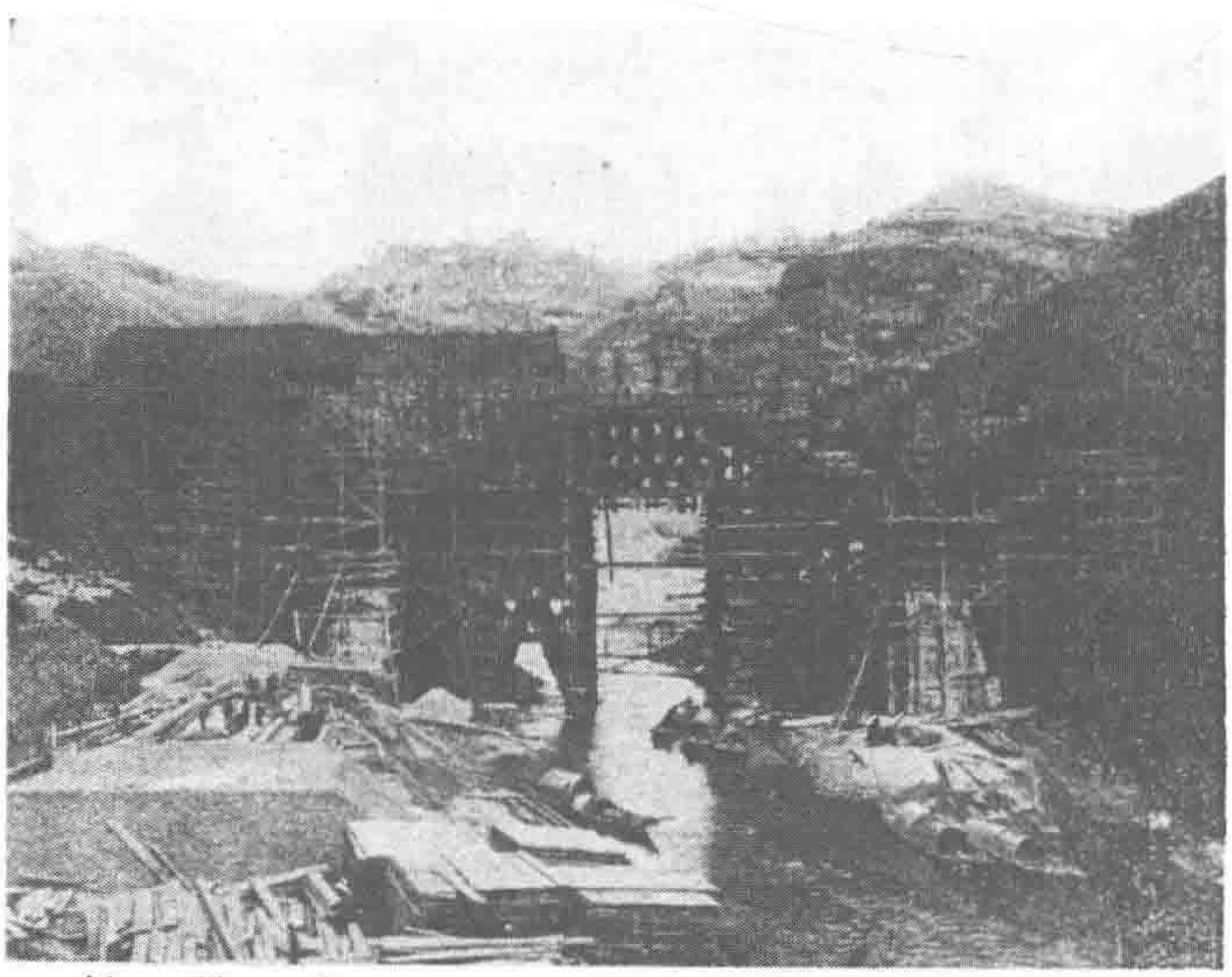


其餘的四大拱橋，是礁磴冲橋，省界橋，風吹口橋，燕塘橋，大致和

二六一一七六

第一拱橋相彷，不過都沒有牠的偉大而已。這裏應該說明的是省界橋，是廣東湖南兩省交界的大橋，兩省以山爲界，中有白沙河橫亘，形勢天成，省界橋便跨在河上，將湘粵兩省的交通聯繫起來。

在視察五大拱橋的途程間，還經過許多山洞，因爲鐵路工程，務取其直，不能隨蜿蜒屈曲的山峯來鋪軌道，小的山是轟平了，大的山就開洞。株韶段有十六個山洞，而南段郴州樂昌間已佔了十四個，可見這一段工程的艱鉅了，最長的山洞，是礁磴冲隧道，有三百公尺。我們乘查道車前行，方在一個山洞裏開出來，前面忽又有一個山洞，兩洞相距，不過數十丈，將來列車開行時，車尾未出後洞而車頭已進前洞，乘客於片刻間經過兩個山洞，必定認爲詫異的。我們平時乘京滬車經過鎭江山洞，嘗認爲這是一個偉大的工程，這次到了粵漢路，看到許多隧道，反不以山洞爲奇，然而逢山開洞，遇水架橋，粵漢路所遭逢的困難和這一段山重水複的情形，是不言而喻了。



省界橋

上半天參觀了橋和洞，下午別了楊裕芬兄，從坪石車站向樂昌進發，這一段鐵路傍山依水，峯巒不斷，碧水長流，說不盡的詩情畫意。這裏的水是北江上游的武水，源出騎田嶺南麓，北江本有二源，一是湞水，從大庾嶺南麓發源，其一即是武水，兩水至韶州而合。武水灘多流急，上行拉縴甚苦，下行因水流湍急，亦時常失事，有『九瀧十八灘』之目。——車中看見對岸的韓文公廟，廟前是風景最佳勝的韓瀧，據說唐韓愈謫官潮陽時，曾在此泊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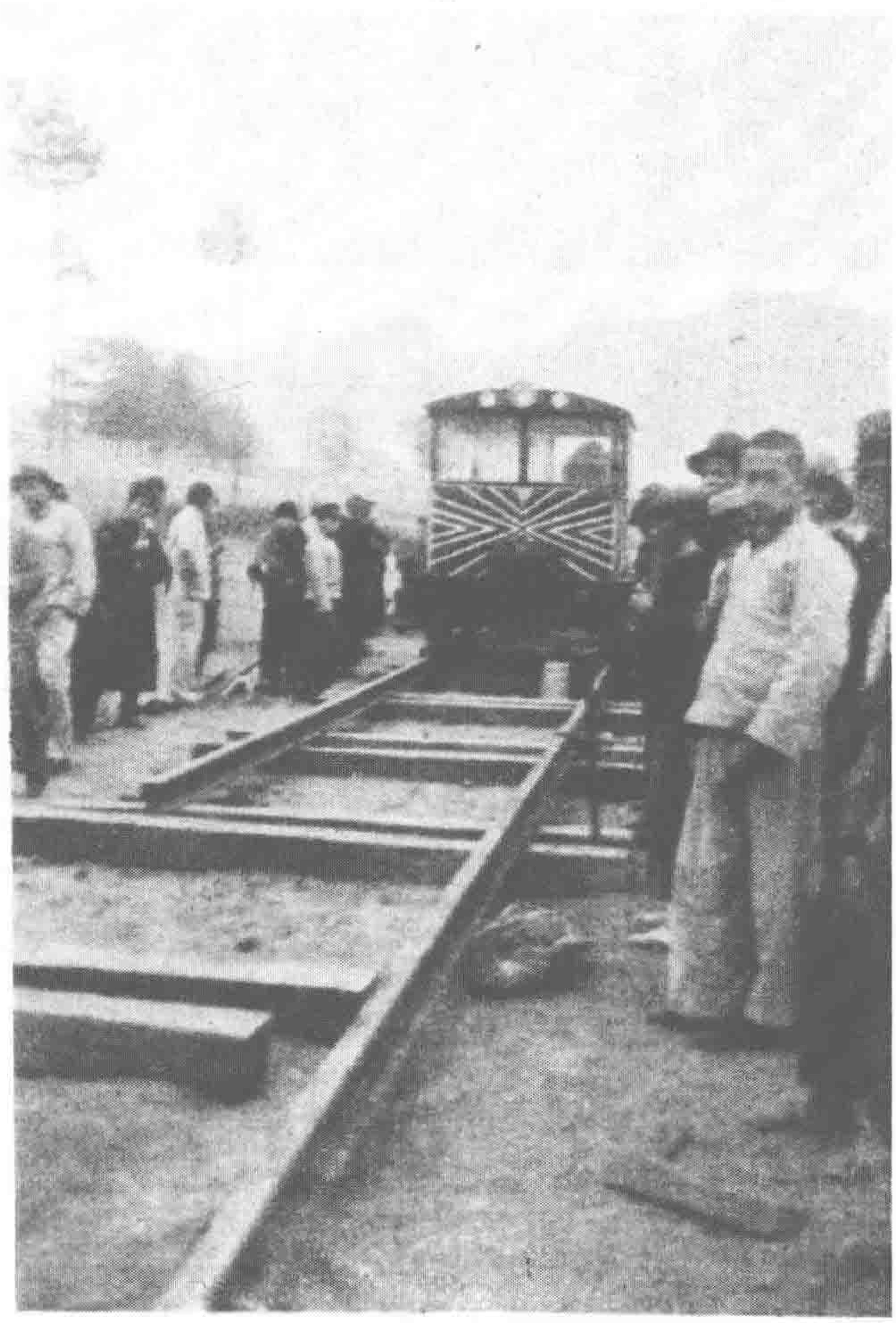
在青山碧水中車行二小時，薄暮到了樂昌。粵漢路株韶段的工程，原自廣東的韶州起，至湖南的株州止，惟韶州至樂昌間早已完工，即移交南段廣韶路局接管，所以我們到了樂昌，可以說是株韶段的終點，亦就是廣韶段的起點。下車後，有一事覺得奇異的，是站上的脚夫三分之二由女子充任，一肩行李，健步如飛，幾十斤的重量似乎毫不在乎，我們男子看見了眞有點慚愧！

樂昌沒有人力車，由車站到我們所住的粵漢酒店，須步行十分鐘。馬路多是水門汀做的，不十分乾淨。在路上我留心細看，到處是烟館，有一家的牌號是白雲戒烟室，其實既是烟館，又何必名爲戒煙室呢？友人說這或者是到這一家來吸煙的份量，有逐漸減少的希望，慢慢的能夠戒絕，亦未可知，我聽了大笑。煙以外還有賭博的場所，銀牌番攤，也隨處可以見到。

粵漢酒店，在樂昌是最大的旅館，底層開商店，二層茶室，晚上最爲熱鬧，三層和四層是旅館部份。我們的鄰室，終宵雀戰，累得我一夜未曾闔眼。樂昌還有花舫和江山船，差不多有許多過客便住在船上。

我在湖南時，天氣酷寒，受了大苦，以爲過了騎田嶺，到廣東樂昌，一定非常晴和，豈知這裏也並不暖，厚呢大衣，始終不曾離過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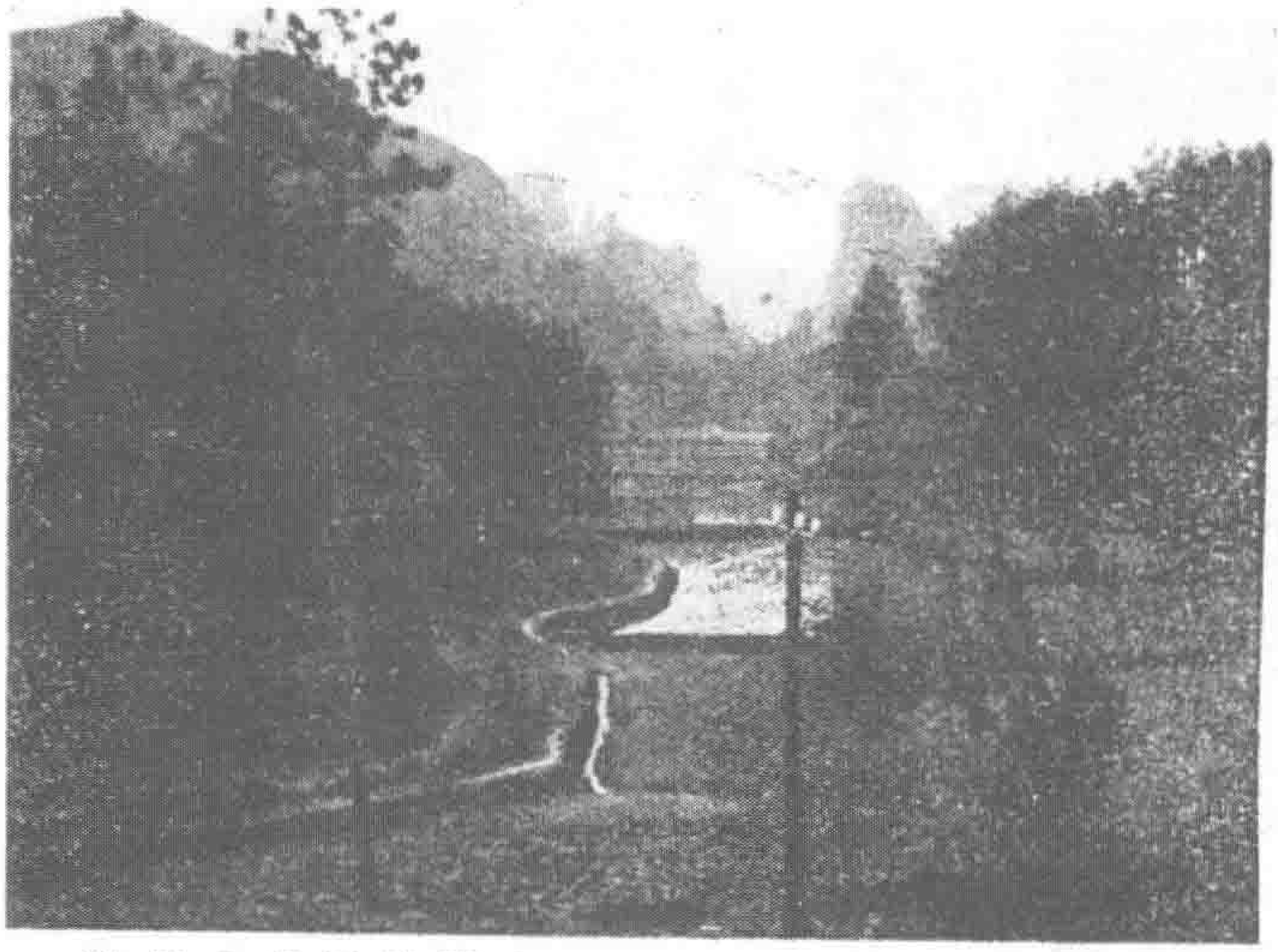
到廣東後第一件困難，是言語不通，幸而伴我們赴廣州的何景崇君是廣東人，一路承他做翻譯，否則必鬧笑話。其實何君只能說是上海的廣東人，因爲他原籍廣州，生長上海，有生以來，祇到過廣東一趟，這次伴我們赴廣州，算是第二次。廣東人喚外省人爲老兄，這種字眼，不能不算尊敬，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老兄實在就是外江佬，其性質和蘇州人喚北方人爲『灣舌頭』差不多，比較上海人稱鄉下人爲『阿土生』稍爲好一點。據何君說，某日有一位廣東鄉下人到坪石去，這裏的站長是北方人，廣東鄉下人不知什麼是站長，竟大呼站長爲『老兄頭，』我聽了大笑！我們自樂昌



查道車視察鋪軌工作

一路到廣州，雖不敢以『老兄頭』自居，然而很顯然的是老兄。

閒言休絮，我們在樂昌過一夜，翌日是三月十日，天未黎明，即起身整理行裝，因爲到廣州的火車是七點鐘開行，從旅館尚須走到車站，所以不得不早爲準備。趕到車站已六點半鐘，火車的行列，已經在月台上等候着。


金雞嶺附近之峯巒

六點五十分了，還不見何景崇君的踪跡，我們焦急萬狀，恐怕在車中言語不通，演出啞旅行的趣劇。當站長揚旗的時候，何君很悤忙的趕了來，我們如獲至寶，一詢原委，方知道他的手錶不知如何於半夜停止工作，彼此慰藉一番，累得他滿頭大汗。

廣韶段的車輛，實在汚穢得可以。車廂上了灰塵堆積得不少，玻璃好像不曾拂拭過，車廂中還有人時時來掃地。我們以頭等票坐二等車，事實上二等車和京滬路的三等一樣。頭等車也有一輛，不過是軍人包的，普通旅客不許進去。有人說粵漢鐵路南北兩段，北段湘鄂是路壞，南段廣韶是車壞，這個批評，確有相當的見地。

樂昌韶州間，也有好幾個山洞，其中有一個最長，火車經過，足足有三分鐘。

金雞嶺


中午抵英德，車停了半小時，客人多下車喫飯。這裏月台木柵外，有幾十家小飯鋪，當火車停止時，只聽見一片『有飯喫』的呼聲，我們都很高興，如果大家有飯喫，一切紛爭，豈不是都完麼？我們也

二六一—一七九

買些白雞臘腸之類，解決了午飯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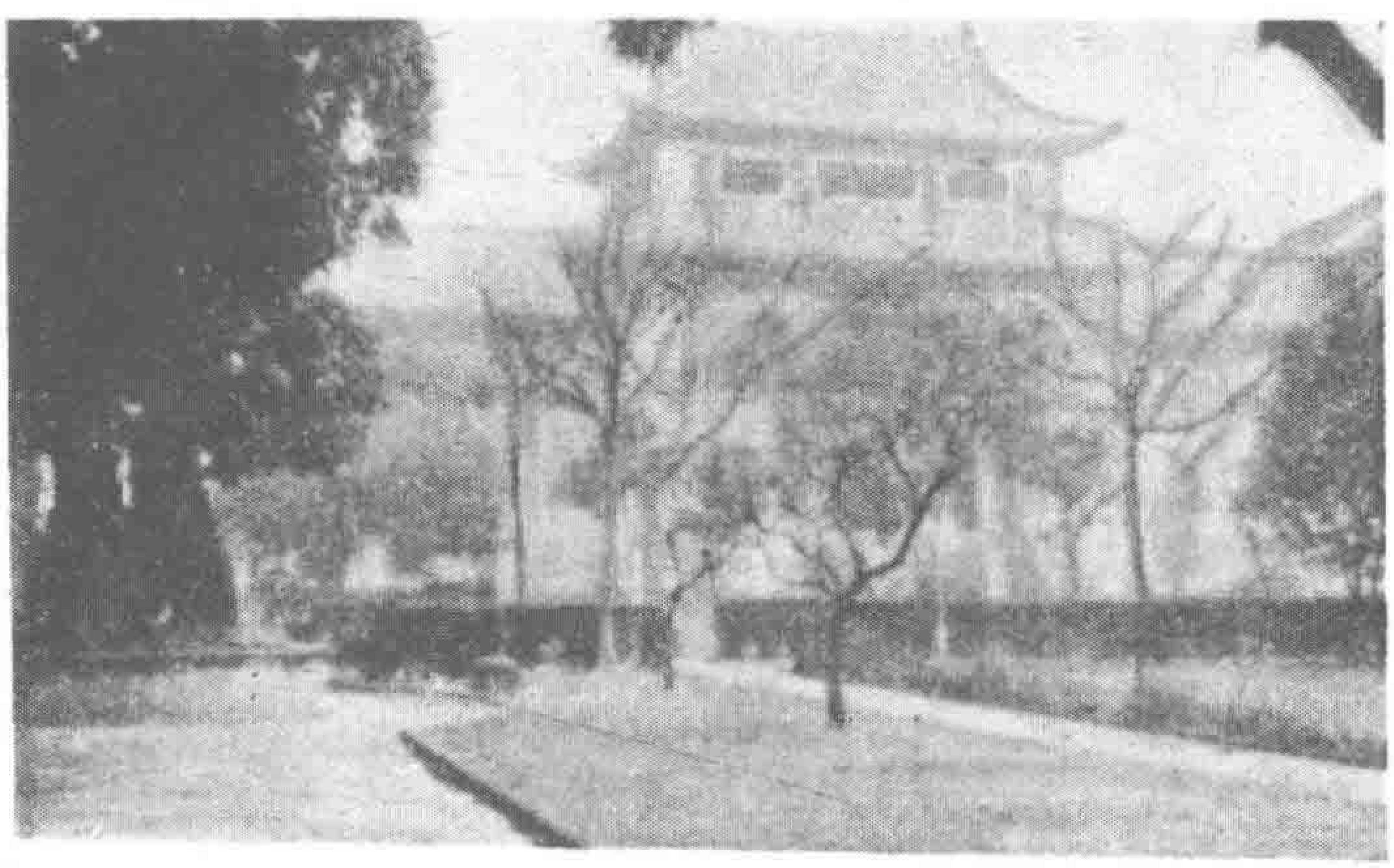
下午將到廣州，看見鐵路兩旁的古樹清溪，風景異常幽雅，這就是馳譽羊城的荔枝灣。相傳此地本為南越王昌華宮故址，現在已一無遺跡可尋。荔枝灣的荔樹多已殘伐，僅荔香園後面還有幾十棵，售荔子的雖多，但都是從別地運來的。河上小艇售魚生粥，在車中亦隱約可見。

四點鐘車抵黃沙站，我們是到了廣州，同時也完畢了粵漢鐵路的全程。

第八記 廣州名勝

我們終於到了廣州，下了車，僱了一輛汽車，沿着長堤向東走。馬路上全是人，其擁擠的程度，和上海的日昇樓一樣。所有建築，多是六七層的大廈，在每一座建築前，多留出極寬闊的甬道，作為行人道，這是因為廣州時有陣雨，乍陰乍晴，行人在甬道上走，就可以避免淋雨。長堤的一切，簡直就是上海的黃浦灘。

約十分鐘後，我們已到了新亞酒樓，店乘電梯上，選定了房間，坐



廣州市政府

下來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自上月廿八夜車離滬，到今天是兩個星期了，白天辛苦趕路，晚上睡得不好，所以到了新亞，如到家一樣。這一天新亞酒店有人做喜事，怪長的鞭炮，放了幾個鐘頭，據說最長的可以自六七層的高樓上一直垂到地面。至於一串鞭炮代價，最少五六十元，貴一點的在百金以上，這是我們江浙人聽了駭然的。

晚上，承中國旅行社經理淩鴻度先生招待晚餐。餐後我們在新亞左近遊夜市，沒有什麼特別感想，只覺得燈火輝煌，人頭擠擠，路旁賣水菓和魚生粥的極多。永安和先施公司，絕對沒有上海的規模大，路上走了不久，忽然下起濛濛的細雨，只得中途折回。

到廣州還是穿厚呢大衣，天氣和樂昌差不多，絲毫沒有燠熱之意。旅館中還燒了微溫的熱氣管，要不然，夜裏準會受了凍。新亞的房間中，也有一本新舊約全書，這是和上海新亞相同的。

翌晨八點鐘，託中國旅行社僱了一輛汽車，去遊覽廣州的名勝。先到粵秀山，——就是觀音山，經過中央公園和對面的廣州市

政府，我最愛中央公園的古樹，和滿園蒼碧的花草。園中石櫈，多係商店捐贈，上鐫廣告辭句，殊覺不雅。園的中央有一個大噴水池，池中豎立一個觀音大士像，大士手執一瓶，泉水便從瓶中噴出。這園的故址，是舊巡撫署，後來改成了公園。廣州市政府的基地，原是公園的後部。市府的外觀，和上海市中心的新市府差不多，規模稍爲小一點，然而環境的美麗和交通的便捷，却非上海市府所可及。


中山紀念堂

出了公園，便到中山紀念堂，爲皇典麗的偉大建築，令人肅然起敬。我以爲紀念堂的壯麗，固然是建築得法，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堂的四周，有極廣闊的空地，和青翠成行的樹木，遠遠地向紀念堂看，格外顯出莊嚴崇高的格局。所以研究建築者，除了建築本身以外，應該注意四周的佈置。上海的高大建築，如華懋飯店和國際飯店，只覺其高而不覺其偉大，就是因爲地位所限，無法佈置的緣故，如果把國際飯店建築在跑馬廳裏草地上，遠遠眺望，一定也有莊嚴偉大的格局，這就是絕大證明。中山紀念堂的故址，最初是撫標箭道，清末改爲督練公所；是訓練新軍的機關，革命後改司令部，後爲都督府，中山先生任非常總統時，卽以其地爲總統府，最近始完全拆去，建成偉大崇高的中山紀念堂。堂的下層是演講廳，陳設華麗，可容數千人。

中山紀念堂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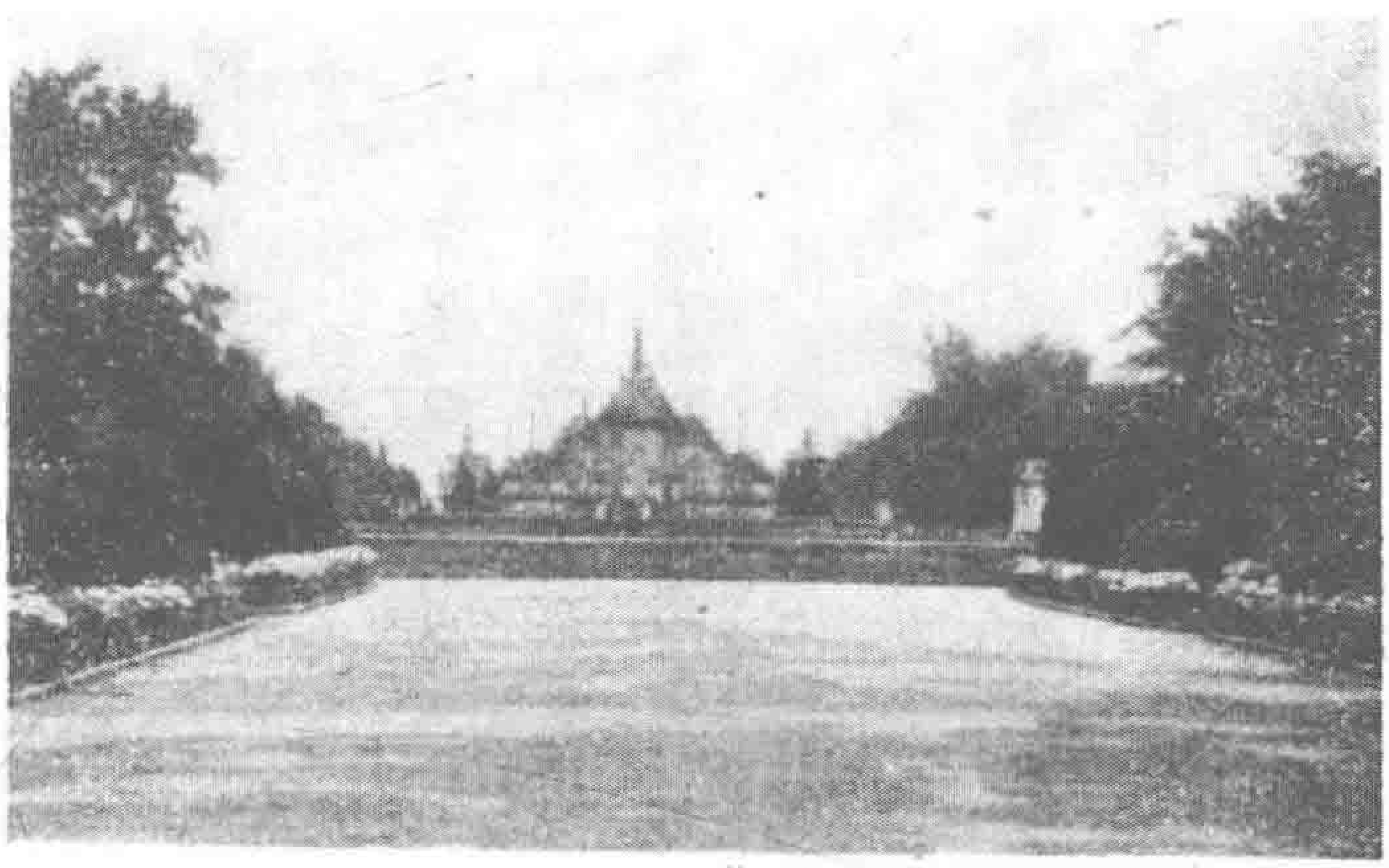


粵秀山的五層樓，名鎮海樓，是廣州最古的建築物，據說是南越

王趙佗所建，當龍濟光據城之役，毀棄已盡，最近纔把牠重建，裏面用鐵筋洋灰，外面塗紅色，完全恢復舊觀，我們竟然看不出是新建築。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窺知粵省市政當局的苦心，比較湖北人把黃鶴樓改成洋房要高明萬倍。鎮海樓全部現已改爲市立博物院，陳列標本不少。在樓的左面建有紀念鄧仲元先生的仲元圖書館，是具體而微的宮殿建築，藏有圖書不少，我們因時間怱促，也不去瀏覽了。此外還有粵秀酒家，位置在山腰，是一座三層的房子，樓上品茗，可以眺遠。

中山紀念碑在粵秀山的最高峯，碑下有石門，由此入內登塔。塔頂有四個鐵牕，可鳥瞰廣州市四面的景色，鬱鬱蒼蒼，無限雄壯。廣州市的圓形水塔，是在我們的足下。

今天的天氣，雖然沒有太陽，可是還不十分寒冷，我們登臨了粵秀山，仍鼓興去遊黃花崗，憑弔精神不死的七十二烈士。從綠樹濃陰的甬道中前進，先望見繚以短垣的小亭，亭裏面石碑，上書『七十二烈士之墓』，亭後的石臺，有三個門，容人出入，宛然是一個城。石臺上便是大石砌疊的紀功坊，從底層至頂，大約是十層，一層一層的小上去，最高頂上置一個自由神石像，底層的四角，還豎立着四個石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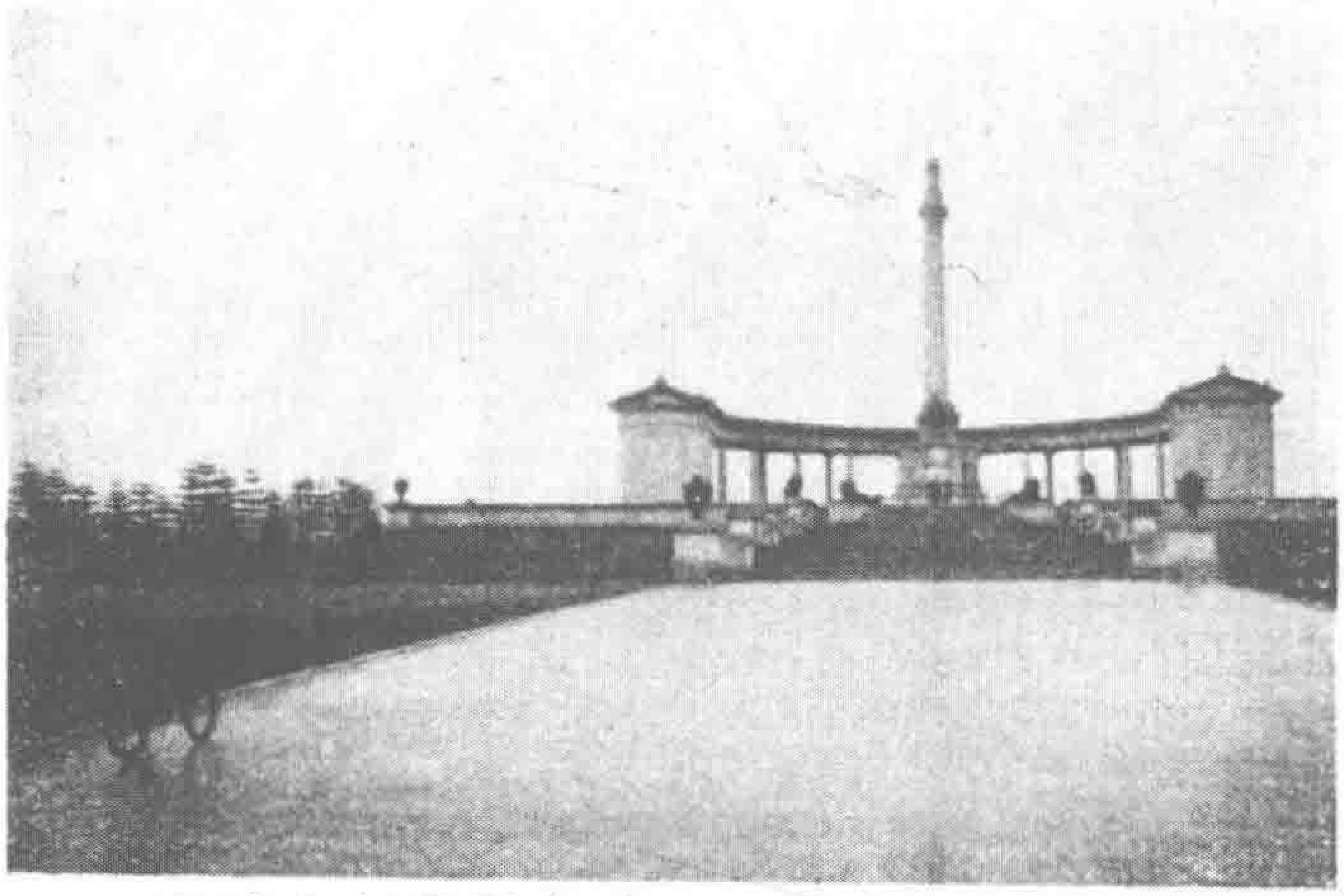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紀功坊大概如是，我們認爲建築上有一點不和諧，尤其是頂層所豎立的自由神。相傳七十二烈士於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由黃興率領革命軍由小東營進攻清兩廣總督署，佈置未當失敗，死者七十二人，清吏以烈士遺體，付諸各善堂埋葬臭崗，黨人有潘達微者以爲不可，奔走號哭，並得當時有力者江孔殷和徐樹棠的贊助，始得一片乾淨土的紅花崗將七十二烈士埋葬。後來潘達微復以紅花二字不甚優美，又改爲黃花，於是黃花崗的名稱，遂和民國歷史並垂不朽。

民國成立後，始將黃花崗的墓道，重行建立起來，由現任國席主席林森先生主持一切，約當日未死黨員，調查七十二烈士的姓名和事略，到民國十一年，始將烈士七十二名的眞實姓名審查清楚，我們讀了胡展堂先生最後所立的碑文，便知其事：

七十二烈士既葬黃花崗之八年，閩侯林森等修其墓，復與與

於三月二十九日之後死者審求先烈之姓名里乘得五十六人，番禺汪兆銘書而勒諸石大埔鄒魯爲文記其事。越三載民國十一年春，續得十六人補志於是而七十二人者以備。 民國十二年九月番禺胡漢民書。


十九路軍紀念碑之一

我們弔謁烈士的墓，是三月十一日，距七十二烈士於三月廿九日在廣州起義的日子，倘有十八天，追念先烈往事，胸中感懷不盡。

離開了黃花崗，順道去遊覽十九路軍將士紀念碑，碑是建築在很廣袤的石階上，前面有好幾層石級可以走到碑前，石階的後面圍以半圓形的石欄，好像一把太師椅子。這個紀念碑，雖然很簡單，但是他的形態實在很莊嚴。紀念碑的工程，現已完竣，四周廣場和甬道上的樹木，尚在整理修飾之中。我想，稍有血氣的人，尤其是來自上海的我們，對於在淞滬血戰的十九路軍將士碑，同想一二八大礮飛機威脅的情形，我們能不感傷麼？在青葱的場地上，徘徊了半小時，終於悵悵然而去。

廣州住宅區在東山一帶，樹木幽倩，道路整潔，家家都有小園圃，碧綠的草，鮮豔的花，柳絲拂到短牆以外。一切靜悄悄地。我們的汽車，在東山兜了一個圈子，看了不少闊人的住宅，這裏很有點像上海西區的靜安寺路和霞飛路，不過範圍較小，而且這許多高等住宅並不甚壯麗，不過是小小結構而已。

自東山折赴花塔街的六榕寺，門首匾額，係蘇東坡親筆所寫的

十九路軍紀念碑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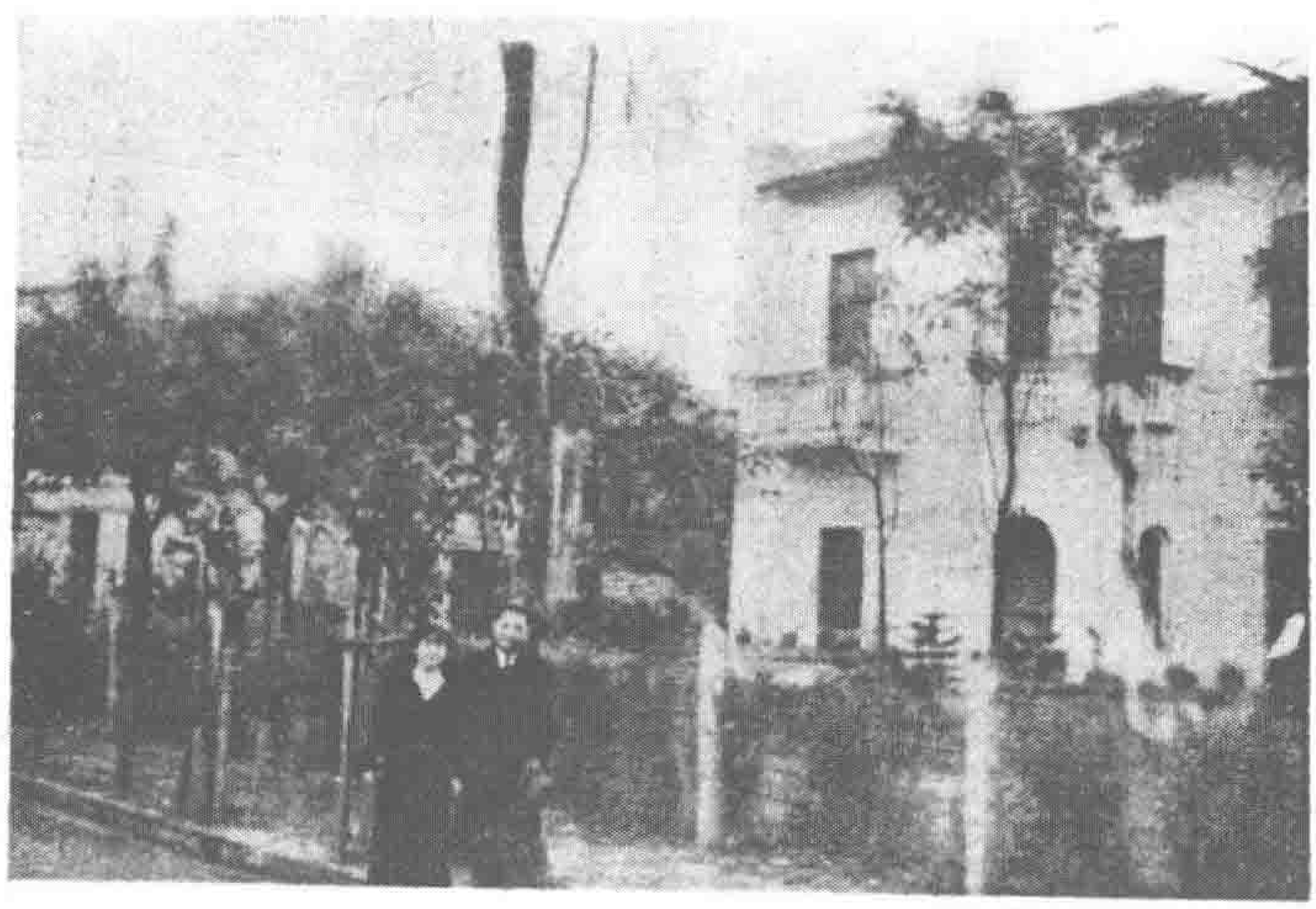

二六－一一八三

「六榕」二字。寺內庭院中，建着極高聳的六榕塔，最近修葺，煥然如新。遊人登塔須買門劵。寺內素筵茶點極著盛名。

廣州有英法兩租界在沙面，廣闊不過四百餘畝，卽在長堤的盡頭，地既狹小，各國領事署和洋行又多開設在裏面，所以擁擠得連車馬都不通行。相傳這個沙面租界既無租賃的年限，又無租賃的條約，西人每年還出幾百塊錢的租費，從這一點，我們對於以前政府所辦的外交，不能不深致慨歎。想起當年沙基的慘案，經行現在的六二三路，內心的痛苦，是不用說的。

從長堤向珠江遠望，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到河南，這一塊地是廣州人娛樂的大本營，晚上尤其好看，霓紅燈紮成的大字，多是銀牌，是公開聚賭的場所。自海珠橋上可以從長堤一直走到河南，或者坐一隻小艇蕩過去。河南本來有許多大商店，可是遭逢不景氣的侵襲，近年來的生意，是蕭條極了。

永漢中路是市內最繁盛的馬路，舊名雙門底，以前這裏有古代的銅壺滴漏，經過若干的變亂，現在已無遺跡可尋了。廣東省財政廳也在這一帶，所以大家都名爲財廳前。財廳前是鬧市的中心，從此地乘公共汽車，可以到四面八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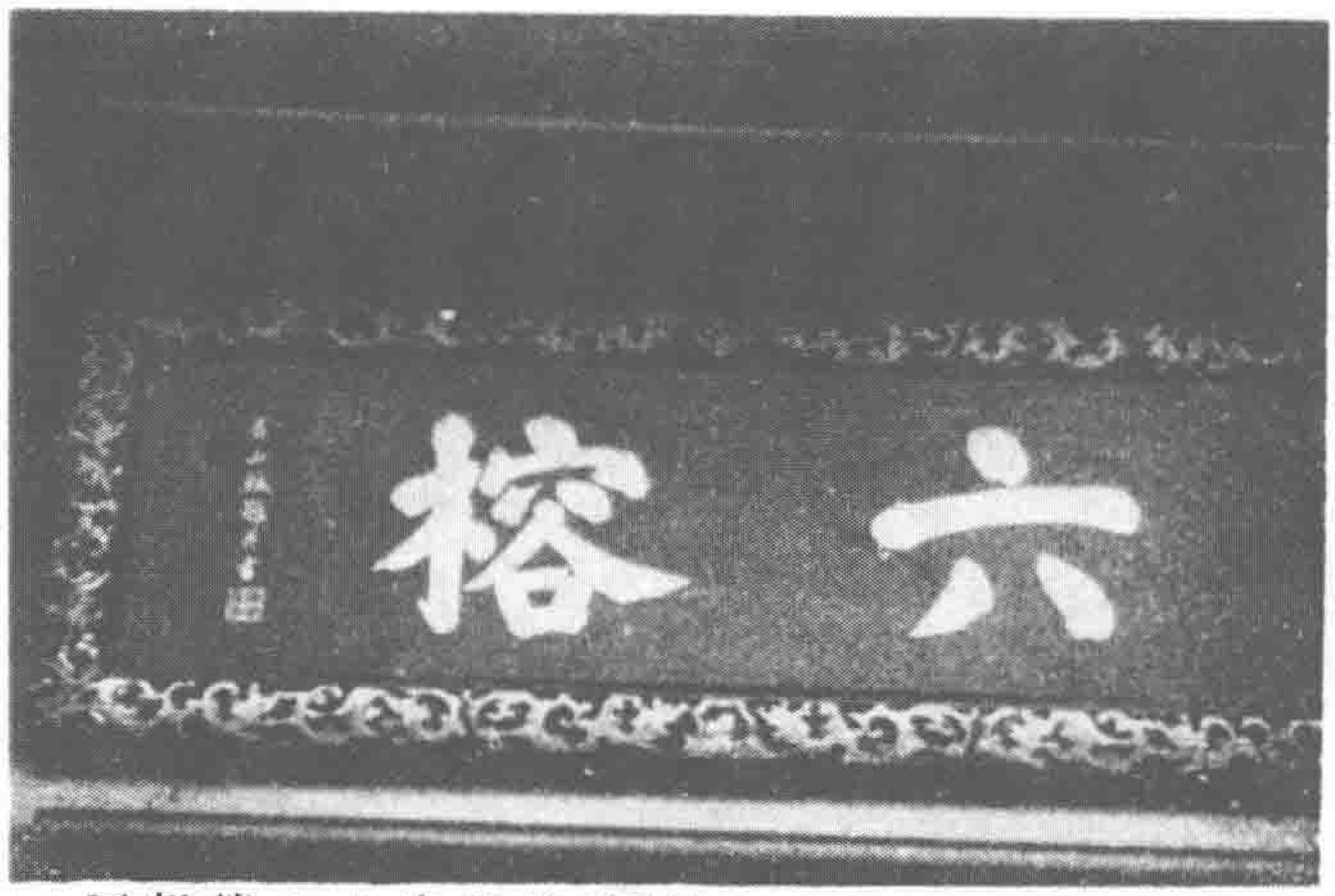


東山住宅區

廣州人的喫是普遍到羣衆的嗜好，有錢的人，一席所費，化幾百塊錢，並不稀罕，就是一般勞工或者拉車的人，每日所得有限，却也自奉不薄，用七八毫去飽餐一頓，是極普通的事。衣履怎樣不好，倒不在乎，惟有這喫的問題，必十分美滿，縱使袋裏空空如也，亦十分甘心，大有今日先喫，明日再說的氣概。廣州的酒店和茶室，對待顧客一律平等，衣服不甚整潔的人，照樣可以高坐大嚼，氣概不凡的顧客，他們也未必巴結，這是上海一般堂倌所不可及的。還有一般摩登婦女，儘管衣服穿得漂亮，脚上却拖一雙拖鞋，公然到酒樓菜館去大嚼，不以爲奇，這大概也是習慣成自然了。

最不經濟的，莫過於廣州的茶室了。頂講究的是茶室，次一等的名茶樓。這裏面的佈置，非常華麗，桌椅的精良，器皿的雅潔，令人看了滿意，可是七八人喫一頓點心，總要化十餘元，並且不算貴。在這裏，有一事要注意的，就是這些規模較大的

酒店和茶室，每一個廳總要算租費的，假如我們兩三個人到一間廣大的廳內，這間廳原可以容納八九人的，被兩三人個佔了去，就得出八九個人的茶錢。



蘇東坡所書之六榕額圖

飲茶並不是高人雅士獨有的享樂，勞工和車夫也得飲茶，上下午兩頓茶，總要費上四五點鐘，所以廣州的工人，從早至夜，做不了幾點鐘的工作，一至飲茶的時候，他們可以不顧一切，放下了工作就走，好像法定的鐘點一樣。

其實，會喫的人，並不歡喜到高等酒樓或茶室去，他們所去的，是不甚著名而會做幾樣拿手好菜的地方，據說有一種生魚片，廚司把鍋子燒得通紅，便拿到顧客面前，請他驗明以後，然後下鍋。這種喫法，像我們『老兄』自然難以問津的。

在廣州游覽了一個大概，雖然不能說完全看到，但是走馬看花，大致如斯而已。我們因為已定了傑佛遜總統輪的艙位，且須到澳門中山一游，不能不趕速上香港去，在中午，承何景崇君送我們到大沙頭廣九路車站，又怱怱地上了征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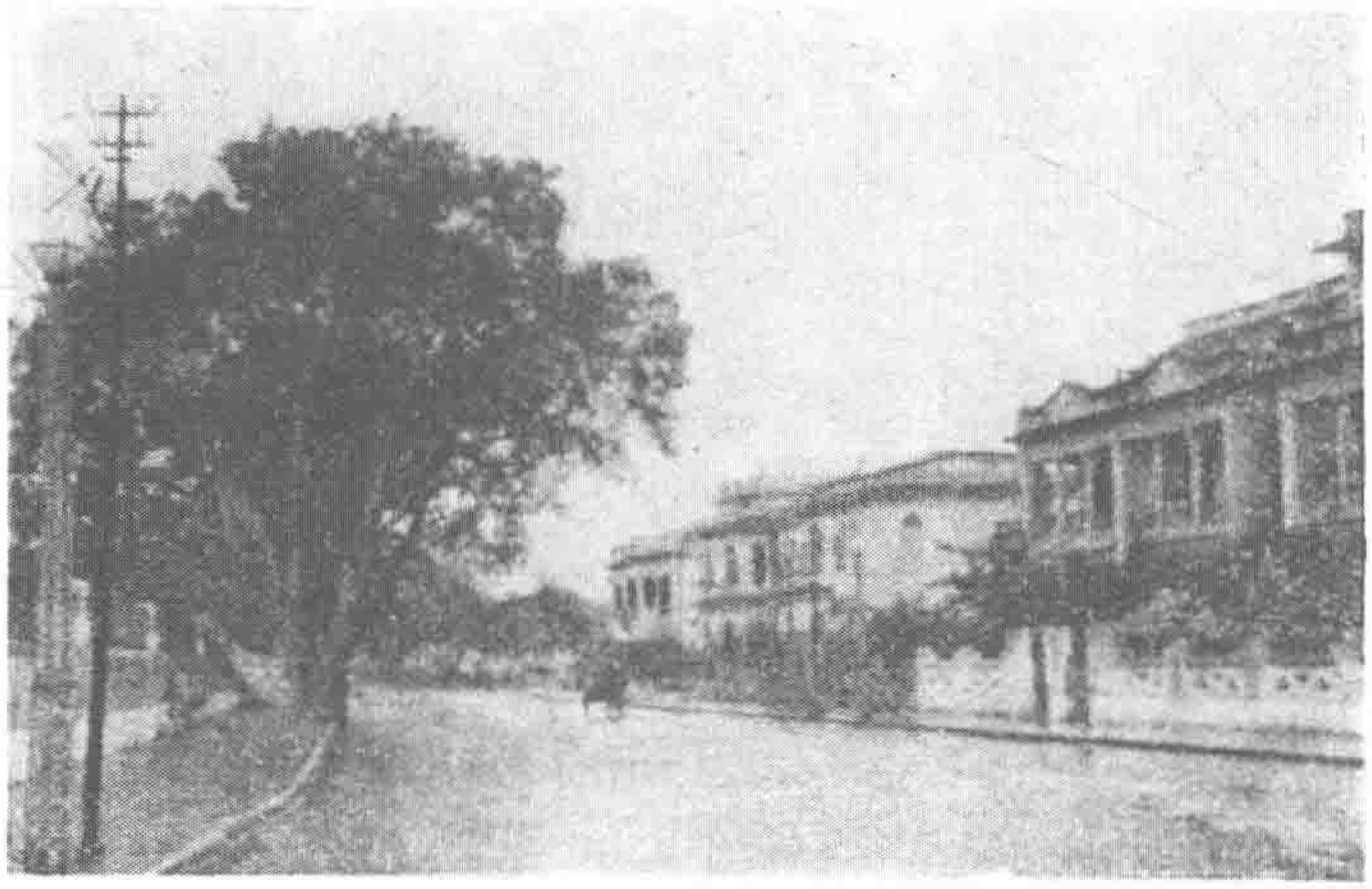
廣九車的設備，頗稱完善，頭二等座位，大致相彷，最足稱讚的，是行車的安穩迅速。最應該改良的，是車中的小販，此來彼往，絡繹不絕，應時的食品，色色俱全，無論頭等二等，都有小販的足跡，火車走了四小時，他們也在車上跑了四小時，鬧得旅客個個不安，我真厭惡極了，希望廣九路局切實加以改良纔好。

一路的風景真不惡，山環水抱，老樹杈枒，將到九龍的幾個大山洞工程，尤令我們贊歎不置。下午四時，火車準時到九龍，渡海到香港，已在薄暮時候。

第九記　澳門中山

到香港是三月十一日的下午四時，我們由上海銀行經理歐偉國先生的紹介，寓在思豪酒店 Hotel Cecil，關於香港的一切情形，將於第十記中述之。我們現在仍照預定的計畫，趕緊作澳門中山之游。

最感困難的，莫過於說話了，我們離開廣州時，株韶段的何景崇君也回到樂昌去，上廣九車後，無人當翻譯，惟有做道地的『老兄』和車僮說話，還能勉强用英語，到香港後英語也不能到處通行了，並且中國人和中國人說話，知果完全借重英語，亦復不成體統。我仔細考量之下，到澳門去，非請一個朋友陪伴不可。我離開上海時，曾寫信通知在香港的老友沈學謙兄，到港後便四處尋覓沈君，一直到深夜十二時，纔將他尋到。——多年不見的老友，一旦異地相逢，自然格外歡喜。沈君可不容易會說一口頂括括的廣東話。最妙的沈君的夫人是蘇州人，所說的廣東話，比較沈君還要純粹得多。沈君夫婦是熱情的人，允許伴我至澳門一游，臨時又加入一位吳君，於是乎我們一行有五個人。


澳門馬路

十二日下午四時許，我們乘港粵澳汽艇公司的輪船出發，票價並不很貴，來回票還打了一個折扣，船的大小和長江輪差不多，也有兩層台甲，大菜間及吸煙室也佈置得楚楚可觀。每個房間有兩鋪隻位，床毯及其他一切設備，似乎比長江輪還要精緻。在船上玩了二小時的撲克，喫了一回茶，談天說地若干時，不知不覺地便把時間消失，澳門是到了。


澳門孫哲生先生住宅〔左面〕

我們寓在華人飯店，當電梯停止我踏到二層樓時，一股鴉片煙的氣味，向我鼻孔裏直攢在每一個房間短門下，又可以窺見男女兩人的四條腿，橫擺在兩隻方櫈上，無疑地，是躺在床上大抽而特

抽。此外，打牌的聲音，劈劈拍拍，說話的聲音，嘻嘻哈哈，幾十個房間，沒有一間空的。

這些我並不以為奇異，我早已認淸楚這裏是蒙德卡羅，這裏是東方唯一的賭城！


中山街市

白天在澳門，是沒有東西可看，一切的動作，都是在晚上進行着。我們在旅館中休息了一會，便出外去逛澳門的夜市。

路上電燈照耀，如同白晝，到處都是賭博的場所，像榮生公司，富華公司，大利公司等不知道有多少家，還有譯西文 Gambling House 為『干白林好司』的招牌以外，又用電燈紮成『樓上銀牌』四個大字，炫耀眼得花繚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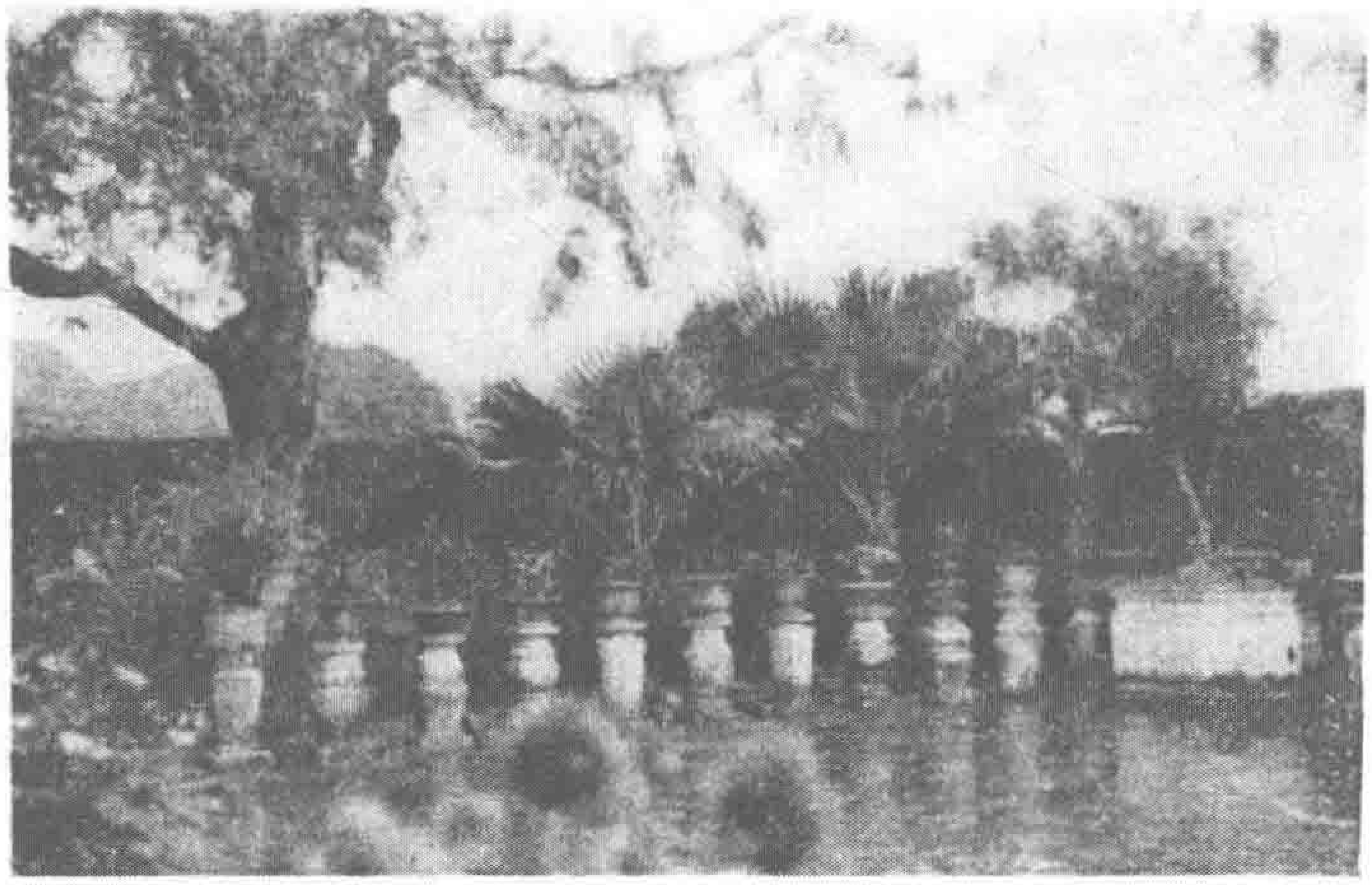
有一家門首，挂了一塊極大的玻璃板，裏邊映着電燈，上面寫了許多中國字，大概是一百字左右，屋子裏面有人喊出一個字，意思是中獎了，這個字馬上就映出紅光來。在這家門首，擁擠了不計其數的人，有西洋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極多極多的我們中國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我站在一角，旁觀他們的動靜，或作微笑，或在嗟歎，或正切齒，或竟癡呆，我看見這許多不同的表情，實在替他們可憐。據說這就是白鴿票中的一稱尾膽票，如買中一字，可以得到七十倍的獎金。

翠亨總理故居



看了一回，又到一家賭場兼舞場的所在，這裏是分開兩部份，三分之二是舞場，三分之一作為賭博，可是仍由一個門進出。賭場設

在樓下，男女老幼的賭客，便圍繞住這一隻檯子；在樓上的賭客，可以倚着欄杆向下面看，如果要參加，只須將錢交給管事的用小籃以繩垂下去下注。這裏的賭法，是用三粒骰子搖出來，賭客可同時下注幾門，輸贏甚鉅。



翠亭總理故居之庭院

舞場部份，生涯寥落，多是些西洋下流份子，在裏面胡亂跳舞，絲毫沒有秩序和禮貌，我們不願多所逗留，看了幾分鐘就走。

我嘗在電影中，看到蒙德卡羅的輪盤賭情狀，在上海也曾見過，以為澳門應該有這種地方，但是走了幾處，始終未能尋到。據說澳門賭博的種類，可分為番攤，鋪票，山票，白鴿票，和澳門政府所辦的慈善彩票五種，其餘雜賭，花色繁多，不勝備舉。

走了一大段路，肚裏鬧着飢荒，遂到一家名『東坡酒家』的飯店去喫晚飯，菜的味道還好，不過價錢太貴，我們並且嘗到澳門的鮮蟹，和在上海所喫的青蟹差不多，這一席的便飯，化了港幣十五元。正在喫飯的時候，忽然聽到街上有人叫買新聲報的號外，買來一看，原來是對海水仔的光遠砲竹廠火藥局失愼，傷斃達百餘人，以女工及小孩佔多數，當地的商店甚至於閉門停止營業，於此可知這一次大火是驚天動地了。新聲報認識這次大火的重要性，特地派記者乘電輪渡海去調查詳情，趕緊出了一張號外。我想這種事情如果出在上海，各大報未必肯出號外，其實這種號外，倒是大衆要看的。

總理紀念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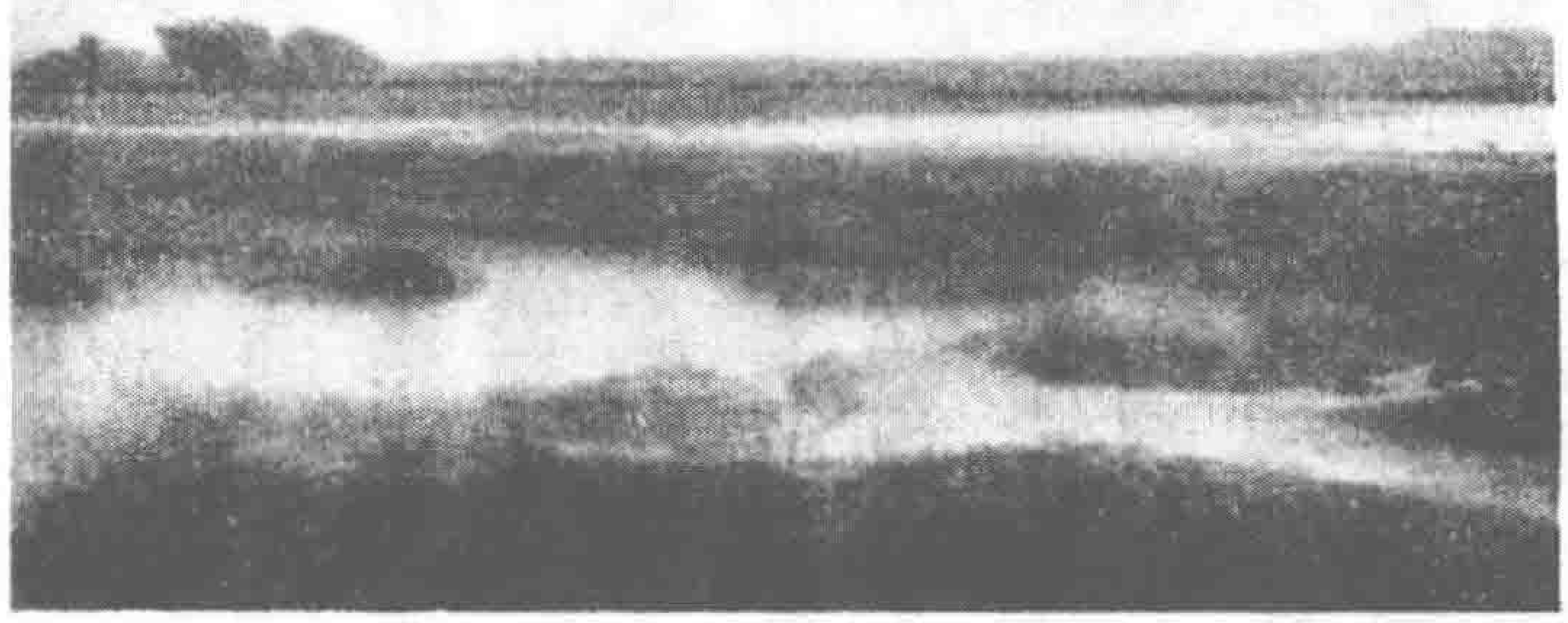


這裏還有一條馬路，是妓女聚集的地方，兩旁房屋，門戶相對，汚穢湫隘，不堪想像，屋裏男女雜沓，謔浪笑傲，毫無令人引起好感之處。

澳門夜裏的情景，如此如此，一切所表現的，是醜與惡。在賭場附近所見到的一種景象，簡單地說一句，和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帶相彷。除了公開賭博場所以外，煙館亦遍地皆是，一燈相對，煙雲繚繞，向燕子窠裏一望，好像到了鬼國一般。

澳門是沒落了，提不起興緻再看下去，我們便回到華人飯店，齷齪的被紅木的床，胡亂睡了一夜。

第二天（三月十三日）早上起來，到海邊去一看，是漫天大霧，茫茫一片，海和天都分不淸。我們向岐關車路公司僱了一輛汽車，到石岐「卽中山縣」去。汽車離開了這醜惡的煙賭區域以後，轉了幾個灣，走上了平坦的柏油馬路，看見兩旁大可數抱的古樹和淡雅精緻的房屋，竟使我暗暗吃驚！原來澳門幽麗的景色在這裏，煙和賭是用以毒害我華人的，葡萄牙人不儘過量吸取我們的金錢而已。


雍陌溫泉

澳門和中山交界的地方有一座高聳的城門作爲界限，門首有幾個黑人兵士，耀武揚威的站立著。汽車馳過了門，便是中國地方的關閘。前行幾分鐘，過拱北關稽查處，這是中國政府防止走私的稽查所，因爲有許多人嘗從澳門運貨至內地偷漏關稅，所以設立一個稽查所。我們是游客，當然不會販私貨，關員在車前看了一下，汽車仍向前進發。

所謂岐關車路者，是從石岐「卽中山」到關閘的長途汽車路，全長約三十八英里左右，公共汽車一天到晚絡繹不絕地開行着。現在岐關車路公司和港粵澳汽艇公司辦聯運，從石岐上車到澳門，接着輪船開行的班次，便可以直達香港，這是非常便利的。自此一路以下，古樹淸溪，風光入畫。途中經過一處，有幾千萬棵的芭蕉種列成行，好像椰子林，天上鋪着淡淡的雲，遠望起來異常好看，這是南國特有的景色。

在荒僻的田野間，嘗可以看見高聳的洋樓，四無依靠，都是當地

富戶的住宅。這些房子，方向不一，我相信中山縣的人士，或者歡喜研究風水的。

路既平穩，汽車又走得快，不到一小時，已到了石岐。中山縣政府，前幾年已遷到唐家灣，不知如何，現在又遷回石岐。此地的馬路，極其寬闊整潔，商業非常繁盛，商店的規模均不小，比較江蘇的無錫，浙江的湖州，還要熱鬧，這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中山縣政府便在鬧市商店的中間，一點沒有衙署氣概，左面還有一家影戲院。我們在路上游覽一周，便乘原車到翠亨，瞻謁總理的故鄉。

汽車停在總理故居的門首，誰都不相信這是總理生前的住宅。小小的門，穿過了一個庭院，便是一座兩層樓的舊洋房。室內的佈置，尤其簡陋，桌椅都是極老式的。壁上挂滿了照片，在歷史上極有價值，不過因年代較久，有幾張已經變成暗黃色了。總理的老姊，很殷勤地招待我們，命僕人治茗。我們在題名簿上各人簽了一個名，便退至室外，在庭前眺賞一番。庭前有老樹一株，據說是總理手植的，此外，有少許花木點綴着。我相信這一切的一切，和總理生前一樣。

像這種簡陋的住宅，便是中等人家也不如，然而總理的一生，便從這陋室中格外顯出他的偉大崇高。

昨天是三月十二日，是總理逝世紀念，我們便在次日瞻謁他的故居，這是何等巧合的事！汽車離開這革命偉人的故鄉，心中有說不盡的景仰之情。

前進四五里，途過總理故鄉紀念學校，建築宏偉，學生甚多。這校的建築費，據說是孫哲生先生長鐵道部時，從車路徵收附加費而來，去職後，此款無着，向中山民衆實業公司借款十六萬元，方把學校建築完成。此校的常年經費，規定十二萬元，由國庫，省庫和縣庫三方分任，有董事會主持一切。進校有一段甬道，樹木多已長成，氣勢雄偉。我想，這裏的學生，個個學總理好學不倦的精神，將來一定有偉大的成就。

歸途中經過一個地方，地名是『雍陌，』這裏有幾個溫泉，岐關車路已闢一條支路直達其地，我們遂乘便一游。支路口有溫泉站的路牌，路基尚未十分堅固，汽車駕駛極難，不過路程是很短的。所謂溫泉者，並不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泉水，因爲這裏根本就沒有山。這裏的溫泉，是從地上噴出來的，一共有五六處之多。附近有兩間小屋，置備鉛桶浴盆，看情形未必能取水沐浴，僅可在此田舒間，取一些水洗洗脚而已。

返澳門後，時已中午，尙有餘暇，仍乘汽車繞游全澳。

澳門的房屋，外表漆成各種淡雅的顏色，掩映在綠樹濃陰中，異常美麗。孫哲生先生在澳也有一所住宅，鐵門上有靑天白日的黨

徵。

葡萄牙人雖然以煙賭政策來取取中國人的金錢，可是近幾年來，全世界遭逢着不景氣的侵襲，澳門又何能不受影響呢？煙賭的收入，現在一年減少一年，葡人無計可施，竟巧立名目來徵稅，譬如電燈也須收稅，什麼也須收稅，但是所得的結果，還是入不敷出。澳門的前途，照這樣情形，葡萄牙人總是不安的。

中國跑狗場在上海被工部局禁止後，以為澳門有發展之望，便實行遷地為良到澳門來努力一番，不過事與願違，現在也實行閉歇了。

午後四時，乘金山輪返港。

第十記　香港游觀

香港是中國南海的一個小島，自一八四二年租與英國後，至今不過九十四年，經英人的毅力建設，從荒僻冷落的漁村，一變而為繁華綺麗的城市，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切都是人為的。現在的香港，從山頂至山脚，無一處不通馬路，即極遠僻之處，亦多是平整光滑的柏油路，香港是已到了無可再發展的時期了，英國現在正竭力經營對岸的九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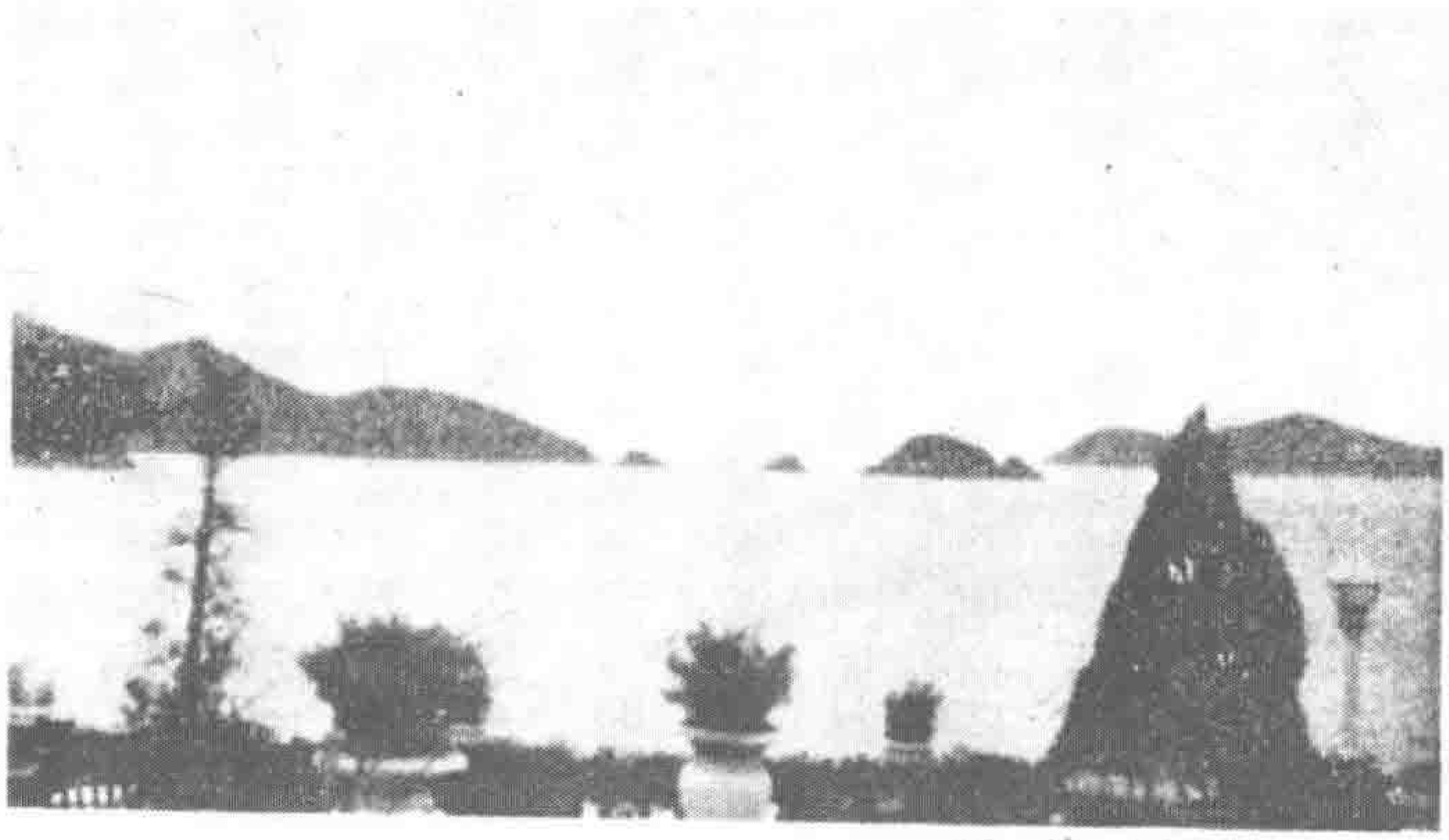
九龍是在一八六〇年由我國租借與英國建築市場，到一八九八年，又將租借地擴展到深圳，名為新界。綜合香港，九龍和新界，在英國人管理之下，是有三百餘英里的土地。

我們自廣州乘廣九車到九龍，下了車，看車站和碼頭的形勢，不能不贊歎水陸交通聯絡計畫的精密。出了車站後，公共汽車雲集，好像每一條路線都以這裏為出發點似的。過海的渡輪，也就在這海濱，當旅客紛紛下車時，渡輪早已停在碼頭，每一個人付一毫港洋，進了轉欄，便走上渡輪去。總而言之，水陸的交通，在這裏是聯絡得極密切了，旅客絲毫沒有受着不便之處。

渡輪的格局，和上海市輪渡一樣，自上午五時到晚間九時，每十分對開一次，夜裏一時又多開一次。更在早中晚上落辦公房的時間，因往返者多，每五分鐘各對開一次，這樣香港和九龍的交通，從早到夜，幾乎時時刻刻有渡輪，可謂便利達於極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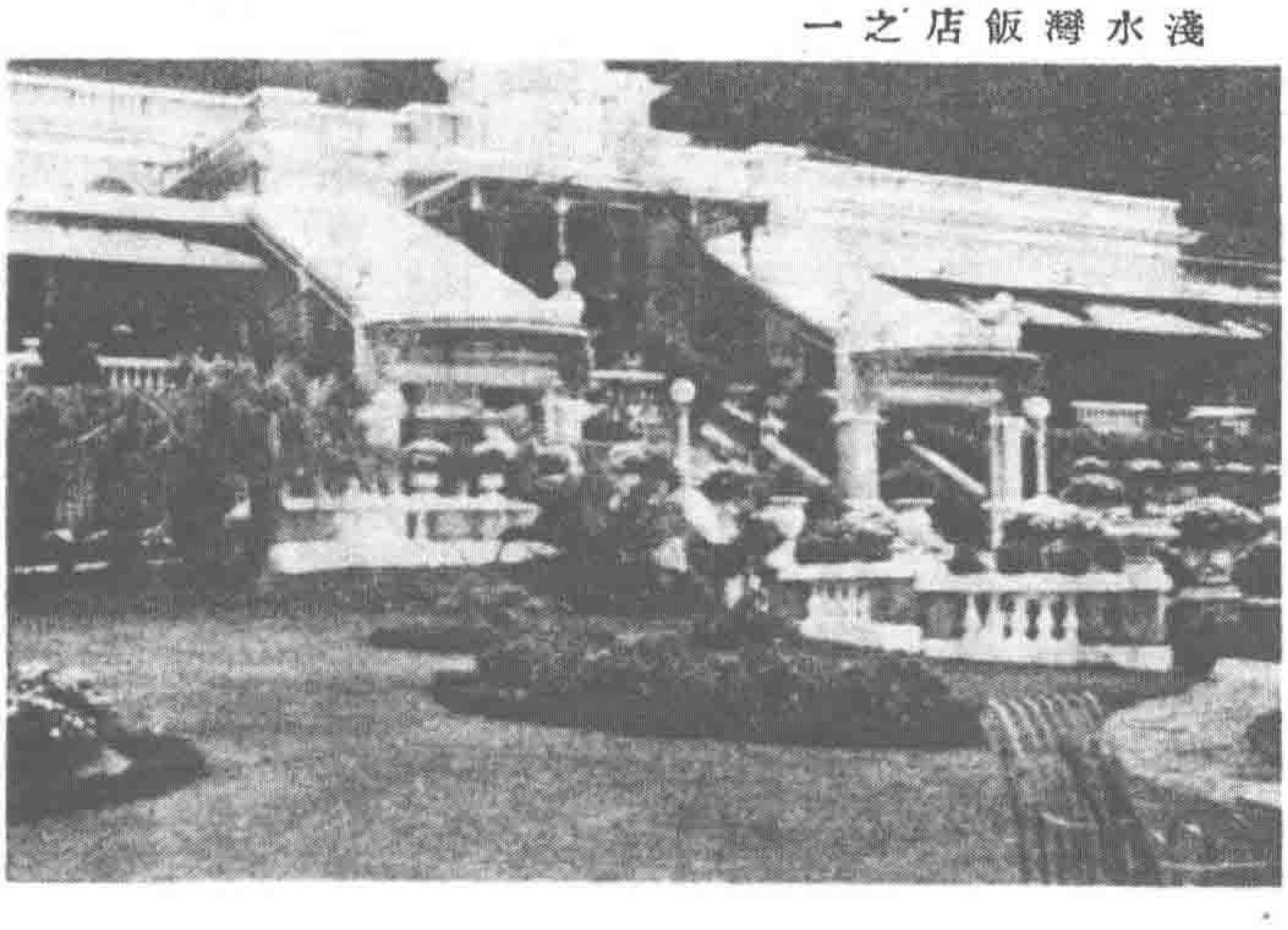
我們到香港後，便乘爬山電車，到山頂去看夜景，由旅行社彭致祥君導引。爬山電車是用鐵纜絞上去的，上下同時對開，同時停靠，上山的車到了山頂，同時下山的車便也到山脚，因為鐵纜互絞，兩車實有連帶關係。自山下到山頂，不過五分鐘的光景，絕對沒有危險，更沒有害怕的必要。我們上到山頂，天空有薄薄的微霧，山下的燈光，像一點點的星，躲在雲霧之間，似明似滅，美麗的景色，因天公不做美，竟然未能領略。這一千八百尺的高山，名叫域多利，又名扯

旗山，不過所扯的旗，是英國的米字旗而已。在山頂上，不許中國人居住，據說何東爵士原有一住宅在山頂後來經英國政府的商請，把半山的一宅洋房和他交換在何東爵士本來沒有問題，也就答應了。


淺水灣遠望

香港本來是一個小島，範圍極狹，山下最大的馬路，不過三條，就是皇后大道，德輔大道和愛德華大道。路旁多是高大的洋房，屋基已接連山腳，至於再後面房子，已經是山地了。在幹路中，有許多很短的支路，上高下低，或者做成一層一層的石級。香港雖然車輛極多，往來便利，但老於香港者多喜步行，因為穿行小路，比較乘車尤為便捷。有一次，我從思豪酒店到上海銀行和旅行社去走了一段路纔到，第二次彭沈兩君來也是和我同到上海銀行，從思豪出發他們只須走進一座高房子，穿出一條小路，上海銀行是已經在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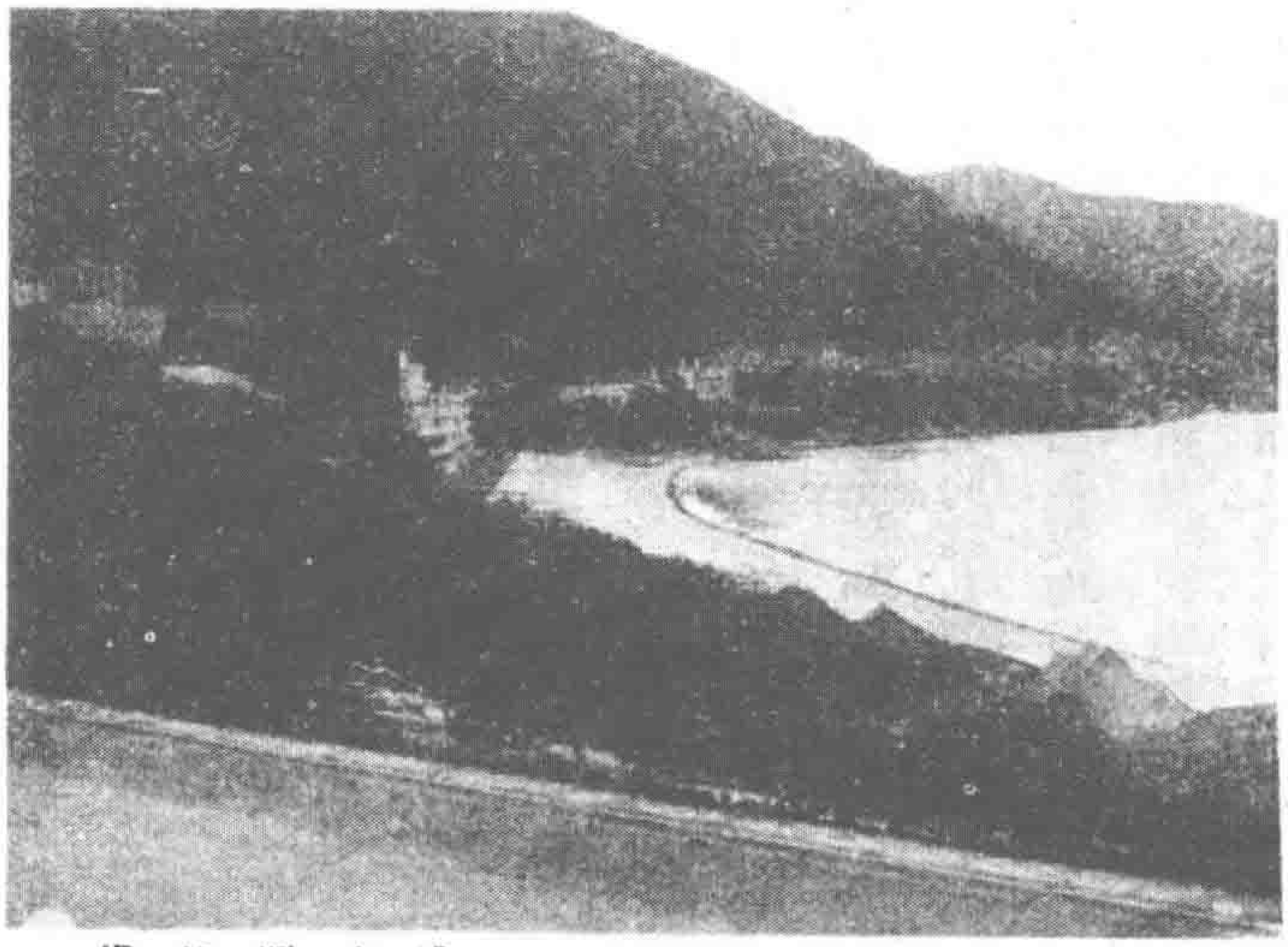
其實這裏的交通已無遠勿屆兩層樓的公共汽車，在路上疾馳著，只須化一毫港洋，便可高座在上面走遍這條路綫的全程了。至於出租汽車，則沿途隨時可僱，每次最少四毫，車上裝有一計程表，上車時，車夫將表一按，立刻就跳出四毫的字樣來，大約四毫的代價，可坐汽車廿分鐘，此後看時間的多少，車費逐漸增加。這種汽車的車牌上寫明是 Public Vehicle，並且有黃色或紅色的邊，所以一看卽知，上車時無庸和車夫講價的。

淺水灣飯店之一


香港的旅館，在鬧市中的有香港大酒店 Hongkong Hotel 和 Gloucester Hotel 都是規模很大，內部裝璜，和上海的華懋差不

二六一一九二

多、在淺水灣方面有 Repulse Bay Hotel，背山面海風景極佳，至於九龍則半島酒店 Pennisula Hotel 可以和香港大酒店相頡頏。我們所住的思豪酒店，是中國人開的，房間寬敞中西飲饌，也很精美，所以生涯不惡，並且房金很便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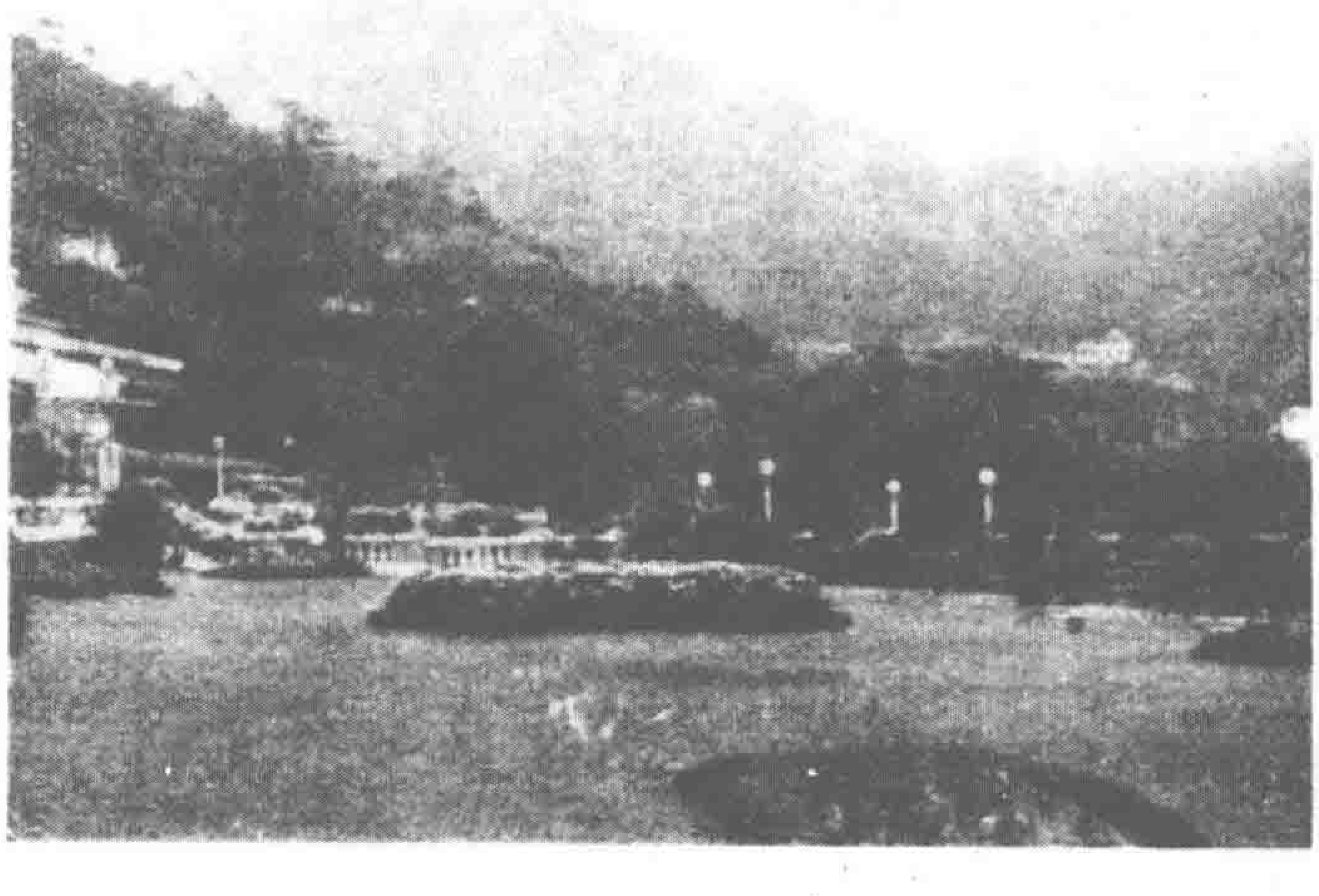


淺水灣浴場

每一個人初到香港，總想買一點便宜東西，因為這裏是自由港，各國的貨品，是不抽稅的，所以價錢也就便宜了。但是金價時有高低，港洋折合滬洋，也出入很大，並且討價還價之間，相差極鉅，非有熟人引道，難免上當。

『不二價』這三個字在香港是完全失效了。無論在中國鋪子，或者外國鋪子。規模大的或者小的商店，總有討價還價的必要。普通的日常用品照碼洋可以打一個八折，倘使有熟人，還可以格外從廉。先施，永安，和大新三公司，我們都去買過東西在櫃檯上和店伙討論價格，他們一面搖頭歎着不景氣，一面拿算盤計算成本，如果不虧本的話，也就賣了。除了三大公司以外，尚有一家中華百貨公司，規模不小，搜羅的東西也不少。其餘印度人所開的絲綢店，到處皆是，絲絨和綢，總有千百種花樣陳列在櫥牕裏，店裏僱着女子，殷勤招待，竭力為僱客設計，賣成以後，並可於二十四小時以內將衣服做好。不過印度店的價錢，高低相差甚鉅，譬如定價六毫一碼的絲綢，如果還價得法，準可以三

淺水灣飯店之二



毫一碼成交。

現在香港也受不景氣的影響，市面上日本貨充斥，無論那一件東西任憑怎樣去研究總沒有日本貨的便宜各國的商人簡直無法可想。香港政府的收入也是入不敷出，每年總要從英國匯鉅款來接濟，香港也到了嚴重的時期了。

這裏普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借一個樓面或者租一兩個房間像上海衖堂房子，每一家有單幢房子住，在香港是絕對沒有這種福氣。好在香港的天氣，沒有祁寒酷熱，白天在外面做事，晚上囘來一睡，空閒的時間，有的是茶室，儘可以在此中盤桓歲月，不但香港如此，就是廣州亦然，其實仔細一想，我們都是天地間的過客，講究居室之美，夜眠還是七尺，看透了一切世間事不過如是而已。香港既然無可發展，於是一般人便搬到九龍去住。九龍有許多新建的外國公寓 Apartment，佈置得精雅絕倫，愛靜的人便於此間租小樓一角，好在過海渡輪，往返不絕，和住在香港簡直設有分別。九龍還有許多精美的小洋房，沿着海邊，我們在廣九車中可以看得到的，淡灰色的房屋，門前長滿了花草，一派幽靜安閒的樣子，儼然是世外桃源，這些住宅，是屬於布爾喬的。



香港一角

我們到香港後，氣候可眞暖了，卸下了笨重的大衣，行動輕鬆得多，天氣是晴朗的，到處感覺着南國之春。在萬分悤忙中，抽出三小時的光陰，在這島國環游一週。當汽車盤旋着柏油馬路上山的時候，我們都驚歎築路工程的浩大，像這種濃陰四覆，平坦幽靜的大道，如果不看見海，誰都不相信汽車是在離地千尺的山上經行。

我最愛淺水灣了！在淺水灣飯店的長廊上，望着明靜如鏡的海水，和蔚藍的天空，四周靜悄悄地，一點聲息都沒有，整個的心靈，是在碧海青天懷抱之中。尤其是飯店前一片廣大的草坪，綠得令人愛煞，東北角上有一段花棚，上面都是垂着一束一束的黃花，處處顯出濃豔的春光。小樓露臺上，坐着一位英國老者，頭髮已上了霜，他凝望着海，那一副似睡非睡的樣子，是為春光所醉了。

二六—一九四

淺水灣飯店的下面，是海水浴場，更衣的小屋，佈滿在淺灘之上，在夏天的時候，這裏游泳的熱狂，是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香港游泳的地方有好幾處，不過以淺水灣爲最佳勝。我也曾去過青島大連，總覺得匯泉和星个浦是雄曠，那裏趕得上淺水灣的明媚？

我們離別香港的那一夜，承歐偉國先生招宴於金龍酒家，飯後坐着歐先生的汽車過海，由彭致祥君陪伴。過海的渡輪，大得像一座棧房，同時可載十幾輛汽車，人便坐在車上，這隻渡輪因爲太重的緣故，所以行駛得很慢，但是也不過化了二十分鐘的光景，便從香港把汽車駛到九龍的岸上。

香港的夜景，是要在九龍看的，當我們立上渡輪碼頭上向香港望，燈火滿山，從堤岸散佈到山頂，好像幾千萬顆的繁星，是在吐露着光芒。英國詩人說香港的夜景，是鑲滿寶石的王冠，散着星兒的仙島，在九港遠望，是的確有這樣的氣概。我們在碼頭上竚立了多時，對香港的夜色，大有依依不捨的心情。

九龍的地方，是廣闊極了，汽車繞行了二小時，在夜色昏沉中，看不到什麼，車中聽彭君的談話，知道這裏還有一個九龍舊城，當初闢作租界時，中國政府無論如何要保留這個城，現在城的外面，都是馬路，城內還是保留着幾百年前的景象，居民也日見稀少了。

英國人在九龍最近闢了一個飛機場，是靠着海的，我想萬一大戰爆裂時，這裏一切的一切，是無從懸揣了。

九龍現在忽然發現了虎踪，據說有樵婦九名，被虎狂追，幾爲所噬，這是第一次。我們到港時，老虎再度出遊，是養雞場裏兩個園丁所發現，猛虎正在張大其口，準備向雞襲擊，後來看見了人，便向山邊的路跑去，當時九龍警署接得報告，便立刻由警署幫辦會同英印警士等組織了一個臨時獵虎隊，帶了長短的槍械在山路上搜尋，結果老虎已不知去向了，只發現了野獸的足跡，有六英寸長，四英寸闊。這時九龍方面個個談虎色變，好像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後來回到上海後，又從報上知道老虎三次出遊，並且同時發現了兩只，這是此行中有趣味的一件事。

九龍有宋王臺的古跡，在歷史上極有價值，我爲時間所限，未能往觀，但是嚮往之心至今在懷，現在把趙叔雍君關於宋王台的一段記載，錄在下面：

九龍雖爲荒島，特有趙宋之遺跡；蓋南渡以後，迄於端宗，國勢日迫，寇禍頻仍，不得已而端宗（帝昺）有浮海蒙塵之役，自浙而閩，以迄九龍，六鼇無靈，風雨乍至，端宗不獲已，覓登陸避雨之處，今見九龍有巨石三數，疊架成隙，可以避息，卽同往登陟處巨石間。旣而金元兵浮海又來，始捨此更南，以至崖山，丞相白鷗，同殉國難，千載之下，英爽若憑，皆其過程中之一節，

輒不爲人所知者也。中國四千年之歷史，文學敎化，無過趙宋，乃獨以權奸誤國，遂失其祚，一治一亂之道，有非理解足以窮者，要當歸之於刼運而已。現茲巨石依然，王孫幾同陌路，仙源一脈，何日再與會洊風雷，振奮以相待乎？巨石之外，圍以繚垣，前有牌樓，士人謂之宋王台，西人於存古之道，亦足尙已！山路陂陀，直達石次，遊人憑弔，絡繹不絕，亦足見澤溉之深長。特石旁但有題字，未見名人劖刻，余悤猝間氈椎不備，亦但徘徊不忍去，而終於一去，並倩同游者飭人來爲攝一景，以資矜祕。從香港坐傑佛遜總統輪回上海，舟中無可記載，但是海行愜適，一無風浪，精神上極感着愉快的。（完）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輔助地方建設
促進社會繁榮

行編并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加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方岩紀游

蔣維喬

十五年二月四日，晴，六時起，三刻，與伯岸分乘人力車，赴金武永汽車站，過東門，渡義烏江浮橋，到站登汽車，車中乘客擁擠。七時二十分開行；八時四十分到永康。金華至永康四十七公里，須換車至方岩，卽在茶蓬待車。適有方岩程振興飯店接客者來招呼，遂以行李付之，幷託買票。至十時，汽車始開。乘客更擁擠。蓋新年中方岩胡公廟，亦有香市，多進香之客也。至世雅本宜換車，今日適無車可換，乃逕開方岩。十一時，到岩下村。方岩諸山已在望。金華諸山多土，峯巒皆尖銳；永康諸山則多石，類皆平地拔起，峯巒或圓或方，此其不同也。步行半里，至程振興飯店，乃新建之三進樓房，中有大廳，客房數十間，被褥新潔，此則與陳君萬里之言不符，陳猶據昔年之經驗而言，今則不然。余等擕此臥具，反爲贅物。蓋程振興有老店新店，老店係舊屋，此新廈乃去年所建也。岩下村民皆程姓，因胡公廟春秋香市極盛，各房頭皆招待旅客，無慮數十家，皆築三層高樓，客多時，尙有人滿之患。招呼皆極周到，膳宿費則不開賬，隨客意酌給，蓋以旅館參用寺廟之制也。余等到店後，主人躬自招待。先供茶點，次進藕粉，次麵，及午飯，則酒肴雜陳，羅列滿桌，余等祇二人，不能多食，堅却之，然續進至十二碗之多，殊覺暴殄天物也。

五峯

十二時，乘肩輿出游，向西行半里餘，抵胡公家廟，本係壽山寺故址，在固厚峯石洞中，其前有樓，樓上本有平臺，今圮。洞額尙存硃書兜率臺三大字，相傳爲朱文公書，已磨滅不甚可辨。復沿山麓上行，則五峯並列眼前矣。五峯總名壽山，在方岩北三里，石壁峭拔，南西北三面環合，曰固厚峯，瀑布峯，桃花峯，覆釜峯，雞鳴峯。固厚偏東，桃花，覆釜，雞鳴三峯偏西，瀑布居中。而五峯書院，位於瀑布峯下岩穴深處，新建正樓三楹。余等登樓，憑欄遠眺，心胸豁然。測其高爲七百英尺。院建於明正德間，中供朱紫陽，呂東萊，陳龍川，呂子陽，王陽明諸先賢牌位，蓋宋淳熙間朱呂陳呂均在此講學；明正德間，石門陳松等，又在此共暢陽明良知之學也。樓有客房，可以住宿。院西復有麗澤祠，學易齋。峯本以瀑布得名，瀑之下游曰龍湫，冬春水小，瀑布不得見也。

方岩

一時，往方岩，行約五里，抵山麓。方岩距永康縣四十五里，四面峭壁如削，惟其南通一道。由此上升，至山半則路絕，疊石爲盤道，曰石步磴，又架石爲橋。將至頂，有小亭，碧瓦紅牆，聳立高空，曰步雲亭。亭下有羅漢洞，自亭而上，石磴曲折平坦，凡六七曲，而抵峯門，乃兩

石對立依石架爲門者。自門入，則地勢廣平，約數百畝。有市街，皆酒飯店及售香燭玩物者。街後臨池，池廣畝餘。池上有廟，曰赫靈，即俗稱之胡公廟。每歲春秋香火極盛，進香不獨浙東各縣人民，且有自閩遠來者。余等從市梢過石橋至廟，則橫額爲廣慈寺，前臨廣池，後倚巖腹，凡三進，丹雘甚新。殿中有胡公像，赤面長髯，其後則有釋迦像，此外觀音像神仙像諸天像，海神，夢神，文昌，財神，應有盡有，混雜一起。進香之男女老幼，磕頭禮拜，莫名其妙。蓋赫靈廟本祀宋侍郎胡則，侍郎少時讀書此岩。既仕，嘗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錢。邑人德之，立廟以祀。其後屢獻靈異，水旱疫癘，祈禱輙應。宣和至寶佑，累加封贈焉。廟旁舊有廣慈寺，廟久而圮，遷侯像於寺中，寺僧利其香火之豐，兼攝廟祝，遂無復有議修胡公廟者，致胡公像反端拱於釋迦之前，而成此不倫不類之祀典也。廟左有玉皇殿。余等由殿後登岩頂，測其高，一千二百英尺。凡香火鼎盛之廟，廟外沿途皆有無數乞丐，向人索錢，斷足瞎眼爛腿者，觸目皆是。甚至岩下村民，見客過，亦必伸手索錢。余昔至普陀，九華，皆見此等景象。乃與伯岸各攜銅元數十枚，隨手施之，以免纏繞，彼等皆以爲香客，而不知是游客也。

靈岩

二時半，自方岩循山脊下，南上高山坡，右轉而西，向靈岩行。道旁山巒，聳出半空，類皆上闊下窄；其麓則森林茂密，綠竹間之，連緜數里不絕。過西川應，是地居民皆應姓，亦有房頭，留宿香客。三時，抵岩後，居民數十家。過石橋，再西南折北而抵靈岩。自方岩至此十五里。靈岩距縣四十里，亦峭壁拔起，與方岩相似。有福善寺，隱於岩洞中。自遠望之，岩層斑剝，燦若畫屏，殿宇一角，黃牆白屋，與綠樹輝映，此景絕妙。一入寺，則香烟迷目，反覺乏味。余等自岩之南，曲折而上，及抵洞口，已三時半。洞甚奇，石層穹形，上覆如廣廈，南北相通，志稱廣五丈，深二十餘丈。福善寺依洞建築，隔洞之南北，爲前後二大室。於南口建地藏殿，而門則開於洞內。洞內右邊，築短牆如永巷，即爲寺之後門。余等自此巷入，巷盡，即洞之北口。有大雄寶殿，依洞口支木爲之，並不須建屋。其前則有屋五間，爲金剛殿，殿右有小樓，供八臂觀音。登樓一覽而下，循金剛殿西出，乃寺之正門也。額曰福善禪寺。寺僧邀至正殿旁，啜茗進點。稍坐，復由殿後燃燈而進，黑暗多風。一左轉則又光明，有觀音送子龕，其對面即地藏殿，殿懸大鐘，余等登山寺，所見殿宇一角，但聞鐘聲而不得其門者，即此也。靈岩高七百五十英尺，亞於方岩。四時，由靈岩回。去時循山嶺而下，歸時則由山下大道行。五時，回振興飯店。盥洗畢，即進麵點。晚膳肴饌更豐，主人親自酌酒，大盤大碗，至十六碗之多。伯岸云：「以兩人吃十六大碗，生平第一次也。」堂內外高燒紅燭，門內懸大紅紗燈，大廳列席十餘桌，儼若喜慶。更有鬻歌者，攜絃索進店，向客人兜攬取樂。余問店

中人，何故燃燭？則云：「廟中進香者多，燭甫燃，廟祝即取去，日積可數十斤，以廉價售於村人，故家家多用燭也。」程振興飯店，在此間規模最大，春秋香市盛時，住客多至六七百人。派往鐵路汽車各站，接客者其數多至三十餘。新店前有石橋，可通至舊店。晚間在橋上看月最宜。惜是夕有雲，月色不明耳。臨睡，店人又進桂圓湯。是夕睡甚酣。

五日陰，晨五時起。以店中不開賬，付給十元，主人則又送禮物。六時半，出發赴汽車站，主人親送於門外。抵站，汽車尚未開，站內之鐘，遲二十分。車小客多，余二人勉强得坐位。及八時，抵世雅。而世雅之車早至，將開動矣。匆匆購票，已無坐位，余與伯岸，祇得站立。甫開行，伯岸瞥見渠之衣包，爲他客誤取而去。大呼停車，獨自下車追失物。此包裹中非他，即伯岸以兩毫購得之鷹潭罐也。汽車依舊開行，賸余一人站立，且兼管四件行李。幸中途一人下車，余方得座。九時，到東陽。有程振興接客，爲我招呼行李，在清華飯店稍息。私念今日等候伯岸，祇有在此住宿矣。忽站中人來言：「世雅站張某有電話。」急往聽之，則伯岸也。其云：『包裹已追得，但須遲二小時方得行，囑我先回杭州，在清泰旅館約會。』余即於九時半，換乘汽車赴義烏。十時，到義烏車站。距火車開行，尚一時餘，亦由飯店接客，招呼至協興菜館，啜茗休息。十一時二十五分，乘杭江車，赴江邊。此時已微雨，在車中午膳。杭江車機車不靈，既常誤點，管理又欠妥。車中注重衛生，廢去手巾，客人飯畢，一律用紙，是也。但有客人喜用手巾者，則有衛生手巾，取費五分。余食後，向廚役索紙，渠不問情由，遽以臉盆手巾進。手巾用紙封套之，上刊明「衛生手巾每用一次，祇取洋五分，」似乎極廉者。乃取巾視之，則白巾已成黑色，比吾家之抹桌布，尚覺不如。噫乎！竹槓而已，衛生云乎哉！三時五十分，到江邊。斯時雨甚大，冒雨渡江，鞋襪盡濕。遇清泰接客，命取行李，雇汽車至旅館。是日甚疲。遂在館中理髮洗澡，九時即睡。

六日，昨夕大雨，今晨竟放晴。早晨起身後，擬至湖邊小坐。九時半，忽伯岸至，計時可早到，蓋杭江夜車，昨夕又脫班二小時也。伯岸爲鷹潭罐而中途下車，在義烏坐待，風雨交加，半夜登車，受累非淺，而壺之環已折斷。若如余者，則必聽之，決不追也。余欲探孤山梅訊，遂與伯岸偕出。沿湖步行，將至蘇隄，乘人力車到孤山，則梅花因天寒，尚含苞未放，茶花則盛開，美麗悅目。繞山後過西冷橋，至博物館，瀏覽一周，已十二時。飯於太和館。飯畢，偕訪盧君鴻滄，盧年八十，適有小恙，正在午睡。遂與伯岸登其屋後之小山，山有圓頂高樓，由螺旋鐵梯而上，則圓屋中四面張油畫，爲極樂世界圖。觀畢下山，盧君已醒，招入書齋，稍坐即別出。乘公共汽車回旅館。下午，至中國旅行社，購赴滬車票，回旅館休息。四時半，與伯岸別，赴城站。乘五時五十分快車回滬。十時到，即乘汽車回家。

益陽遊記

余楠秋

我雖然是湖南人，生長在長沙，但是除掉長沙之外，湖南有許多重要的城市和著名的地方，我都沒有去過。湖南的風景，有許多地方，確是比江浙一帶的名勝還要超越，可是因爲交通不便利，人民又不大歡喜遊山玩水，而宣傳方面的工夫，又是完全不注重，結果是湖南有很多名勝，竟沒有人注意。南嶽是素來聞名天下的一個名山，從前湖南人也不過去朝香拜佛而已，很少有人去專誠遊玩的。本省的人尚且如此，外省的人自然更不會前去。近年來湘省政府銳意經營這個地方，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山上，也有馬路，另外設南嶽管理局以便旅客；因爲這個原故，南嶽纔能吸引許多遊客。但是除掉南嶽呢，別的地方，仍然有沒有注意到。我於去夏因湖南大學的邀請，在長沙住了半年。趁這個機會，遊歷了一些地方。益陽是湖南的一個重要城市，地方富庶，人烟稠密，我就選了這個地方去遊一趟。而不料這個地方，不獨是一個有名的城市，並且還是一個風景優異的處所；所以我特地寫出這篇遊記，以供愛好遊歷同志們的參考。

這次與我同遊的，有舍弟鹿門夫婦。我們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三日自長沙乘公路汽車出發。長沙的公路汽車站分幾處；去南嶽和平劉一帶的，都在省城小吳門外的總站上車；去益陽常德的，要過湘江在河的西岸的一個車站上車。湘江靠長沙的一段，有一洲名叫水陸洲，立在江中，把江水分開做兩道。旅客要去河西，還得要渡過兩道河，纔能達到對岸的車站。第一班車，照例是九點正開駛。我們因爲恐怕過河費時，所以起身很早。七點半由家中出發，至大西門外的汽車站上買好了票，票價從長沙到益陽是一元七角五分一張。車票買好之後，就到江岸碼頭，乘公路局預備的汽油船渡過第一道河，到水陸洲，下船步行。因爲江水到冬季退落得很，沙洲上很要走一些時；加之是日往河西去嶽麓山參加張輝瓚骨葬禮的人，都坐公路局的船，以至船上擁擠不堪，走過沙洲時也很慢。過湘江第二道河的時候，鹿門夫婦竟被擠出沒有坐到汽油船，另外僱一隻小划船渡過去。幸而是日天氣晴和，風平浪靜，無論過河走路，都很舒適。汽車照班期是應當九點鐘開的，但是因爲人多車少，一部可以坐四十個人的車輛，已經被先到站的旅客坐滿了。這第一部車總算是按時開駛。剩下的旅客，還有三十餘人，路局於是再調一部可以坐三十二人的車輛來站。但是這部車子，關器上發生了一點小毛病，須待修理；我們一直等到這部車子完全修理好了，纔由車站出發，可是已經到了十點一刻了。湖南的公路，修築得非常堅固平坦；汽車行駛在上面，尚沒有顛播震搖之苦。不過沿途塵

土飛揚，而汽車的窗牖，又常破爛不堪，風吹進來使人坐在裏面頓覺寒氣刺骨。加之汽車裏面，旅客們手提的行李，推塞得差不多不能插足，坐在座位上，簡直要想轉動都感覺得不自由，實在是不舒服。但是窗外的風景和旅客們的談話，還能使我們忘却旅途的困倦。汽車坐了一個鐘頭的光景，就到了寧鄉。寧鄉也是一個湖南比較大點的城市；我們因爲汽車停的時間很短，所以沒有下去看。車停了五分鐘，上下的客人也有幾個。大家坐定後，車又出發前進；再走一個鐘頭，就到了益陽。從長沙到益陽，公路汽車站口並不多；除掉寧鄉之外，其餘就只有一兩處，汽車稍許停停而已。

益陽城是靠着資江而立的。在汽車將要到益陽的時候，我們須得要下車，渡過資水，纔能達到城裏。我們隨着汽車，坐一隻運車船，一同渡到對岸。到了對岸，原擬隨便走走，看看街市，再找一個旅館休息。不料道途浸濕，滿地濘泥；有些人家的屋上，還鋪着寸片的雪，冰雪經陽光晒着溶下來，滴了滿街，不能行走。我們於是不得已，僱了三輛黃包車，逕向養性花園出發。養性花園，據說是益陽最大的旅館；上等的旅客，總是在那裏歇足。我們的車子，走了一刻鐘左右，就到了養性花園。這個有名的旅館，是設在二堡後街。益陽城是分爲三堡，即一堡，二堡，三堡是。這三堡是聯貫的在一條十餘里長的街道上，完全濱着資水。三堡中間，以第三堡爲最熱鬧，益陽的古城，也在那面。養性花園，位置在二堡後街，總算是鬧中取靜。我們進了旅館，經茶房的引導，上了樓，開了兩間最大而又最貴的房間，價錢是每間一元二角一天。這兩間房是在一個大廳的兩旁。這是後樓，樓上也就只有這兩間房子。這個後樓是濱湖而立的。我們從房子外面的走廊上，望着湖水和田野，以及遠處的山岡，已覺有些詩意；加之這天風和日暖，坐在這個幽靜的旅館裏面，誠是意外的舒適。

當午飯開來的時候，我們就問茶房，益陽有甚麼著名的地方可以遊玩？據茶房的回答，在那裏並沒有可遊的處所，從來也就沒有專誠去遊的旅客。我們指着對面的山岡，問那是甚麼地方？茶房經我們這一問，到使他想起一個有名的處所。他說，出城五六里的地方，有一個外國人經營的村鎮，叫做桃花隴，很是好看。我們說要看風景，不要看洋房；他回說，除桃花隴以外，他就不知道甚麼地方了。我們不得已，只好僱了三乘轎子，隨即出發去看桃花隴。轎子的價錢，講好包到黃昏時候，每乘是一元二角。這三乘轎子，可也就驚動了益陽的居民。因爲這種事情在城中也算是稀有的；所以過街的時候，街上的人都駐足而觀。我們的轎子停在資江的北岸；我們再僱兩隻小划船，把我們和轎子一同渡過河去。我們到了對岸之後，仍復乘轎前進。

從益陽到桃花隴，距離只有五六里光景。轎子順着汽車路走去，

甚覺平坦。沿途的風景却也不錯。在沒有到桃花隴大門之前，首先觸入我們眼簾的，是一所高大的西式房屋，窗戶很多，前面並且有一個球場；我們問問轎夫，據說那是一所大學。我在教育界多年，到從沒有聽見過益陽有一所大學。進了桃花隴大門之後，纔漸漸地打聽清楚，知道這是信義會所辦的。信義會是由挪威人主持的；他們遠在十餘年前，就看中了這塊地方，將牠經營起來很費掉一筆鉅款。他們所設立的，有信義醫院，信義大學，和信義中學。信義醫院辦得非常發達，因為他們診病取費低廉，有時完全施診，益陽附近的許多居民，都到那裏登門求治。裏面所設的療養院，分兩部份，有男子部與女子部。房屋清潔，空氣新鮮，山景尤覺宜人，的確是一個很好養病的地方。裏面的一切，仍由挪威人管理，他們住在醫院後面的洋房。我們走進這個山村時，看見了好幾個年青的外國女子站在大門附近，想必就是他們的女孩子。我們沒有找着嚮導，自己在樓上樓下及四週看了一遍；在一個小廳裏面，還看見一隻聖誕節的樹，樹上掛着許多鮮豔奪目的小晶球。他們醫院裏過聖誕節和新年的時候，必然另有一番熱鬧的情況。當我們由醫院走到中學去的時候，我們遇着一個挪威女人，年約四十餘歲；我和她講英語，問她的路；她指示了我們應當如何走法外，並且說那裏現在不屬她們所管，請我們自己隨便去參觀。我們深為詫異。再向前進，看見一所很精緻的房子，仔細觀察，恍惚是一個俱樂部的樣子。走出門的時候，碰着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小孩；我們問他的路，他說他可以陪我們去參觀各處。他名叫饒子寬，現在進信義初中三年級；他的父親是在信義醫院當醫生。他告訴我們，我們所看的是小學部，還有盲啞院在附近。我們跟着他，看了盲啞院，有許多瞎子正在裏面織布，有些則有廳裏彈琴說書，聽衆也是瞎子。出盲瞎院後，我們又跟他到信義女中初中部。聽說女中開辦不久，僅招了一班，學生不過二十餘人；男中則有二百餘人，但是也只有初中。男女兩初中，都是中國人做校長。在先本來都歸外國人管理，不過在國民政府通令把教會學校取締的時候，挪威人也就自動放棄他們已成的事業，而交與中國人去辦了。饒子寬引導我們去參觀女子初中部，她們正在那裏上課，教員也是女先生，講得非常起勁。她們的宿舍，佈置得整齊清潔。女中的校長名叫林德華，因為該校經費困難，聽說這位校長對於籌款，頗費一番苦心。我們走出女中的時候，已經是四點鐘，覺得時候不早，並且還想找着有風景的地方看看，於是坐轎回去。過信義大學的門首，也曾下轎想進去瞻仰一次，但是大門上了鎖。我大聲地叫，問附近有沒有人？後來還是山背後走出一位穿長衫的先生，他告訴我們，這信義大學，房屋雖已建築，可是沒有正式開辦，裏面的教室，挪威人曾經用作聖經講堂；後來因為

駐兵，兵去後就把牠封鎖不用了。我們看着這樣一所好洋房，沒有把牠作用，大家不免嘆息了一會，仍復乘轎沿來路回去。在途中轎夫告訴我們，靠資江的渡頭有個白鹿寺，裏面很好看，而這寺又爲我們歸途中必經之處。我們頓時感覺興奮起來，因爲由這裏還可以有新的發現的希望。果然如此，我們的希望居然超過我們的預料，在後來找到的風景，誠是令人驚奇咧！

轎子停在白鹿寺的門前，我們走到裏面看了一殿又一殿，裏面的和尙，聽說很有幾百人。廟的規模極爲宏大，恍惚與杭州的一些大廟宇差不多。想不到在益陽這個地方，居然有這種樣的叢林，我們深深地詫異。在無意中，我們看見和尙們正在那裏吃齋；他們都是分食，每人一湯一菜，各顧各的。菜當然是素菜，飯似乎很粗而黑，想來必是下等米。我們看了一會，走出廟門。靠着資江渡頭處，有一座小山，山上有房屋，古木參天，看去風景似極幽雅。我們問轎夫，轎夫說那叫做裴公亭，沒有甚麼好看。轎夫俗人，那裏懂得甚麼風景。我們三人信步走上去。半山中有一歇足的小亭，坐在亭內，朝資江望去，已覺風景優勝。再依石級前進，山道兩旁，都是多年的古木；走到頂上，則有整潔而又清幽的庭院，石山花卉，雅靜無比。我們穿房入戶，悄然登樓，爬到三層樓閣上，四面一望，覺這處的風景，不亞於杭州的西湖和常熟的虞山。因爲資江的灣曲和益陽整個的城市，以及附近的田園，都呈列在我們的面前，就如一幅畫圖。我們留戀了多時，纔下樓回到花廳裏面休憩。在我們坐下的時候，有一個十三歲李姓的孩子，泡壺茶來給我們喝。這時我們正覺得口渴，一連就喝了三壺茶。同時我們又看看壁上所懸的竹聯屏碑，纔知道這裴公亭是唐朝的太尉裴休讀書之所；經後人的經營保護，纔能成爲一個名勝。現在能夠有這樣的整齊清潔，完全是地方人士出貲修築的功績。我們休息片刻，方纔舉步言旋。在我們渡過資江，上轎過街的時候，已經是暮色蒼茫，萬家燈火了。轎夫這次所走的路，與去時不同；他們灣到二堡後街的後面，沿着田邊走去。經過慈善堂時，我們叫他們停着，又走進去看看。慈善堂裏面有座獅子巖，亦殊可觀。天色過晚，我們不便久事留連，只好仍然乘轎回到旅館。這一天的遊程，可算是意外的收獲，非常滿意。到晚上，茶房進房來說，有人要拜訪我。我深覺奇怪；因爲在這個地方，我並沒有熟人，何來賓客呢！等到客進來之後，纔知道他是在益陽中央銀行辦事處任職員的一位譚姓學生，曾經在復旦讀過書的。據他說，他在旅館裏看見我的名字，纔進來找我的。我告訴了他這一天遊程的經過；他留我再住一天，並且說益陽還有一些地方很可遊覽的，如對江的迴龍山，城裏的救濟院，萬壽宮，南嶽廟，文昌宮，以及離益陽六十里地的桃花江，都有可看之處。我說時間來不及，明日或須去寧鄉停留

一天，故決定不再停留在益陽了。他坐了片刻，也就告辭而去。

翌日早晨，我們本來預定趕八點鐘的汽車去寧鄉。不料到了車站之後，汽車不獨不能按期到站，並且還沒有座位可以賣票。我們足足等了三個半鐘頭，到十一點半鐘的時候，纔看見第一班車到站，而裏面竟坐滿了到長沙的乘客。第二班車，據說就沒有了。這時天又下雨，我們究竟怎麼辦呢？在益陽站上候車的客，至少有三十餘人；站長沒有法子，只好打長途電話調車來益陽。聽說費了很多的周折，纔弄到一部十二人坐的車輛。我們掛號的名次本來排在後面；經我和站長打特別商量之後，纔買好了三張車票。我們竟因公路汽車的缺乏，只好把去寧鄉的計畫放棄了。我們在車站上吃午飯。車於午後一時出發，到長沙時，已經是三時了。

動物中食量之最巨者

據德國昆蟲學家之研究，世界動物食量之最巨者，無過於蜘蛛，計晨餐所食四倍於其體重，午餐所食爲體重之九倍，晚餐則爲十三倍，至少每日所食爲體重之廿四倍，如果吾人每日之食量亦爲體重之二十四倍，則估計一日所食，當逾一噸矣。

巨牛

南巴伐利亞屠牲場，近宰一牛，體重達二千八百六十五磅，合一噸又四分之一，較常牛約重一倍，實百年來罕見之巨牛也。

離婚九訟

美國渥海渥州居民普爾康代區夫婦，自一九二九年迄今，先後訴請離婚八次，均因財產分配未能同意而作罷，直至最近第九次訴訟結束，始得正式宣告仳離。第八次請求離婚時，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僅爲一煤鏈，雙方爭持不下，遂告中擱。茲由康代區表示讓步，承認所有財產，悉歸伊夫人所有，煤鏈亦包括在內，但由夫人出美金五百元，藉償藁砧之所失焉。

綜計九次離婚訟案，由女方主訴者七次，男方主訴者兩次，在歷次未准離婚以後，渠夫婦同居，仍和愛如初，亦異事也。

杯酒代價百鎊

亞力山大地方某馬車駕駛員，酷嗜杯中物，每晚必就酒館盡勃蘭地酒一盅，醺然醉歸，自覺樂甚。一日驅車街頭，終日未得主顧，阮囊羞澀，無可呼將伯者，忽憶袋中藏有獎券兩條，遂商之館主，願以其中一條易酒一杯，館主允焉。

數日後，獎券揭曉，該券竟中頭獎，計應得二百金鎊，於是杯酒之代價，乃爲百鎊云。

潑血惡劇

法國前內政部長福羅德，去歲十一月間，爲馬塞納以鮮血一碗，傾潑其面，馬塞納旋被逮，法庭以其侮辱公務人員，作此不道德之惡劇，特判罰三十佛郎，以示懲儆。

東魯八日遊記〔下〕

胡志巖

七 靈巖爽秀最宜人

十日：旅行專車八時四十五分北開，九時十分到界首，因交車停四十分鐘，十時一刻抵萬德站，長吳琴舫為老友次舟先生之介弟，款待之殷，令人浹髓；十一時十分僱驢出發，十二時五分到靈巖，即名方山，山下寺曰靈巖寺，唐三藏曾譯經其處，入寺觀摩古塑羅漢四十尊，工緻自然，神采如活，各具姿態，無一雷同，的是藝術妙品。

院前摩頂松，以玄奘曾摩其頂故名，實一柏樹，而誤稱松者，沿其舊也，今柏高可四丈，蒼勁秀古，信係唐時之物，旁有清乾隆御筆一絕，句云：「是柏謂松松攘柏，謂松非柏柏成松，是非稱謂誠何定，一笑眞敎辨莫從。」碑之反面，亦題一絕，云：「高松西向為求經，般若眞詮泯色形，假使虬枝解更向，定知糟粕是青寧。」西院有辟支塔浮圖，計高八九丈，分九層，余則僅躋第六層，宗之龍猱升其巔。

院前有滴水崖，臥象泉，黃龍泉，可泉等，均不過因形紀勝已耳。

寺西有洞名魯班洞，現已將邃處堵塞，秉燭入洞，深不二丈，李北海靈崖寺碑在焉。

由院折北，經遊曬經臺，巢鶴崖，臥虎崖，可公牀，朗公石，靈關峯等名勝，再下入甘露泉，活水源頭四字，立石於旁。

環觀全景，以幽默閒逸取勝，碧松銀杏，均在石窟中蟠繞而長，尤饒風趣；寺僧分十二房，各有眷屬，飲酒食肉，不持齋戒，今以馮煥章將軍遨游茲山，暫避不出。

下午二時左右，馮將軍出與團體相見，偏向同人握手為禮，並勗以努力於抗日救國工作；馮將軍豐采一似當年，山人均以老先生呼之，蓋亦英雄種菜之志焉。

四時五十分，由靈巖寺回抵萬德，余所乘之驢前失，被掀撲地，幸未受傷，已博同行者絕倒矣！因口占一絕以解嘲：

驢丞當日倒騎驢，只為耽遊逸興疏；底事的盧忘護主，頓教前失併掀予。

下午五時，萬德站長吳琴舫，與任振業，曹擷芹三位，設讌相款，珍錯雜陳，均為三位夫人親手所調，其厚誼更足感焉；席間互觥交促，勸酹逾分，遂使余作玉山之頹矣！補酹以詩。

在萬德車站轟醉補酹老友吳次舟之介弟琴舫與任振業曹擷芹合筵盛款兼謝鼎新扶護上車之盛

相逢客路溯前緣，並世機雲識後先，海錯勞調三婦手，德鄰併作一家筵；玉山頹倒嵇康醉，命轡扶持伯固眠；一覺轆轤三十里，慙無片語報拳拳。

醉後不知車開何時，惺忪中已至濟南車站，下車住濟南車站賓館。

八　江河日下藐愁予

五月一日六時起床，昨日騎驢轟醉後，骨節酸痛，坐談三小時，九時出館，到車站電務段小坐，九時五十分專車北開，約二十分鐘抵濼口，再由濼口前進，過黃河鐵橋，下車步行回南；橋係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所建，全橋長一千八百三十一大步，下撑石脚十一座，中間軌道，兩旁人行道，建築堅固，形勢雄壯，誠津浦路第一偉大工程也。

黃河鐵橋

黃河直瀉九千里，上架長虹一鐵橋，風渡橋欄鳴刁斗，水聲激越雜金飆，倚橋東望塵沙起，知是鯤鵬搏扶搖，西來鶴鶴鳴不已，亦復奮翮上九宵；恨不腋間生兩翅，身與鵬鶴共飄飆，俯瞰萬物陳泱漭，仰視天空轉斗杓，干戈水火不足避，玉闕天庭倘見招，麟鳳游時我亦至，河清可俟歲可饒；一瞥乍驚仍故我，水流東逝但迢迢！

九　趵突泉之瓏玲活躍

十一時三十五分，車由濼口回濟，十一時五十分靠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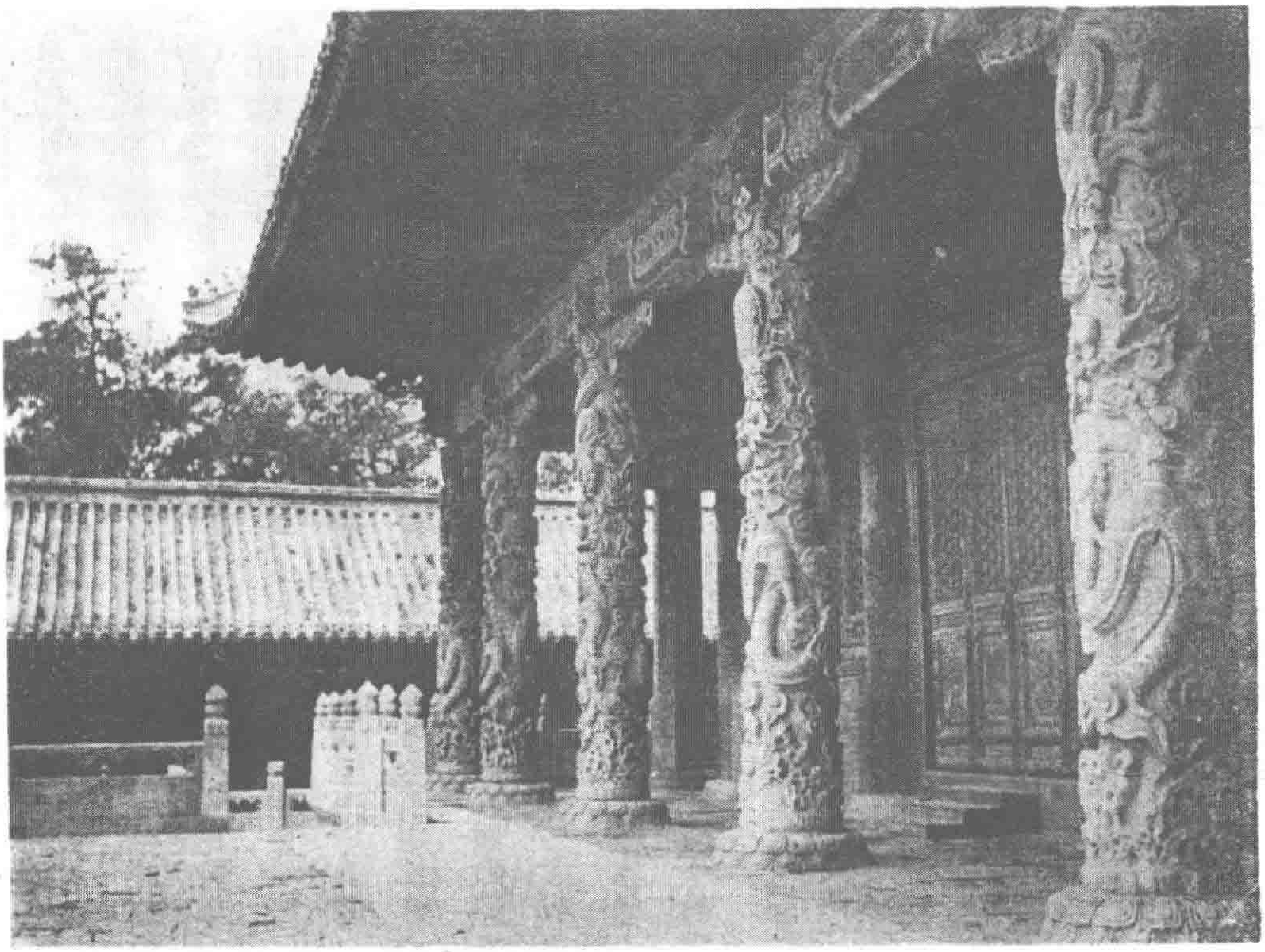
車站賓館經理王月博先生邀讌，食畢已二時十分，即偕許映軒余鼎新前往山東省立圖書館參觀，館內陳列歷史古物甚夥，以唐三藏時之抄經晉韋子平碑爲最名貴。



至聖陵

三時僱船，同游大明湖，先至歷下亭，即杜少陵宴李北海處，亭門一聯，用少陵贈北海原句「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十字；次第游匯泉寺，北極閣，登濟南城牆馬路，再次游張公祠（清巡撫張曜諡勤果，以平亂治河有功於齊魯）李公祠，鐵公祠諸勝。

五時許，由大明湖僱車到趵突泉，即在圕春樓茶館凭欄閑眺，兼



聖廟石龍柱

聽鼓孃唱書。

趵突泉左右各三，左池成品字形，右池成一字形，噴形或如水精饅，或如白玉峯，汩汩之聲充耳，濺珠漱玉，活躍可喜。現加人工裝飾，另二泉自圓銅鼎起噴。

趵突泉

濺珠漱玉散寰中，活躍琉璃造化工；七十二泉名第一，匡池湧出水精宮。

茶室中有昌陽寄叟贈鼓姬長句一首，頗清豔可誦，錄之如下：「文姬艷質擅風姿，玉樣容華雪樣肌；繡口自然工笑語，嬌顏不用買胭脂；江干有客呼桃葉，陌上何人納柳枝；只向旗亭謌一曲，羅虬詩就贈吳兒。」

七時回車站賓館，承電務段長袁開宏，副段長王鴻儀，車務段長孫長豐，調查股主任曾松齡，總段辦事劉培芳，濟南站長王北强，調度員傅達等七位合筵邀讌。

夜偕許映軒及鼎新赴採買場巡禮一週，仍上樓聽鼓書，十二時就寢。

十　舊恨新愁聽鼓詞

五月二日，今晨預擬遨遊距濟七十里之龍洞，乃諸人倦態未復，無一應者，議遂寢；許映軒先生即於八時二十分車往河

北平原訪友。

八時四十分，余則一人再往圖書館，瞻覽名人書畫，十時左右，與鼎新同往齊魯大學貼近之廣智院，院爲教會所創，書畫標本時品古蹟，充滿於其中，雅俗共賞，觀者如鯽；內如世界河流長短比較表，山嶺高矮比較圖，人種分播圖，文化沿革圖，與夫羅馬之莊嚴，希臘之古潔，瑞士之幽隱，紐約之隆盛，巴黎之繁華，以及人種強弱，衣飾嗜好等等，各以極精緻之模型圖繪表示，最足啓發心智；（長江居世界河流第四位，長九九六〇里；黃河居世界第六位，長八四〇〇里；崑崙居世界第三位，泰山居世界第七位。）至若勸世警俗者，則如衞生，造林，築路，治河等，既具科學之功能，復饒藝術之興趣，以名廣智，誰曰不宜；沛寧石刻孔子見老子，與周召輔成王畫像，亦不易覯之珍品也。

午零時二十分，出廣智院，至商埠緯四路又一新濟館午餐，餐畢遊濟南進德會，略觀動物園，古物室等地，雖闊敞，而部署欠周，折往大觀園鼓書場品茗，聽書，想像舊情，不能感無因成長句：

聽鼓書有感

偶隨公子青騮至，且喜姬兒白妞同；自分章臺會走馬，敢誇燕市識豪驄？楚歌取樂尋常事，魯酒澆愁頃刻中；今日眼前浮影在，可堪棖觸舊情衷！

六時許，約楊庭蘭，余鼎新，同至卍字橋文陞園晚餐，拇戰取快，輸則罰一觥，楊君工指數術，余竟爲敗兵之將矣，不能多飲，謝之以詩：

溫酒談兵恰姓楊，同來屈指數君強；爭衡腷膊一時趣，飲坐春醇百日芳，成竹在胸文與可，眼花落井賀知章；江東鎩羽羅昭諫，叉手飛眉已久荒！

夜九時五十分，專車離濟南下，往謁孔廟，一時五十分，抵兗州府車站，即寓車站賓館。

十一　身入聖域

三日七時二十分，乘人力車出發，時宗之龍伉儷，徐宗源主人，已先南返，此遊同行者惟許映軒，楊庭蘭，余鼎新，及余四人，車過金口壩，越泗水橋，已離孔林不遠，抵林爲九時四十分；蓋孔林距兗州四十餘里，若由曲阜車站下車，雖近二十餘里，而道路突兀，車行甚苦也。

聖陵位曲阜城之北，離城不二里，即林之文津橋，過橋到萬古長春坊，坊高五六丈，兩旁各豎雄大之神道碑，贔屭負之，進坊大道，一路檜柏對植，連蔭交柯，龍吟虎嘯，均係前朝數百年之物，蒼老無比；前進達至聖樓，再入至聖林坊，由坊進內，豎輦路碑，即漢高帝過輦處也；折左行近洙水橋，則豎文武官員到此下馬碑。

洙水清碧潺湲，與泗水蜿蜒並流，墓居兩水中，洙環其前，泗出其

後，樂山樂水，仁彙智收矣。

過洙水橋北行，進端午門，列石鱗華表，翁仲各二，再上卽享殿，殿前置石鼎一架，殿後有子貢手植楷，枯而不朽，護以石亭，僅於高處見其半本，旁建一亭曰楷亭，楷碑在焉。

端木子貢手植楷

楷亭瞻仰亭中楷，想像先賢親手栽；已閱三千年不朽，得知萬古氣猶該；聖賢事業精誠在，師弟倫綱杼軸開；末世幾人尊矩矱？蒼茫到此一低徊！

楷亭北首，接連有乾隆，康熙，宋眞宗駐蹕亭三座，各立石爲識。

由楷亭向前，靠左，沂國述聖子思墓在焉，再前則爲泗水侯伯魚墓，墓門各立銘石，前列供案，行人無不脫帽爲禮。

文宣王孔子墓，則由泗水侯墓前經過，與泗水侯墓毗連；余等在墓前謹敬叩禮畢，環墓一週，冢高可二丈，周圍四十步，松檜葱蘢，陰蔭濃碧，蓍草——一名孔墳草——蔓覆綠遍林間，草如蒿萊，每本均五十幹，是其異也，蓍草古爲卜易之用，獨孔墓有之，余刈其一株以歸，留供紀念。

墓西平屋三楹，前立子貢廬墓處石刻，內供端木子貢神位。

墓垣紅色，寬大方正，歷代宗子，均葬於垣外。

謁林已畢，仍舊路出，由曲阜北門入城，先拜復聖顏子，出，由西首約禮門入內，至陋巷井，井水澄瑩，上覆一亭，亭北古槐一株，出地三尺，卽分左右中三幹，中幹盤覆亭上，左右幹一如兩臂，環抱陋亭，雖已早枯，而姿態偉健，亭前立陋巷故址碑。

入復禮門，卽見白虎皮松，大可四圍，高可五丈，樹根剝蝕，不加扶持，將有傾倒之虞。

復聖殿由白虎皮松繞入，中塑顏子像，霽色怡然，不威而畏，余等亦對之頂禮；殿宇正在修葺中。

殿前顏樂亭，傳爲顏子鼓琴處，有篆樂亭二字碑。

題顏樂亭

簞瓢陋巷尋常事，此地獨傳顏樂亭；只在如愚能啓聖，琴聲千古尙瓏玲。

西有前後別殿，前殿供顏父杞國公像，後殿供顏母杞國公夫人神位。

顏殿後爲兗國復聖夫人之神祠，殿之周圍頗大，東西轅門，則額「卓冠賢科」「優入聖域。」

出復聖殿，已零時十分，卽在曲阜東大街燕賓樓午餐。

零時三十分登聖廟，由毓粹門進內，觀摩清帝各碑，入大成門，卽覩玻龜中孔子手植檜，檜僅留下莖，漆色紫紋，一如巨石。

孔子手植檜

先師好檜如好道，見檜不難聞道難！手植三千聖弟子，僅留一本後人看。

龕近杏壇，壇卽當年孔子講學處，今則建築壯麗，一見嚮往；入壇爲大成殿，殿高八九丈，闊倍之，規模宏大，實爲東方古代鉅偉建築；殿前石柱十一事，圍可兩抱，蟠刻石龍，光滑玲瓏，鱗爪張舞，有得雲飛去之勢。

殿前空壇可一畝，東西南三面，石欄圍繞，東首有欄柱數根，扣之聲鏗鏗然，蓋取之於臨城白山之響石而有是聲云。

再後爲寢殿，祀孔子夫人丌官氏神主，內架鼉鼓，年湮代遠，而完好如故。

杏壇之右爲承聖門，門內右爲禮器庫，左有唐槐宋果，一開花，一結實；再進曰詩禮堂，右院有孔宅故井，井旁石欄，亦有數響石；魯壁在井旁，詩禮堂之後，曰五代祠，最後爲家廟。

杏壇之左爲啓聖門，左爲樂器庫，再進曰金絲堂，曰啓聖殿，最後亦爲寢殿。

中寢殿之後，爲聖績殿，殿中石碑羅列，美不勝覩，中橫石壁，鐫孔子生平事績圖，護以玻璃，藉防碑賈搨拓而致模糊湮滅，瞻仰三復，豁然起敬，因就圖繪，綴爲韻語以紀之。

瞻拜聖績殿讀孔子聖績圖碑

同登聖績嵯峨殿，瞻拜先師經歷傳；天生聖哲豈尋常，尼山應夢麟書薦；兒時嬉戲俎豆陳，禮容一啓燕譽衍；束脩好學遠從遊，而立持躬耷競戰，學琴問禮秉其謙，六藝已精通則變；委吏承田亦已耳，量平蕃息佡且俔；齊景尙知公可封，齊嬰何心阻其便；不惑又遭季氏强，東山已重身猶賤；先聖後聖其揆一，周公曾在夢中見；相魯方期大道張，季桓受樂哀公眩；可止則止時哉聖，三日無君世同唁！遊秦說楚莫我知，轍跡徬徨徧禹甸；困陳阨蔡絕嬴糧，仁者不憂弦誦忭；學詩學禮問趨庭，授易傳經誨不倦；世衰道微作春秋，亂臣賊子驚而顫；非其時兮麟鳳遊，我道於今已如霰！一言一事績碑垂，扼腕低徊心眷眷！

孔廟碑亭，在大成門之南，同文門之北，古碑林立，漢，魏，六朝，唐，宋，元，明，無不畢粹，如孔宙，史晨，孔彪，張猛龍等碑，均有拓版可購。

廟內供器，樂器，封鎖庫內，非値春祀秋嘗，不獲一覩。

由碑亭向南，尙多可觀，塵馬倥偬，未遑一一瞻仰，東方文化發源之地，我生有幸，不難再至，加拓胸襟也！

十二　衍聖公之謦欬

四時登聖人府，入門則見南廳上，額六代含飴四大字，廳中一聯云：「翠柏流芳，案牘如冰存典則；玉壺持品，詩書作訓啓愚蒙。」由廳旁門進內，至啓事廳，求見七十七代聖裔衍聖公孔德成；啓事員

領余等向西首客廳坐待；廳額「忠恕堂」下懸「交友擇人，處事循禮居家思儉守職宜勤。」一聯，兩旁列高各八尺之銅鏡玻鏡各二。

衍聖公衣藍布袍光頭布鞋，豐采秀潔，規行矩步而至，敬禮讓坐畢，溫語移時，神態靜修，談吐不苟；陪席者告以公今正在憩思亭攻經，不能久坐曠時；不十分鐘，公卽謙禮退席，余等與陪者答問二十分鐘，知衍聖公年僅十六，十三經已涉獵一次，現在作二次探討；我國本位文化所期以延綿不替者，公之責也！

四時五十分出曲阜城，驅車循原道回兗，已近七句鐘矣。

兗州段長蘇節青治筵相邀，余以過疲避席，諸人均往。

入夜一時五十分，上兗州府車站，二時二十五分掛車南行。

十三　歸來興有餘

五月四日，宗君伉儷徐主任宗源，先余半日到徐，仍同車由徐南下，下午七時十五分靠浦口站；宗君伉儷强邀余等晚餐；宗住津浦路紅房一號，芝蘭滿室，香沁心脾，醉酒飽德，一揖而別，過江進城，揚長歸寓；靜言思之，感快靡極，因殿長句，謝我同仁。

似此遊遨得未曾，名山處處許攀登；長亭短驛依都徧，受寵含飴喜不勝，謝簡何時飛魯縞？奚囊先已寫吳綾，奔車緩步欣騰日，憧憬猶縈五夜燈。

法電話公司之新奇服務

巴黎電話公司近設一服務部，簡稱 S. V. P. 凡電話用戶，遇有不能解決之困難事項，皆可與之協商，無不滿意。有某宅一日至不速之客十三人，主婦留客晚膳，倉卒無以為計，乃憶及 S. V. P. 遂電詢云「予家將有十三人晚餐，匆促未及準備，請予協助。」電話中旋有答復云：「甚易甚易。」二十分鐘後，該宅忽來二妙齡好女子，與主婦接談後，卽代設計料理，井然有序，主婦未感絲毫之麻煩，而菜肴齊備，賓主盡歡。女子皆 S. V. P. 職員也。

國會雋事

巴黎法國國會近討論追加預算案時，議員未至，卒由隊長一人將該議案通過。其事甚趣。緣國會討論追加預算案時，由議長通知於某日晚間舉行臨時集會。屆期議員無一出席者，副總統强曼德（卽隊長）九時蒞場，見議場闃無一人，心甚異之，尤奇者，卽代表政府之閣員亦無一至者，强曼德於是獨自朗誦議案，讀畢，按向例詢曰：「無異議乎？」隨卽宣布該案通過，並正式宣告散會。

老嫗鬥狼

布爾加利亞海濱居民老嫗凡雪卡，年已七十有六，與其五齡孫女同居。一日，凡雪卡方治晚膳，孫女臥於其側，突有一狼自窗外躍入，直撲幼孩，凡雪卡見狀大驚，急以身翼蔽孫女，狼棄孩轉與老婦鬥，婦雖年邁，苦戰不却，相持一刻鐘，凡雪卡力竭終仆地，丁此間不容髮之際，隣人聞聲持利斧而至，以斧擊狼，狼始遁去。老嫗身負重創，送入醫院療治，生命頗為危殆。

廣西桂林

俞心敬作



雉山揮羽



獨秀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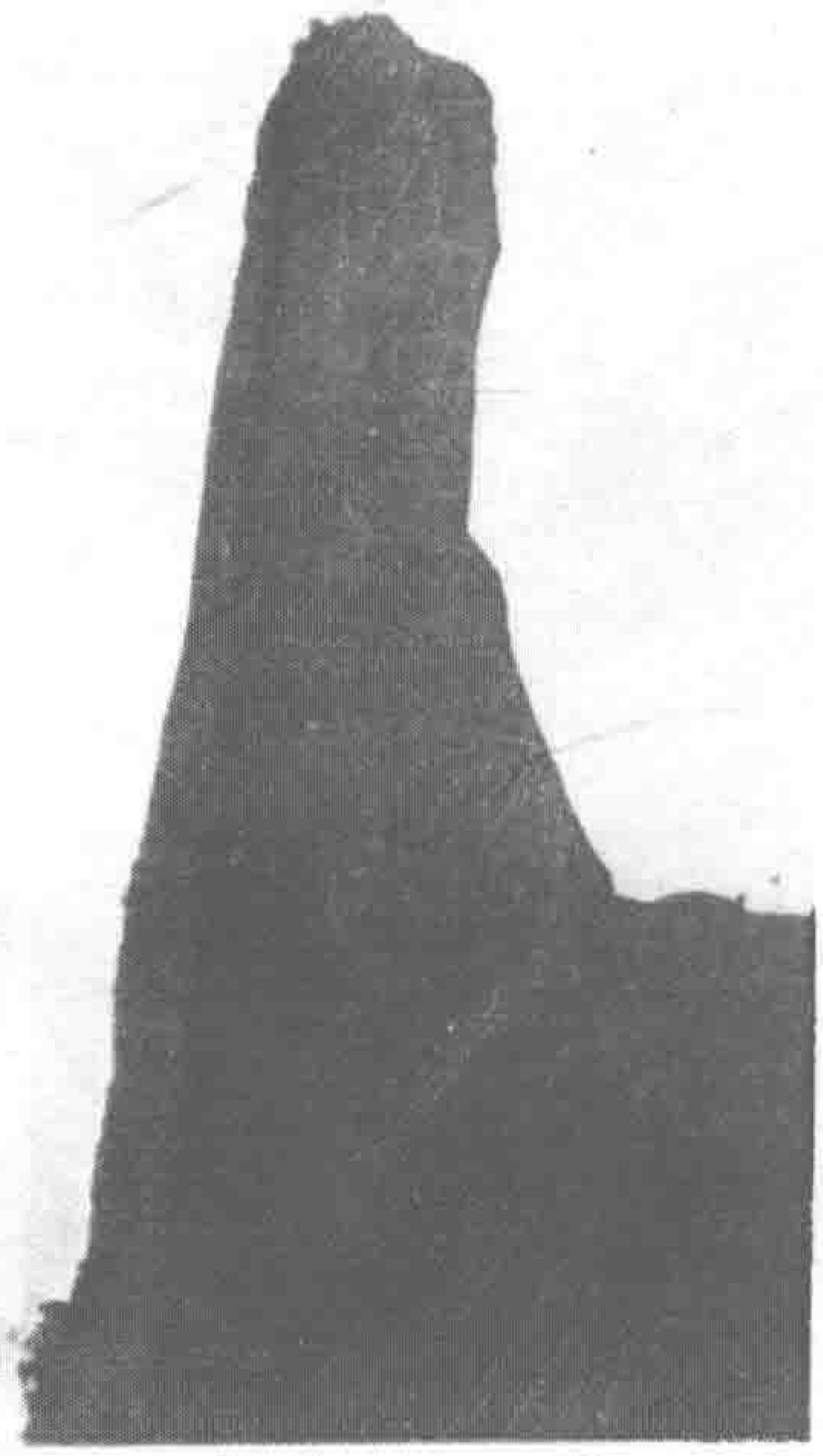
水秀山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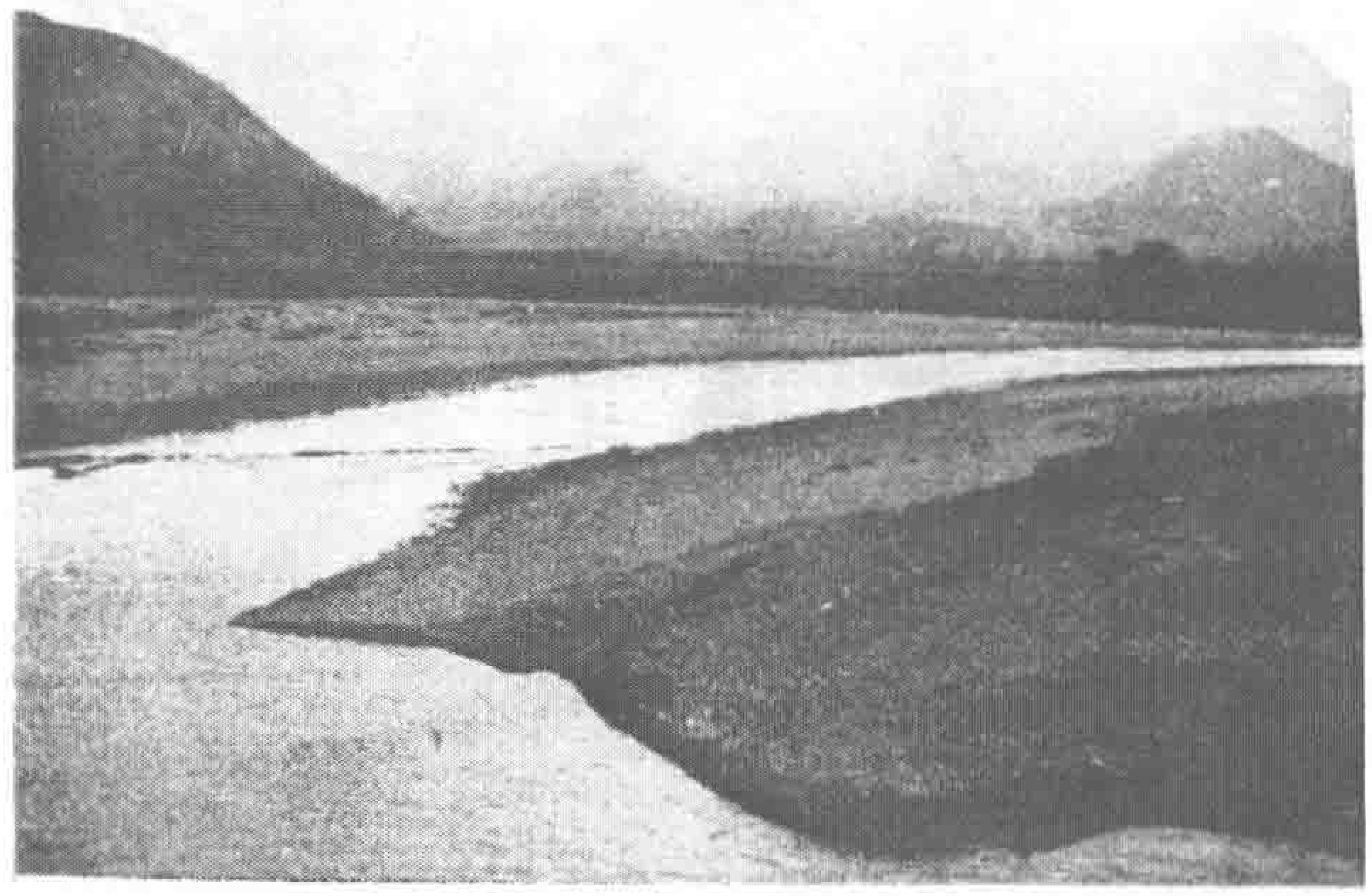
灕水波山

雁蕩風景

徐君憲作



一帆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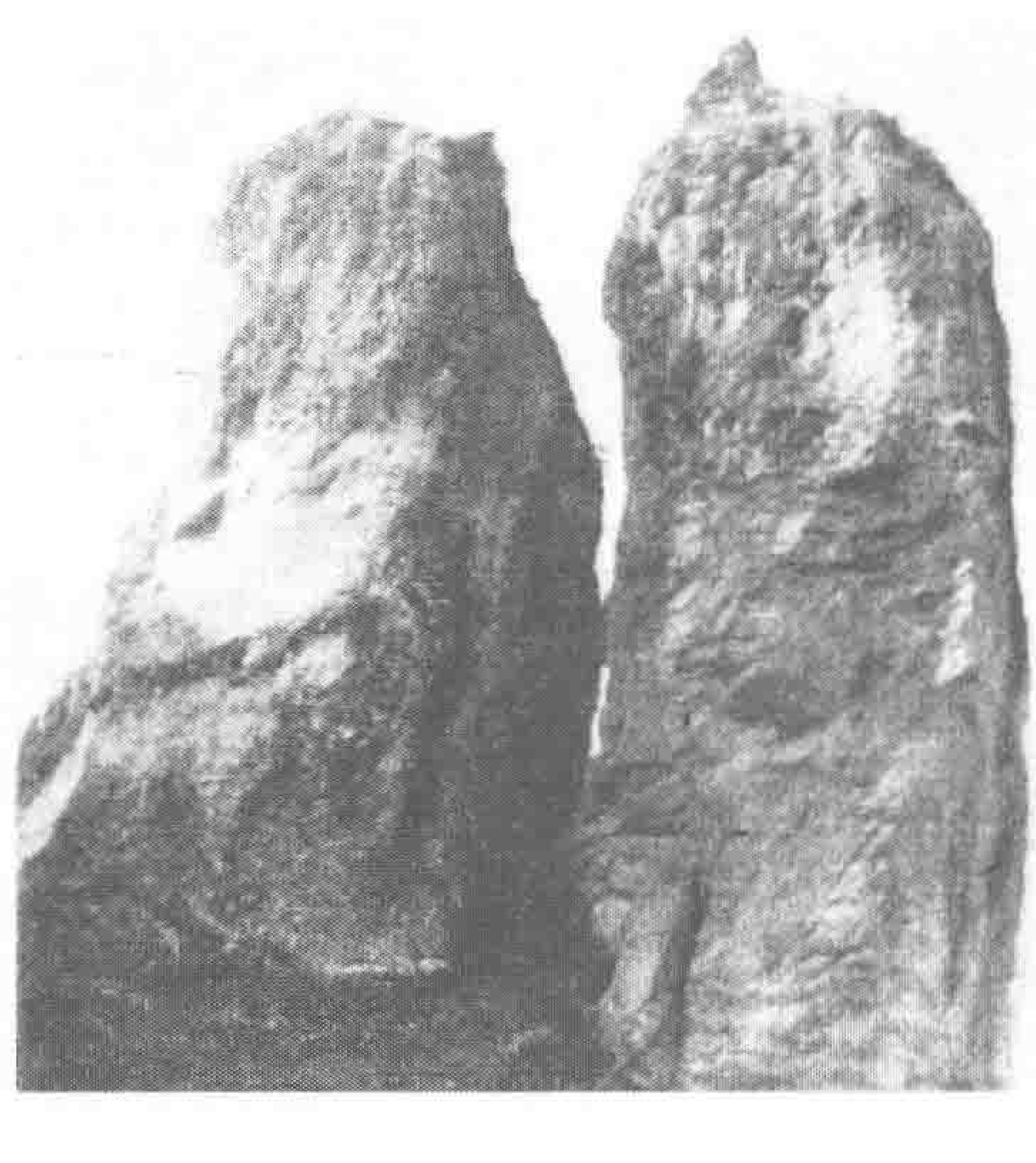
石門潭上游



東外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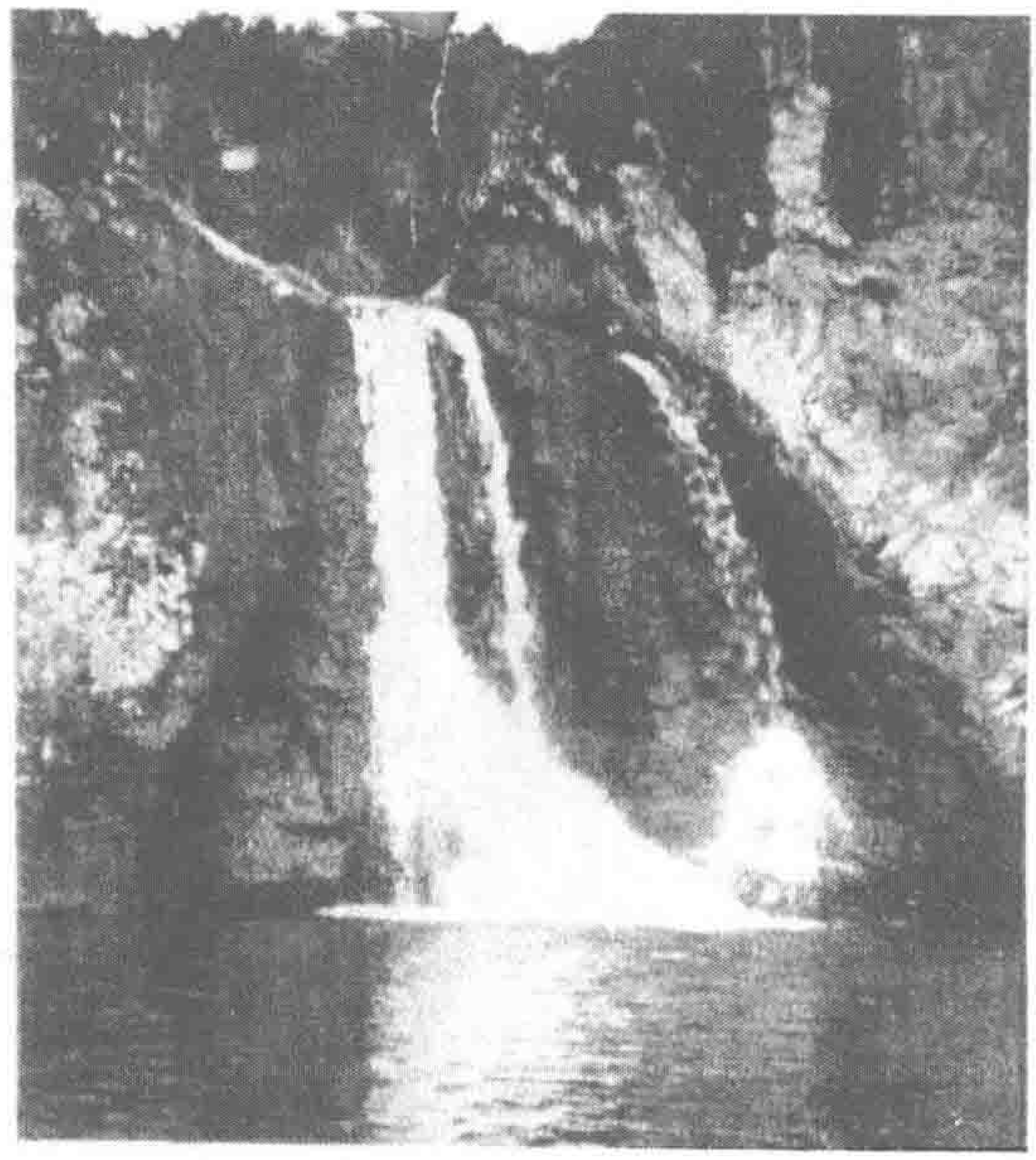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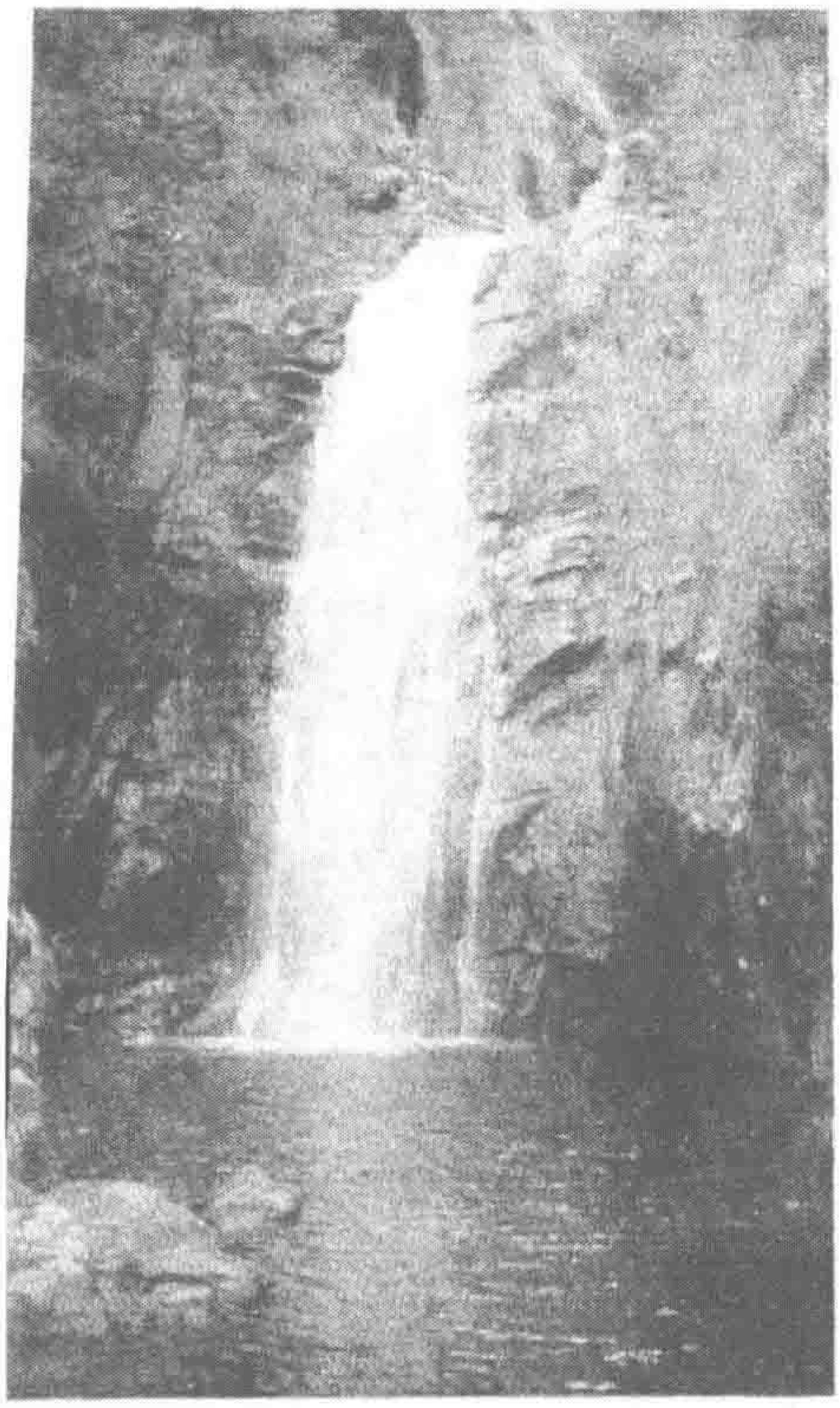
剪刀峯



雙筍峯

燕尾瀑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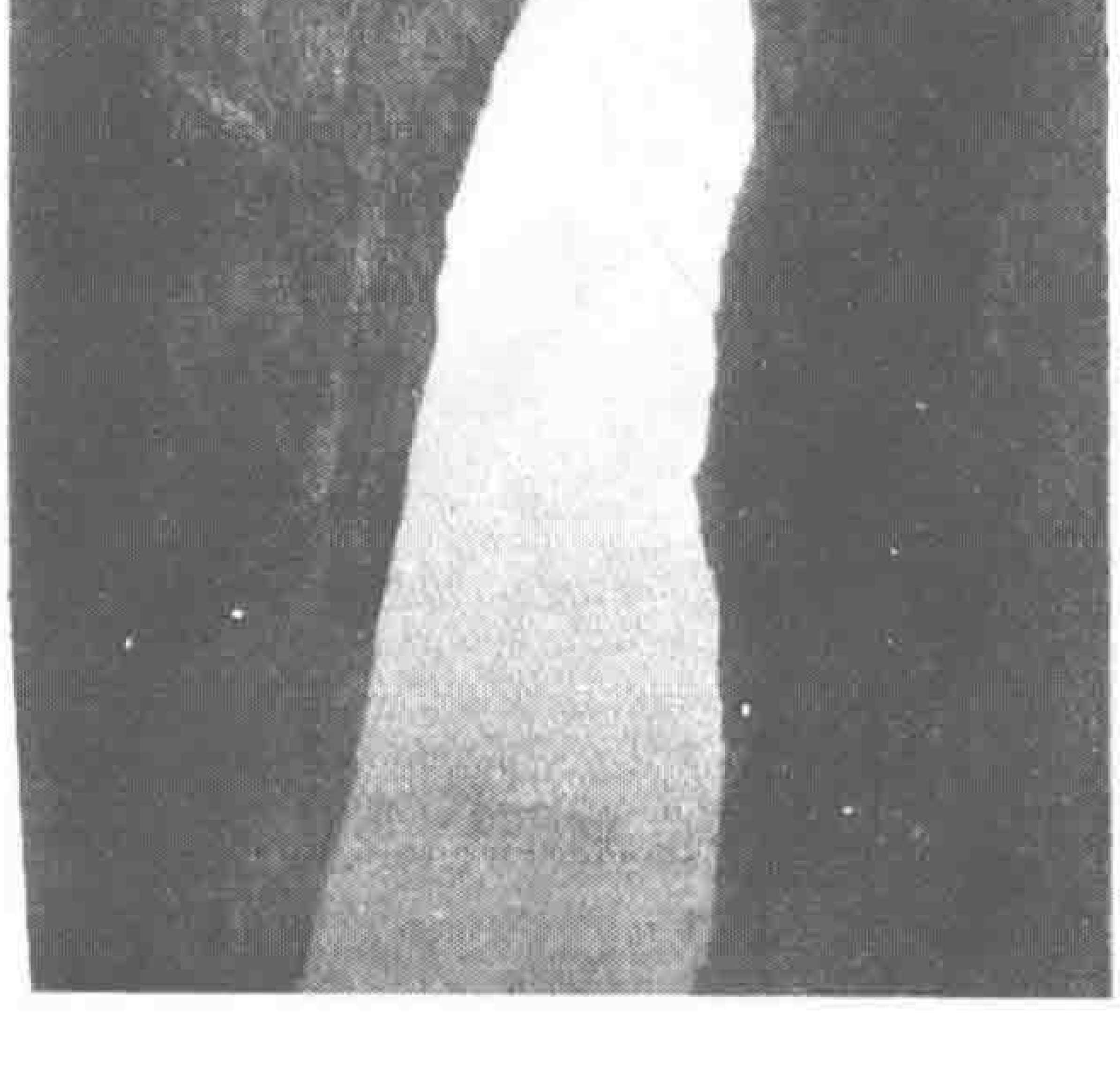


湖南潭



散水岩

頭勝門險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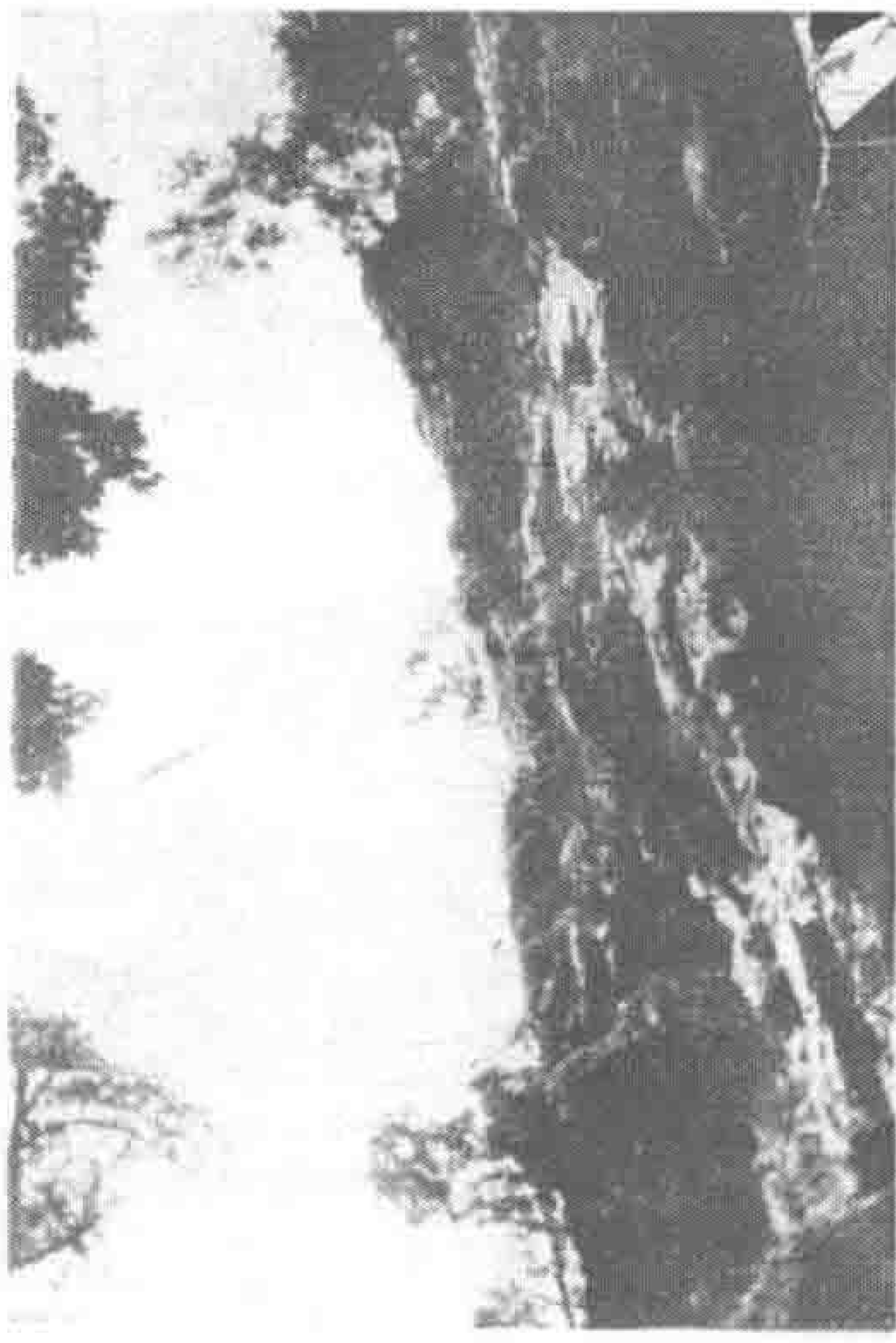


佛頭夕陽



寧穿公路沿途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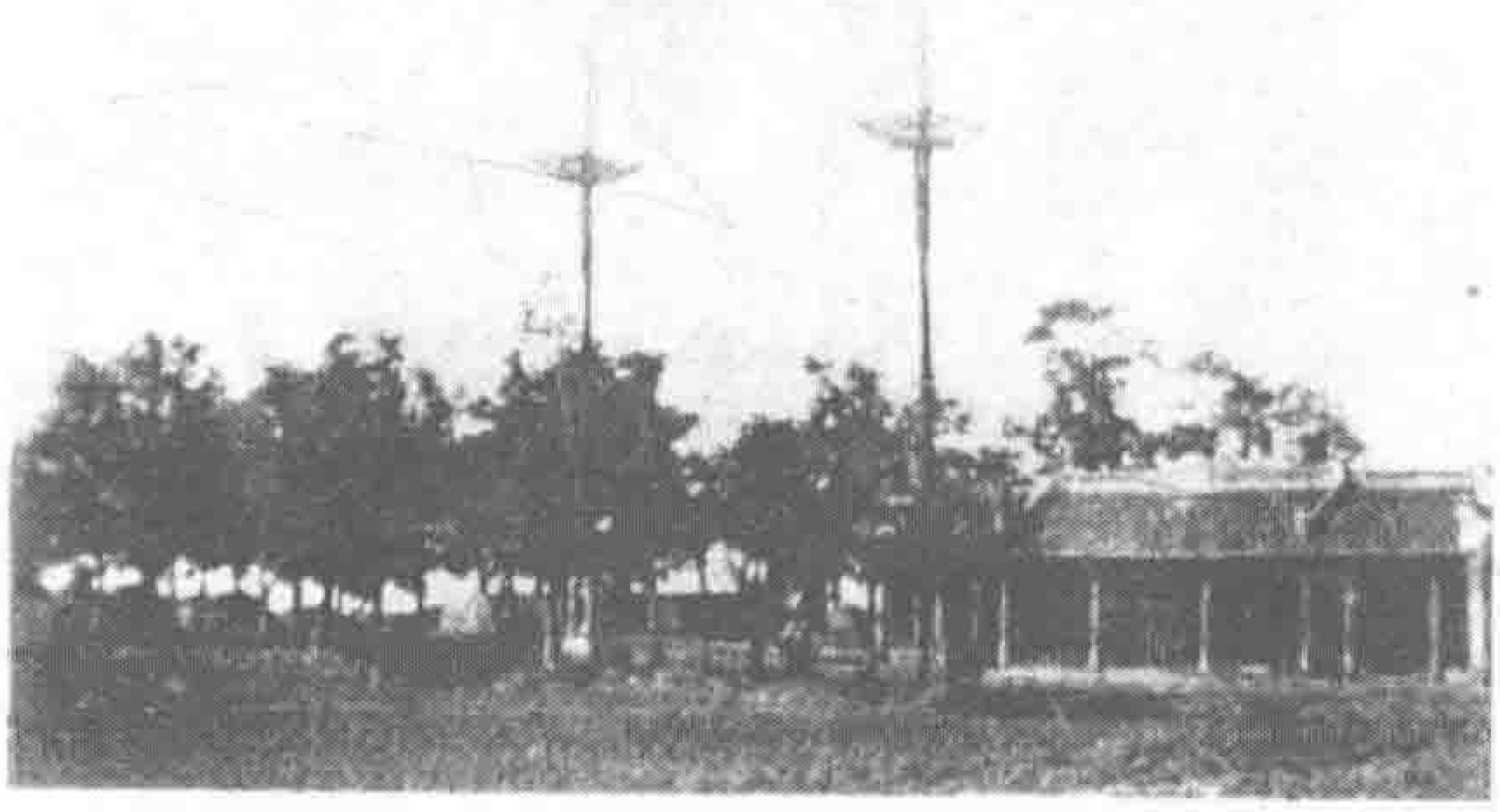
周雲亭作



天童山之玲瓏巖



公路中段可經之青王嶺



寧波梁山伯廟



青王寺前兩旁青山如屏



梁山伯墓

却爾斯卓別麟著

法南見聞

汪倜然譯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四——

哥爾德太太在市立俱樂部內佈置了一個驚人的午宴，到會者有好些藝術界及文學界的大人物，如梅特林克（Maeterlinck），馬香（Marchand），杜美格（Domergue）等人。這一頓午餐和這幾位名人以及這個俱樂部的背景都不很調和，可是在喝過「鷄尾酒」之後，大家却都鬆動起來，各人去適應環境去了。

梅特林克底舉止是文靜而沉著的，他有美觀的白髮和整飭的身材。他是哲學家和孩童的合併。在初次見他時，我覺得他有一種陰沉易怒的樣子；但是午餐開始以後他却快樂起來了。可惜我們彼此言語不通，難以攀談。我就拿了一張菜單請他簽名留個紀念，他却在這張單上畫了許多詼諧的圖畫，並加以滑稽的評語，然而態度却非常嚴正，好像從他的著作中摘錄美麗的詩句似地。他畫完了之後就笑嘻嘻地遞給了我。

我接到一封路特維喜（Emil Ludwig）拍來的電報，說他要動身到美國去，預備在經過法國南部時，逗留一天。我便替他定了一個節目。我們預定在 Palm Beach 俱樂部午餐，這是一個很美妙的所在，正對著聖瑪格麗島。這個島上有個歷史上著名的監獄，據傳就是「鐵面具人」被禁錮的地方。

路特維喜底容貌很像拜崙：高高的額角，漂亮的下頷，和一個敏感的幾乎是女性的嘴，——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我見到他時，他那種熱切的青年精神就使我受到深刻的印象。在午餐的時候，他拿出一片月桂樹的葉子來遞給我道：『古代的希臘人有個風俗，對於他們所敬佩的人要獻一片月桂葉子，所以我請你接受這個，以表示我的敬意。』

在午餐時我們還討論到在我們一生所見的事物中，我們所認為最美麗的東西。我提到的是海倫威爾斯拍網球時的動作姿態，以及關於一個人在戰後的佛蘭特斯耕田的一部影片，他那背部的悲慘的傴僂，當他耕犂著土地時的堅決與勇敢，以及那種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意志，眞是再美麗也沒有的了。路特維喜呢，他描寫到在佛洛立達海灘上所見的紅日落山的光彩，以及一部汽車在十二英哩速度時運轉著，一個穿著浴衣的少女靠著躺在踏脚版上，她的脚趾輕輕地在平滑的沙上面拖著，一路在沙上留下了一條細線。

晚上，我們在一個幽靜的餐館裏晚餐，我們談到幸運的事情，說

到怎樣一件小小的意外之事就會得改變你的運氣，甚至改變你一生的生活。我因爲路特維喜底鼓勵，說了許多我早年的軼事，直到半夜兩點鐘的時候我們纔分別因爲他要離開里維愛拉到雪堡去，預備在那里上船赴美國。

◇……………………

威爾斯 (H. G. Wells) 這時住在格拉色 (Grasse) 附近，他邀我到那里去玩幾天他剛在結束他那部「人類之工作財富及幸福」的鉅著，他爲這部書已經工作了三個年頭了。

『你做完了這部書之後預備怎樣呢？』我問他。

『動手再寫一部。』

『天呵！我以爲你要離開工作一些時候，做點別的事情哩。』

威爾斯頑皮地笑道：『別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後來談到我的影片，他說他寧願看見我回到那種短點的喜劇影片去。『你給自己一樁艱難的工作，那麼地注意到情節題材等等。誰記得狄更司小說底情節呢，——譬如說，璧克威克短篇集？激動人心的還不是書中的事蹟和人物。我覺得你的兩卷頭的影片非常自然，我個人寧可多在銀幕上看見這些片子。』

我們準備去遊格拉色，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具有十二世紀的氣分。它坐落於羣山之間，如在畫圖中，離地中海有一千六百呎。格拉色是以製造香品出名的，H. G. 和我就打算到這些工廠裏去參觀參觀。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聽見說起過，說是製造薔薇油時，須要研碎四百萬朵的薔薇花，纔可以得到一磅份量的香精，價值大約要五百元。

我們想去看看這個城市的城砦和大禮拜堂。可是當我們在這些狹窄的街道上一步一步爬上去時，我的吊襪帶忽然斷了，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先到市場的中心點去買一付新的。當我一路走去時，H. G. 不住地贊美著這個地方風景的美麗，却沒有注意到那些店鋪的門口，聚著的人越弄越多起來。他們好像是從虛無有之中出來的，等到我們發覺的時候，後面已經跟著一大羣人了。談話簡直是無法繼續了，威爾斯有點驚駭起來，他提議道，『我想你還是獨自個兒走吧，我隨後到汽車邊和你會合。』我却說道，『不，你非得挨完這個不可。』

我們在鋪子裏避了些時，但是後來仍舊不能不挺身去承受這擁擠，從街巷中走過去。後面跟著一羣一羣的人。現在要到香水工廠去或者到大禮拜堂去是不可能的了，威爾斯便說道：『我抱歉得很，可是你祇有打消這個計劃，等到你長起鬍子來時再說了。』於是我們就回轉頭來向汽車走去，逃出了包圍。不過我們所有的出遊，並不全像這樣的，我們以後出去玩過幾次，玩得很有興味。

◇……………………

當我小住法國南方的時候，我遇到好些的名人，都是在法國或在國際間享有盛譽的。在我動身往阿爾琪斯（Algiers）之前，我曾與保爾莫杭（Paul morand）一共吃過飯，莫杭是那部很有趣的書「紐約」以及其他許多名著的作者，他在蒙脫卡羅（Monte Carlo）附近也有一所很美麗的摩登住宅。

阿爾琪利亞這個名字很有點浪漫的情調，它刺戟我的想像。粗野的薩拉遜部落的人民，穿著色彩煊爛的寬博的外衣，眞恍如在我眼前。我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很深的敬重，因爲他們懂得人生底眞義——這些訶謨珈耶姆底子孫們——，他們的駱駝和他們的歷法等等，都和我們這些工業時代的犧牲者不同。阿爾琪利亞由於氣候的溫和，已經成爲避寒的勝地了，因爲歐洲冬季的嚴寒，有許多人是受不住的。當我們到了它的港口時，就看見菲洲太陽的强光照著這城市的白色陽台，閃耀刺眼，各式的窗多不勝數，襯上綠色羣山的背景，給人的印象眞宛如在翡翠的鏡框中，放著一堆明珠。

這個城市的現代化部份是和任何法國的城市並無兩樣的，要不是因爲有許多的本地人穿著亞拉伯服裝，簡直可以算是在西班牙，或者在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個法國城市。不過，亞拉伯部份當然是富於地方色彩些。我在那個區域遊覽了一周。你祇消下了你的汽車，停在一座山的脚下，叫一個亞拉伯的嚮導，他就會領導你在那些狹隘盤繞的街上走著，這兒的生活眞是美妙如畫。你可以看見工匠們各人在做著他們的手藝，仍舊是用的幾世紀以前的原始方法。我們一路在街上走著，時時向奇怪的小屋或黑暗的凹壁窺視，有時便會轉入一個空曠的廣場——一種俯視全城及海的砦壘。

當我在阿爾琪利亞時，我本想到菲洲北部一帶去遊歷幾次，但不幸寒季已經完了，旅館都關起門來，於是我祇得回去了。

我回到法國南方之後，在那里又住了些時，並且去訪候過佛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那時他正住在里絲，後來不久就去世了。我向來是佩服哈里斯的，他著的書我差不多本本都讀過。我以爲他所著的「王爾德傳」可以算是英國文學中的傑作之一，不下於鮑司惠爾底名著「約翰生傳」。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九二〇年，是和我的一個朋友去聽他演講的。他說話時帶著鼻音，面貌頗像歐戰前的德皇，在講壇上是極有吸引力的。

◇……………

我在法國南部玩暢了以後，就和我的朋友達累斯脫駛汽車到巴黎去，沿路使我有機會看到法國鄉間的美麗，白根地的富饒，與

斯省的遍境綠野和肥牛。他告訴我，該到別雅列茲（Biarritz）去玩玩，這是靠近西班牙邊境的一個時髦海濱區域。我們就將汽車一直駛去，在白列薩克堡（Chateau Brissac）過夜，是白列薩克大公爵現在的府邸，一座建於十二世紀時的莊麗的大廈。那夜我們到酒窖去參觀，嗜試了許多種的酒。

別雅列茲從前是一個漁村，後來因為拿破崙三世和幽琴妮皇后底光臨就出名起來，現在是成為歐洲最著名的名勝區之一了。雖然市面不景氣，但這里的生活却是快樂而有趣的。在晚餐之前，大家都聚在巴士格酒店，空氣是歡樂而且和諧的。門外有許多桌子，你坐在一張桌子邊，談著當日的事情，大約五點鐘一直到七點鐘。各國的人都有，但西班牙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却最多。以後便是在巴黎咖啡館去佔一個座位，這是最受歡迎的一家飯店，菜烹調得很好，親王們，伯爵們，大富翁們全得挨次等候著。地方是小的，他們的生意却很大，而價錢却十分公道。

此外，離別雅列茲不遠，還有若望巴都的美麗住宅，他常常在家裏舉行很有趣的宴會。

還有一位西班牙的貴族，蘇倫那侯爵，在別雅列茲也有一所漂亮的住宅，在住宅裏養著北極大熊。你祇要從起居室的窗外望進去，就如同看見這些龐然大物的籠子一樣了。在他住宅的附近還有一所私人工場，是專門製造競賽用的摩托船的，因為這是他的嗜好；他的目的不在牟利，所以是照了成本出賣給朋友們的。他這工場裏有十個職工，工程師，機器匠等全有，是他常年僱用着的。

縫工之殊榮

美國渥海渥州縫工雷威氏，近接得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之電報一通，引為無上之榮譽。事緣前英王喬治五世晏駕時，雷威曾致電英宮申其哀忱，英王覆電原文云：「宮內祕書長奉英王諭致謝雷威先生之唁慰。」

按雷威於去年前英王喬治慶祝登極廿五週紀念時，亦曾發電致賀，並獲得答謝之復電，此蓋第二次也。

吉爾勃之遺產

已故美國電影名角約翰吉爾勃，蜚聲藝壇，舉世無不知之。不幸客歲驟告下世，壯年齎志以沒，衆皆惋惜不置。約翰既逝，其遺產共為三六五・五〇〇元。此項財產，大部分已決定歸白羅斯女士所有，白女士亦籍隸影國，為約翰第四次離婚之夫人，已育一女，共得十五萬元，又第二次離婚之夫人，亦分得一萬元，其餘則分贈各戚友及僕役，自一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績竊狡黠警署受愚

巴黎某績竊，因一再盜竊火車乘客之衣物，經拘捕押於杜恩警署，渠伺隙忽逸去。全體警探，奉命一致動員緝拿，終兩日不可得。正嚴索間，杜恩警署忽得一外來電話，謂該賊已經捕獲，刻押於另一警署，請於明日迎提等語。杜恩警署信以為眞，遂中止緝拿。乃隔日查詢其事，則全係揑造。蓋某績竊鑒於風聲甚緊，深恐不易逃脫，特電話警署，故佈疑陣，以便遠颺也。於是警署知被愚，復通令上緊偵緝，務獲究辦。

歐遊散記（八）

周新

Sir Philp Gibbs 著

十六

我們去瞧一個在里昂的英國商人。他是熟悉這個城市和所有牠的情形的。

『人們在這裏的似乎都感得非常悲鬱似的，』我說。

『在這個城裏究竟是不是非常富饒的呢？絲業究竟是怎樣了？女人的長統襪怎麼樣了。那確實是現代文明的標記啊。我覺得在倫敦，巴黎，以及其他一些都市裏，女人的長統襪是生活中的一件最重要的東西，這是可以從店舖的櫥窗裏看得出來的。這一項生意在里昂當然是占據着一個極重大地位的吧？』

我的商人朋友遞給了我一枝紙煙，微笑着。

『我親愛的朋友，絲業在里昂是沒望了！情形這樣的惡劣，許多鄉下人便都不再養蠶了。這賺不出本來。許多絲廠都停了機。就里昂的情形而論，世界絲的要求是萎縮了。人造絲奪去了牠的位置。然而更糟的是日本貨以絕對競爭不來的低廉的價格占有了世界的市場。然而還不祇如此！唔，他們出售脚踏車，二十五個法郎一架！照英國幣價合起來，這是六仙令六辨士的光景。有一天，我聽說，當這種脚踏車初次到了亞幾爾時，一般士人把牠們買了來，以四十五個法郎送進了當舖裏——直至後來當店主人發覺了這種把戲。這不是非常有趣的嗎？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這裏還有着其他許多原因，為什麼里昂和法國的貨物的銷路是這樣惡劣的。』

『告訴我吧，』我說。

『價錢太貴了，』我的朋友說。『人們沒有錢去化費在那維持商業流通着的過度的費用裏了。這一方面是因為——』

『L'intermediare 吧？』我問。『中間的人。不必告訴我這個了。』

『你想，事情是像這樣的。一個商人——一個店主人——希望在五，六年之中賺起一筆財產來。目下的情形都是這樣的。我們假定他以二十萬法郎買到一個舖子。好吧。因為幣值的跌落，這個舖子現在便值得十萬法郎。那店主人說，「那不行。我得把這低落的幣值加在零售的物價上面。」——讓我告訴你一些這種價錢。從這些事情便引起政治上的熱情，而使人們對於他們的政府和整個的制度感到了不滿，這就是所以在多羅斯和其他一些城市裏發生騷動事情的原因了。例如火腿，每一磅合到英國五個仙令。』

他告訴了我其他的一些物價，但我已把牠們忘掉了。那都是非常高昂的。

『從這些事情你就可以明白在法國的不滿之下所潛藏着的原由了。平均工人——一個機械工人每月假定得到一千法郎的工資。這在英國貨幣現在是十二磅一月略微多出一些。一個文人每月得到一千二百法郎，這就是十五磅。你會想這並不怎樣壞。但你得同時想到在法國幣值的購買力。因為在許多貨物上都征收着間接稅，同時又因為物價的高漲，所以這裏幣值的購買力是不及英國的。我曾計算出來，在英國五磅一星期，在法國就得七磅十仙令纔能達到同樣的地位。因此你想，一個賺取一千法郎一月的工人或是一個賺取一千二百法郎一月的文人，如果他是一個有着一二個孩子的已經結婚的人，他的生活就非常窘困了。』

『法國正在積聚着黃金，』我的朋友在我們討論了一同這個問題說。

他拿起他的晨報，看着金融新聞。

『法蘭西銀行有一憶萬磅黃金。這是全世界所有的一半的數目了，』他說。

『這有什麼用處呢？』我問。『這不是在損毀了整個

的制度嗎？這不就是這種新的失業和商業的凋零的起因嗎？不就是這種黃金以及牠對於匯價的影響毀去了她的旅行事業，破壞了她的旅舍和酒家嗎？法國爲什麼不放棄了金本位呢？——』

我的英國朋友微笑着燃着了另一枝紙煙。

『我親愛的先生，法國政府和牠的百姓不但不肯放棄金本位，他們並且還堅攀着金本位，認爲那是他們最後的安全的機會呢。任何政府放棄了金本位的都會引起一次革命，如果這並不是我的錯誤的見解的話。法國人民對於這個觀念都感到了警悚，唔，一般商家——甚之農人自已——全都積聚着黃金，他們買進了金條，把牠收藏起來。不論什麼時候黃金流入了市場裏，政府便把牠强收了去。法蘭西銀行——』他又望了一下他的報紙——『有着百分之七十八的金準備，雖然法律所需要的是百分之三十五。』

『這樣說來，』我說『法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現在正感到了商業的衰落，同時又產生了失業的問題，並且在法國全國現出了不滿——差不多就像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這裏的情形正是這樣哩，』我的朋友說。

他談起在這個城裏的政治狀況。

『里昂的輿論都是傾向於穩健的共和派的。這裏當然有着許多急燥的人羣。你也許已經看到上星期日青年愛國黨和共產黨在公園裏發生的一次衝突。在一個晴朗的午後打破了幾個頭顱。巴黎的情形怎樣？』

我向他說出了我對於巴黎的印象——騷擾不安，緊漲。

他對於我的旅行感到了興趣，他算出了汽車和汽油的價錢。『Bon Voyage！（祝旅途平安！）』在我們這次的談話之後，他說。

十七

一天早晨，我走進一家在里昂的咖啡店裏，節省地吃了一些早點，塡飽肚子。牠已經開了門在等待着顧客，但祇有兩三個年青人走了進來。他們這天似乎並沒有什麼緊急的工作，祇是非常用心地在讀晨報，隨着又翻出了畫報。其中一個年青人看去正感着不耐而又不安的樣子。他在這咖啡店裏四面踱着，讀着壁上的時刻表，以及 Amer Picon 和 Dubbonet 的廣告。他伸着懶腰，瞧着他的手指，隨着帶了一種絕望的神氣要了一杯艾酒，雖然這正是早餐的時候。也許他正在等候一輛火車或是一種業務的聘任。他的衣服穿得非常神氣，是一個年約二十四歲的漂亮人兒。他向我望了一二次，就像是他希望和我談話的樣子，我很願意給他這個機會。

『你是英國人嗎？』他問。

他希望玩一次英國。他正在布列志學校裏認眞地學習英文，他懂得一點德文，最近他曾到過那個國家。

這是一個極適合的談話的開端，我便問他對於德國在國社黨政體之下有什麼印象。

『可怕！』他大笑的說。『我是一個法國人，我便帶着一種不快意的恐懼離開了那裏。他們當然正在預備起一次新的戰爭哩。』

『什麼東西使你想到了這一點呢？』我問。

他又大笑起來。

『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所有年青人都像軍人一樣地走着步伐。所有的人都在談着需要紀律和犧牲。所有的人都在狂想着祖國的光榮，所有的人全都非常眞摯地相信上帝選取德國人民——Deutsches Volk——當着全世界的領袖，把他們的敵人踐踏在脚底下。法國決不能廢除軍備，反之我們應該增厚我們自衛的力量。所有在軍縮會議中的說話都祇是廢話。有一個國家正在預備壓倒我們，我們怎麼可以廢除軍備呢？這是妄想。譬如說在一個像這樣的咖啡店裏，如果一個盜匪走了進來，揮着一枝短銃現出了殺人的威脅，這對一般個人

便將怎樣呢德國是一個盜匪國家。他們完全都是軍國主義的。這是包藏在他們的血液和精神裏面的。他們認爲戰爭是一種健全的紀律和一種精神的裁判。我們在法國是不懂這樣的事情的。法國人民是厭惡戰爭的觀念的。除了七月十四日，或是一些特殊的典禮外，人們在法國是看不到軍事的操演的。法國人希望在和平之中過着生活，進行他們的事業。我們也許是給這個和平的觀念牽制得太利害了！我們使我們自己衰弱了下去。我們的青年人——我的同胞——是太不顧到臨在頭裏的危機了。』

『並且，』我說，『他們似乎正在武裝起來預備在他們自己之間產生一次小小的內戰。是不是？』

我的年青朋友給這個問話呆了一回。

『所有這些並不嚴重，』他在心裏略微思索了一下這樣的說。『一般報紙對於青年愛國黨，共產黨以及其他所有參加街頭的衝突的人羣的地位全都描寫得太過分了。牠們在人數上，在地位上，都是不足顧慮的。』

『那次康加廣場的事情眞是一次可痛的事件，』我提醒了他說，『自從那時以來，在內地城市裏便有了一些比較更嚴重的暴動哩。』

他聳了一下他的肩胛。

『打破了幾顆頭顱！打傷了幾個警察！我確實對你說，先生，這祗一般學童的談話資料！』

他把一枝紙煙在他的手指甲上敲了一回，然後把牠燃了起來。

『也許在巴黎正將發生起一些騷擾的事情來了。巴黎正充滿了一些瘋狂的人們。巴黎人都是害着神經衰弱病的。這是由於市聲的嘈雜使他們的神經不能得到安定引起來的。他們有着一種革命的習慣。並且他們是沒有忠誠的觀念的。我們對於巴黎人的欹斯的里正很覺得羞愧。里昂人依舊還是忠順於共和的習慣的。我們認爲這是最適合於法國的。請問你，你來里昂有什麼公幹嗎？』

我告訴他說我祗是路過來玩玩的，我正因爲要寫一本書而在歐洲幾個國家裏舉行一次汽車的旅行的。

他感到了興趣。

『這是一個耐心尋味的使命啊！』他叫了出來。『你將會得看到許多有趣的事情。你將會得遇到許多有趣的人民。我很希望能夠和你一同去。這將是一種教育。我回來時便會帶來了更多的人類的閱歷。成功一個著書的作家該是一個很好的事業。我祗是一個記載寫字間總賬的數字的作家。那並不是有趣的。但是我對於讀書有着一種熱情。』

他告訴了我一些他所喜歡的書本。我覺得他是一個有着極可愛的態度的學識豐富的青年人。我們變成了好朋友，分了手。他向一個著書的人行了一個脫帽禮，現在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在著着書，但不知道他爲什麼特別的敬重着我。他祝頌我有一個平安的旅程，沒有一個意外的事件。

十八

那天早晨，我們又走上了路，走進了郊野，古舊的村落，以及在法國的蔚藍的天幕之下的媚人的森林和山谷裏——向着我們到瑞士的路上走去。

我們最初在一個名字叫做曼尙淏(Mexonieux)的村裏停了下來，坐在金獅旅館的外面進着早餐。隔壁是一個有着一個羅馬碑柱的古老的院子，在這碑柱上雕滿了哥林多的大寫字體，這使我們想起了該撒的軍隊曾經通過這條路上從永生的城出發，走着一個長長的路程到野蠻的世界裏去，他們便把那裏馴服了，灌輸了文明。我們是到了羅尼流域，四面給殘缺的窗戶劃分了界線。在我們的旁邊有着一些長遍樹木的山峯。在我們的兩邊，一些田地蓋遍了花朵，在這中間連續地傳出了一種小仙奏出的銀喇叭的和諧的節奏。這個聲音在

我的耳朵裏聽去就像是這樣。這是數百萬數百萬蚱蜢的歌聲，因此這種樂器的音樂便變得非常尖銳而宏亮了。我們一邊走，一邊就像平常一樣的非常安閑地，時常的停留了下來。山峯漸漸的變得高聳了。牠們是汝拉山脈(Jura)的支脈，我們的汽車立刻攀登了牠們的上面，隨着我們又到了一個直立傾瀉的道路。我們穿過了一個在一塊碩大巖石中間兩邊危巖高聳直立的裂口，這正在一個叫做旁辛(Poncin)的村落的外面，那裏，一個教堂的塔頂正高高的升出在褐色的屋脊上面。

我們的汽車曲曲折折地跟着崎嶇的山路駛去。在我們的兩旁都是石炭岩的鋸齒突兀的巖石。一些古舊的堡壘蟲踞登在高聳的峭壁上面。在古時，牠們曾經保衞着這裏羅尼的流域抵敵了許多的敵人。在這些山峯的最高頂點是拉巴爾姆(La Balme)村，隔開了所有下面的世界，孤單地獨立在這最高的山峯上，在一個森林的空地裏。褐色的牛在山坡上嚼着草，撼動了鈴的震響。一輛小火車在大道上駛來，走進了那長着正像綠色火焰一樣鮮豔的嫩葉的栩林。

在另一個山村聖傑曼旦叔(St. Germain de Joux)村的四周，那裏有着一些菓園蓋遍了白色的花苞，在這裏，我們在雷格羅貝伊旅館裏憩息了『回。一個幼小的男孩走進來向我們凝視着。我問他姓什麼，雖然他還祇有四歲左右的樣子，但也非常莊重地說出了牠。雷格羅貝伊！我奇怪一個孩子爲什麼注定生就了這樣的一個姓。

在道路的另一面，一些採柴的人正忙碌地集起了一堆小木塊。他們把牠們放進了籃裏，裝成了像喇叭花樣的形狀。這些人都是半裸着身子的，他們的身子，在腰部包着一塊布，像銅一樣的放出了光芒。我們和他們談着話，他們是非常文雅的，對於這三個形狀古怪的英國人——其中還有一個藝術家正忙碌地在他的寫生簿上作畫——的來到他們的山頂上感到了興趣。

『這裏有着一個平靜的生活，』他們中間的一個人說。『少許做一點工，少許吃一點東西，少許睡一回覺，別的便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

『這正是一個最安適的生活啦！』我說。『此外一個人還需要一些什麼東西呢？』

他們大笑着，露出了他們白色的牙齒。

那小說家替他們攝了一張背柴的照相。這使他們感到了非常的有味，於是他們便開始自己覺悟了起來。

『一個人做着這樣的工作身體便會强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說。他彎起了他的手臂表演他的强力的壯美。

我們在羅尼河上深峽中間繼續的走着我們的旅程。遠遠的有着一些雪峯，在太陽的下面現出了白色的光芒。我們沒着一條高高聳出在河流上面的直線的道路下去。一隻隼在我頭頂的青雲裏平衡地浮去。這條道路穿過了一個有着一架雙重吊橋的法國城堞，在聖珊尼斯波里(St. Cenis-Pouilly)，幾個海關職員在路上的一個柵欄口攔住了我們。他們望進了我們的車裏。他們向我們的車夫喀邏問了一些話，他確定地對他們說我們祇是爲消遣而旅行的一些沒有損害的英國人，並沒有商品或是私運的夾帶的。他們接受了我們的說話，向我們行了禮。更前又有着另一個柵欄。那裏有着更多的穿着不同制服的海關職員。他們讓我們通過了。

『現在我們是到了畫片上的國家裏了，』喀邏說。

我們到了瑞士。

第四章　瑞士小遊

一

在日內瓦，我們留宿在離美麗湖岸(Beau Rixage)不遠，面臨里蒙湖(Lake Leman)的盎格蘭德旅館(Hôtel d'Angleterre)裏。當國際聯盟集會的時候，

二六一二二八

這裏是留給一般外交部長和他們的祕書們住居的。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這些爲了一般國家的運命忙碌着（依照報紙上的說話）而對於他們的從事達到軍縮與和平的手段却是那樣勉强其事的（一方投票要求擴充軍備預備另一次的戰爭）巨頭們還不曾來到，但在不久也便將來了。有的已經預先派來了他們的一些隨員占據了一些次等的臥室。

他們正在籌備起那也許正是末了一次的軍縮會議，這個會議自從經過了多少年代多少計劃多少希望——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希望——終究到達了最後的末路，不再能夠由任何維持面子的公式遮掩住或是欺騙別人了，除非在這些不久卽將來到的巨頭中的一個在十一點五十九分的時候能夠現了一個這樣的公式。德國在軍縮的事件中要求平等的權利——Gleichberechtigung。事實這在法國英國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列强已經公承了這是一個理論上的正理。但是法國說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登臺後，便造成了一個新的形勢。他們不再允許德國重整軍備，除非法國對於德國的侵略能夠得到安全的保證——『並且，』每一個法國人在他的心裏說『非到那時不行！』

一個名字叫安桑奈艾登的漂亮年青人——除了他的才能之外，他是太年青太漂亮，很難當得英國監璽爵士的稱銜的——他曾經周遊歐洲各國京城（我就曾跟隨着他的脚踪，）曾經設法勸說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法國的巴爾都接受一個非常巧妙的英國的計劃，從這個計劃也許能夠給予法國一些更多的安全至少是名義的，和德國相當的軍備的手段嚴格的自衞性的至少也是名義的。這個漂亮的年青人對於他們雖然提出了這樣一個適當的提案，但法國的政府和法國的報紙完全感到了不滿。希特勒和戈林將軍以及其他一些朋友諮商的結果，他堅持着他的平等的要求，不論法國所選擇的在什麼水平上，但是——平等。這對於一般政治家眞是一個極困難的地位，他們是由一般對於這種就擱感到了不耐，而以一種强烈的和平主義的立場選出來的，就像在英國，當人們深信軍縮的問題已經是末了的地步，而一次新的戰爭正在接迎他們的家庭了時，他們也許便會改變了選舉的方向了。

這正是我們來到日內瓦時候的情形，而在我們離開瑞士之前軍縮會議始終不能得到一個任何的協議，或甚之通過任何的一個維持面子的公式。

我的兩個朋友，那藝術家和那小說家，非常的輕視着我，因爲我依舊還——依舊還設法的——信仰着國際聯盟。

『這始終是一個滑稽劇，』那藝術家說，他是屬於大杖派的，他至今還保持着他早年對於吉柏齡的侵略的性格以及他的白人的負擔的歌曲的熱情的。『在這樣一個專門替一般贊助國際聯盟的長頭髮的和平主義者，和老婆們製造洗眼藥水的集會裏，你能希望他產生一些什麼好結果來呢？這全都是那個學校教師的理想主義者威爾遜總統的過處。他認爲國際間是可以從練習簿上來博愛友善的格言調和着而得到愉快的。我們知道，我親愛的笨伯，那種自私之心，愛國之心，自存之心，以及一般剛强民族的活潑的本能是不能從一個情感作用者的自負的平庸之論所能夠滿足的！如果英國預備根據尼加拉瓜，烏拉圭，以及委尼瑞拉決定她的政策，他們是並不對於國聯繳付會費的，那是多麼不合理的呢！』

那小說家同意着那藝術家的說話。他們有着不同的人生哲學以及不同的性格，他們是不常有得同意的。

『關於處置日本侵入中國的事件的失敗，』他說，『那便是國聯對於世界自認他的沒有力量執行議決案。自從那時起牠便已經死去了，國際的意義是明白地失敗了。每一個國家都被强制重復採取了自衞的行動。英

國應當趕快認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在空中是完全沒有防備的。我們已經削弱了我們的海軍。所有我們的和平主義者都在暗中挫抑我們國家的精神。我深信我們必須放棄了國際主義，而重新依靠着我們自己的力量了。接近一下法西斯主義對於我們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

我們一邊走在日內瓦的湖邊上，一片綠色映在一個蔚藍的天幕下面熱烈的太陽光裏，一些白色的汽船和小的漁艇浮在牠的照耀着的水而上，一邊我所相信的和希望的一切全都受到了攻擊。我們走過美麗湖岸，我在那裏看到了一些活鬼。在那進出口的地方，在張伯倫簽訂洛加諾條約之前，我曾和他有過一次長時間的散步。那時他非常高興。他認為他已對於歐洲的和平做了一些極大的工作。他認為他至少已經給了法國一種安全的感覺和一個有力的保障。這裏當然有着一些漏眼。英國是並沒有像法國所希望着的那樣受到了束縛的。至於侵略者方面，他們也許可以算是一個一致的議案。……

幾星期後，在播音機裏傳出了許多聲浪，宣告說從洛加諾條約可以預見了一個新的天堂和一個新的地面。各國的情緒，牠們的嫉妒，猜疑，恐懼，和增惡全都給洛加諾條約的精神馴服了。德國和法國將會互相親愛起來。我們在我們的床上都能甯靜地睡覺了。搖籃裏的嬰兒不會再給炸彈的嘈聲驚醒了。此後我們便將不會再給召去在飛動的彈雨中行軍——或是，即使我們給召去了，但我們知道張伯倫對我們擔保了這個從他這樣一個有着最高尚的期望的紳士所簽訂了的條約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便也樂於受到這個苦難了。這使我們全都感到歡喜，直至後來法國的人民和法國的報紙開始對於這洛加諾條約感到了懷疑起來，更進的要求着安全開始沿着四周的邊界築起新的防禦。

這裏，在日內瓦，我曾在炎熱的天氣中日夜的工作着，在和一些政治家，外交家，理想家，以及熱情者的談話之後，給英美的報館裏發出了一些沉長的電報。那裏曾經有着許多希望的波動，許多失望和瞳景。一般悲觀主義者曾經一次一次的叫出『國聯正在毀滅了！』或是『國聯死了！』其中有一些厭惡國際觀念的人有着一種野蠻的，祕密的滿意發出了所有的這些說話。可是國聯還繼續的生存着，牠曾制止了幾次小的戰爭。牠會撲滅了許多星星的小火，那也許是會引起了撩原的大危的。我們相信國聯的精神已經改變了人類的性格。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在國際間所取捨的合理的制度。這裏確實還有着更多的人擁護着仲裁，國際的法律和司法的觀念。其中有些存心輕蔑的也表示了贊美，或是至少承認在一個如此相互依賴，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此不可救的接近了毀滅的邊際的世界，如果這樣的一種事情重又發生了時，如此必然的會陷入了無政府狀態裏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不夠的。

在日內瓦曾經有過一些大忙的日子，一些大忙的時刻，從這裏國聯的集會所發出的說話，所寫出的東西，就好像整個人類的運命已經改變了一個新的方向。從那些說話和條約便將結束了人類長時的殉難——因為一些並不是從他們所造成的爭執，把他們從犂車旁邊牽去作為鎗礮的糧草，或是受到了一般演說家和著作家的欺騙，陷入了一種普遍的戰爭的熱情裏，他們對於他們的死亡和苦痛是並不與分的。當史特萊斯曼把德國引進了國聯而受着白里安的歡迎時，這樣的一個日子似乎就已到了。

那是白里安——那個卑鄙的老頭兒，他高高的坐在那裏，他的嘴唇裏啣着一枝紙煙，他的肩上散着一些頭皮屑——他走到了演說臺上，把他的肩胛向後面挺了一下，把他的頭髮從他的前額擄了上去，於是便發出了一些似乎是受到了神聖的火焰所感動了的說話。他是

一個舊派的演說家。他是一個老年的演員。但是在那一天他自己的一些朋友們譏笑着他的熱情說『白里安給鼓動了。』『白里安也有一次說眞話了。』『白里安攀上最高峯了！』總之也許在這國際聯盟中有了一些力量了！』

白里安歡迎德國加入了國聯。他以德國的人民擔保法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寧。他掉轉了他的背，就像法國人將掉轉了他們的背背向着流血的路——Le Chemin de Sang——那個各國所反對的燃燒着戰爭的火焰和可怕的死亡的迤長的道路；他想像到了一個未來，當德國和法國將會爲了人類的和平，爲了女子的安全，並拯救世界的少年互相聯合工作起來。

史特萊斯曼答復了白里安。他站在各國代表的前面，面色蒼白，從情緒的作用感到了緊張。他讀出他的演辭，這篇演辭是比了法國政治家的缺少火焰的，但這裏面有着一些高貴的辭句，即是感動了許多聽衆的。

『如果人類以他們最高全國的成功互相對抗，這決不能算是一個神聖的有秩序的世界。一個人，他根據於他自己的國家，以他的最高能量發展起他的精神與道德的天賦，因此便衝破了他自己國家的範圍，他便是對於人類有着最大貢獻的，他是能夠替整個人類幹一點事情的。』

那一天，在那些演說和在那會議廳裏的一幕後，我們中間便有許多人相信我們是眞正的走到了一個和諧的時代，歐洲各國將能走在同一的路上修復戰爭的破壞，在一種穩定的和平中建立起一個共同的興旺時代，現在想起了隨後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事情不免令人可痛了。

一個在日內瓦的下午，當我因爲我對於國際聯盟的信仰而受到了我的兩個朋友的嘲弄時，我想起了所有這些事件。白里安死去了。史特賴斯曼死去了。法國大聲疾呼地要求着新的安全而拒絕減縮軍備，甚之一枝鎗。德國，他們說，正在重整軍備了。在歐洲並沒有一點和平的意思。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一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一靜安寺路慕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存款要目
活期儲蓄 整存零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儲蓄 整存付息 特別整存整付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禮券
地址 上海 無錫 蘇州 杭州 湖墅 吳興 漢口 石灰窰
天津 河壩 青島 北平 南京 唱經樓 中山路
備有詳章 承索即奉
25-1MT

火山島紀行〔譯〕

顧肯夫

美國Thomas A. Jaggar 原作

全地球六大洲，海洋洲(Oceania)是一個最特別的所在。牠是許多大小不同的島嶼底集合。最大的一個，叫做澳大利亞(Australia)雖然大得有點像大陸一般，但是牠終究不是大陸；雖然我們都承認這許多島嶼是一洲，但是牠們所有的一切東西，都不是大洲的景象。這許多島嶼，滿布在太平洋底波濤中，像天上的星斗，其數無慮千百；又像水中東一塊西一塊的散布着的磚塊，可以給人家翹起了脚跟，顛着脚趾，一步步的走過去的樣子。

這一洲底地理區域分為四部：一，澳大利西亞(Australia)，包刮澳大利亞及新西蘭(New Zealand)，亦稱紐絲綸。二，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在澳大利亞的東北，亦稱黑人區。三，密克羅內西亞(Micronesia)在正北，德國屬地馬利亞納(Mariana Is.)，馬紹爾(Marshall Is.)，加羅林(Caroline Is.)，帛琉(Palau Is.)，這許多羣島，從歐戰後由國聯委任日本代管的，也在其內，亦稱小島區。四，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在以上各區之東，凡太平洋一百八十度以東的島嶼，都在這個區域以內，亦稱多島區，美屬的海威夷羣島(Hawaiian Is.)就在這個區域的北部。

這許多島嶼裏，火山和珊瑚島，可以說是隨處都是，不足為奇。火山的爆發，也是常有的事。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尼烏孚島(Niuafoo)就是東加羣島(Tonga Is.)中的一個，地處南海，在南緯十五度三十三分和西經一百七十五度三十九分之間。雖然牠是在一座活火山的山巔上，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曾經爆發過，把島上的村落也毀滅了；可是那里的居民，並不因此而嚇破了胆，到如今，還有一千一百多家戶口，依然快樂地住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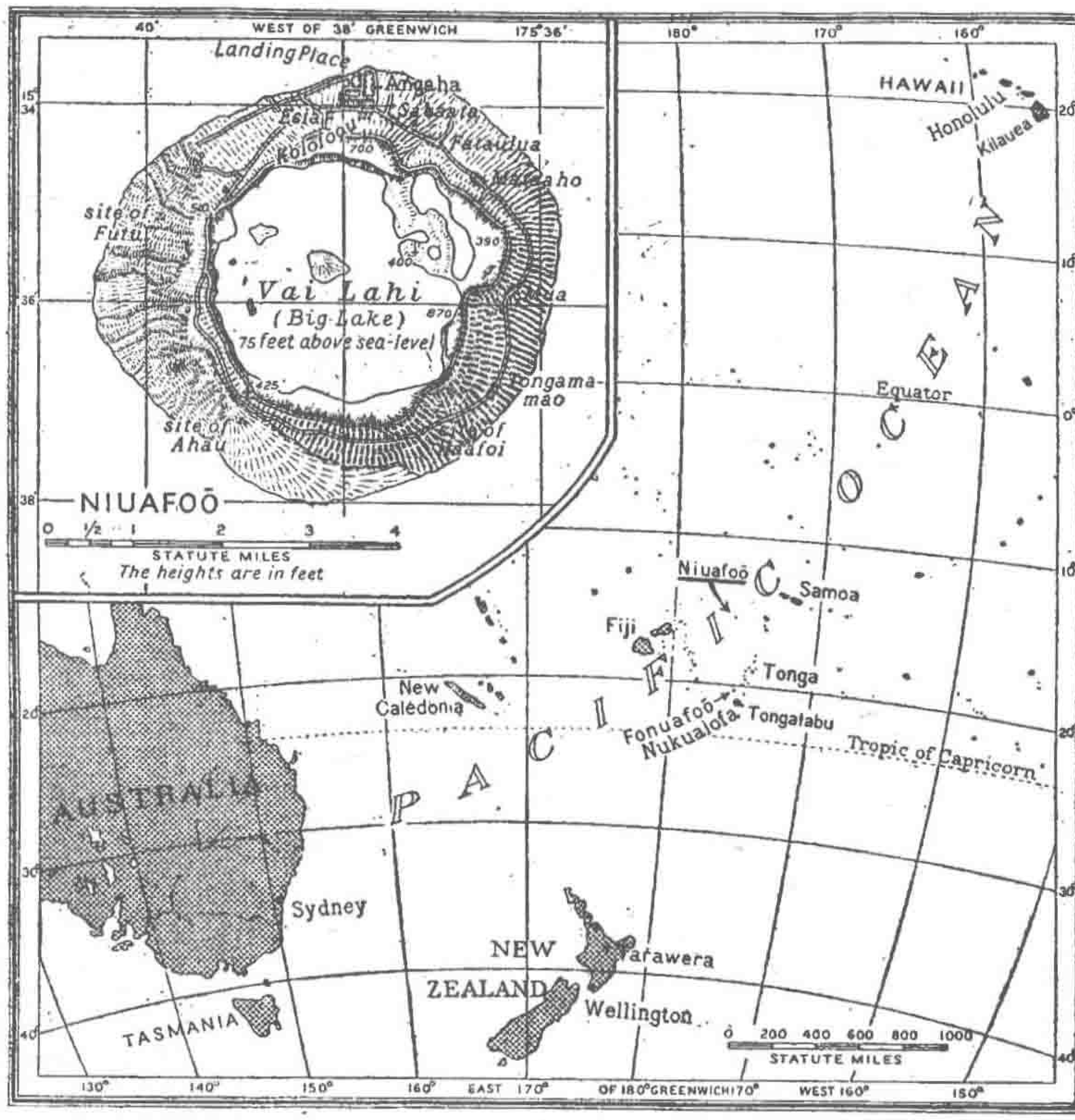
他們這個民族，是玻里尼西亞中的東加民族底一支——最優秀的一支。

他們住在這個島上，也不知傳了多少代數了；他們世世代代，一年到頭，總是在過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防備着那突如其來的爆發。可是他們依然一次又一次的遭逢到，經過得越多，自然經驗也越加豐富，到了如今，他們已學得了機警的本領，和敏捷的手段，可以應付裕如了。最近的幾次爆發，他們在生命上的損失，已經是微乎其微的了。

就說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四時的那回爆發的事吧。他們這天的情形，簡直就像戲劇里的表演一般。島的西北，有一個村莊，名叫富都(Futu)全村的人口數大約有一百多人。

那時，他們早已睡熟，人人都在做他底好夢，忽然一陣轟隆隆的聲音，把他們驚醒了過來，急忙起來向東南角上一望，好傢伙，在不到兩英里的山邊，那火光正在噴射出來哩！

這時的光陰，是一點也不肯虛擲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村，大家



火山島地形圖

於是七手八脚地趕緊把小孩抱起，病人們也扛的扛，抬的抬，老年人都攙扶好了，急忙沿了大路，逃到了島北的安茄哈村(Angaha)。那島的土地，是環一般的這一片高地，他們知道是平安的所在了。

這一回爆發，山上向北的一面，穿了三個大洞，每個洞裏，都噴射着濃烈的烟和火。熔化了的岩石，像水一般流下來，直流到了富都。到了早晨八點鐘，他們拋棄了的空屋子，已完全燒得精光，一齊沉沒在熔石的下面了。可是那熔石還是流個不停，一直流到了海里。那景象又特別了！海里的魚，都給燙死了，海面上浮起了不少。海水一熱，水蒸汽就像白雲般升起來，騰滿了一天。水邊的一帶，滿坑滿谷，什麼地方都堆滿了黑色的灰燼。

熔石的流動，是像河流一般的，總算不是洪水般的汪洋一片。熔石的河流中間，還偶爾留着幾片空隙，那眞可算是乾淨土了。所以沿海一帶，也有幾處耕熟了的田地，沒有受到熔石的損害。事後村民回來時，雖然個個都對着灰燼瓦礫歎氣，也居然有人還能找到他自己的幾匹馬，幾頭猪，和幾隻雞，好好地活着。大部分呢？不用說了！不但熔石已代他們燒熟，並且連骨頭都變了灰了！他們退走時的迅速，於此可見人人都逃



島中的大湖　湖濱多大石尚係近年水退後才露出來的土中產小蟹不過小銀元那般大小

得了性命，也是可以從此斷定的了。

我初到尼烏孚時，一看見這個島，覺到此島形勢，就像一只四面有邊的破呢帽。爲什麽說牠是破呢帽呢？原來帽頂上已有一個大洞了。洞底裏是一泓清水的一個湖泊，湖床比海面低了二百英尺，水面比海平線高出七十多英尺。四周的邊，可不像呢帽那樣的光滑柔軟了，却原來都是熔石所凝成的火成岩。

一大圈火山，把一個湖泊團團圍住，這樣就成了這個尼烏孚島。所以在最初的一看時，簡直就像一個大珊瑚島。中間的這個湖，他們叫牠做『繁拉海』(Vai Lahi) 就是『大湖』的意思。島上最高的地方，大約比海平高出八百英尺，然而這不是連火山的山峯計算在內的。火山的最高峯儘有矗起海平線六千英尺的。東加羣島另外有一個名字喚做良友羣島 (Friendly Is.) 牠就是這一羣良友中之一了。其中最大的一個島，位居於這羣島的南部，隱然做了牠們底首領的，喚做東加島。大凡地理學上羣島的定名，都是這樣，把附近的小島，都附在一個較大的島名之下。東加羣島的西北，有一羣斐吉羣島 (Fiji Is.)，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斐吉島；東北有個薩摩亞島，所以聯合了牠附近的小島嶼，就喚做薩摩亞羣島 (Samoa Is.)。這些島嶼，都是在新西蘭底正北方向。要是我們把薩摩亞，東加和斐吉這三個島，聯合起來畫上一個三角形，那麽，這個尼烏孚島就在這三角形

的中心。這個三角形的南方——略略偏西——便是新西蘭了。

我奉到了美國海軍部吉伯樓大佐(Capt. C.H.J. Keppler)底命令，叫我爲海軍部天文台服務到這個島上去觀察日蝕。

我到了那兒一連就住上了二個多月，順便就研究那兒一帶底火山地質，不久之後島上底土著們，與我都已很相厮熟了。

鯊魚是島上郵運的障碍

地理學家一致地說，澳大利亞底海岸線是直線構成的，所以交通不便，難於開闢，到如今還不曾脫離洪荒時代底景像。這句話，如果把來形容這個尼烏孚島，眞是尤其確切不過的。這個島，不但海岸線直得像硬鋼絲，並且連港口都沒有的。沒有了港口，就不能停靠船隻，因此，就與世界相隔絕，成了另一個世界。我們去的時候，帶了很多的科學儀器，都是製造得十分精細，價值也是很高貴的。我們底兩條大船，一到那兒，簡直沒法停靠。我們於是老遠地停在海中，把一箱一箱的儀器，用吊桿改裝到小船裏。那島底沿海，都是高高的削壁，要把那些又大又重的箱子，從小船上揹到千仞削壁之上，豈非大難?幸而削壁下面，倒有幾片平坦的大石台，可以把我們底儀器由此上岸。上岸之後，再用吊車一箱箱地吊上去，這樣才把我們底貨卸了。

講到島上的郵政，眞是困難極了。如果要提到定期郵運，那簡直是絕對的危險。我們底郵船多福號(Tofua)每月開來一次。郵船到了

島上的游泳家把寄出去的信件縛在短竿的一頭帶了浮木游泳過去一直送到了郵船上



那兒照例是無法傍岸拋錨的。於是只得就停在安茄哈向北海外一英里的海面上。島上的土著們，就把要寄出去的郵件，用一種棕色的紙，一包包地包裹好了，縛在一根竿子的一頭，然後握住了另外的一頭，把郵件矗起在水面上，游泳着出去。他們底游泳，也與別處不同。他們隨帶着一根比身體兩倍長，比手臂一般粗的木桿，喚做『浮木』，是幫助他身體，使不致沉下水底用的。至於海裏有鯊魚沒有，那是不管的了。

船上水手們，看見他們游到了船邊，就吊下一隻桶來，把郵件收了去。同時，他們也把外面世界寄來的郵件，擲到水中，以爲交換。講起那外面世界裏寄來的郵件，又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郵船是很高的，除了丟入海中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了。所以他們就把郵件裝在裝餅乾的洋鐵罐中，四面都用焊藥焊好了，使水不致滲入。那些强壯的村民，就在水中把那洋鐵罐拖了回來。這樣，才算完成了郵政的遞送工作。

有時不幸在海中遇到了一條鯊魚，游水的土

郵船是停在一英里外的海面上的寄來的郵件都裝在洋鐵罐中每個土著拖了兩只餅乾罐游泳回來這是郵件的遞送方法洋鐵罐島的名字也是由此而來的



著們，就得立刻與牠交戰起來，遞送郵件這樁事，也就得停止了。於是就得用一只當地的小舟去把郵件接了過來。為了這個緣故，所以一般人都叫這個島做『好望島』。有許多海圖上，就叫牠做『洋鐵罐島。』

我與同來的伙伴們觀察了日蝕，同時又拍了許多照片，纔算把我們底工作完畢了。我就決定了旅行全島的計劃，總計這次旅行的行程，也不過五英里的路程而已。我叫了一個本地商人底兒子，跟了我去做我底翻譯。

島底西部全是堅硬的熔石，眞可稱為不毛之地。可是東部就不是這樣了，完全是一派熱帶的景像，長滿着熱帶的植物，椰子樹，鐵樹，芒果樹，露兜樹(Pandanus)，薯蕷芋類番瓜樹(Papayas)，馬鈴薯，鳳梨樹，香蕉樹，香瓜樹，什麼都有。

這島底地位，雖然是在赤道以南的十五度半，可是貿易風拂拂吹來，氣候倒也和順得像夏威夷差不多。

沿湖四周的火山爆發期，已經過了七十二年了。據我考察所得，大概每逢相隔十六年，在西部的沙漠中必有一次熔石流出來。



這是給熔石所破壞的椰子樹可知此地從前植物是很茂盛

火山的噴烟並無損害

最後的一次爆發是在一八八六年，可算是尼烏孚歷史上的最大事件了。這一次卻沒有生命上的損害，因為那時正當貿易風大起，把那一朵朵雲一般的沙和灰，一齊向西吹去，吹到沒有人烟的地方去了。火山的爆發口是在大湖東北，山壁上的大石塊都滾了下來，一陣陣的灰沙，堆到二百英尺至四百英尺高。那小的噴火口，後來就成了許多水池。住人的地方，只積了三英尺高的沙。

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下午七點鐘光景，島上先起了一陣地震，震得很和平的，直到夜半，還時刻不斷地起着微

震，這就是預先的警報了。接着，就來了一陣爆發，一塊大石直飛起來，飛到離湖面足有三千英尺高。暴風暴雨也來了，閃電交作，有許多地方還遭了雷擊。

黑色的灰和沙像大雪般落下來，落了一個整夜，在黑夜中把植物都壓倒了。在下風的一面，飛沙走石，積到二十多英尺深。這般地噴一陣，停一陣，一連噴發了十八天。一陣陣可怕的黑雲般的灰沙，把天上的陽光都給遮黑了。

爆發的二個月以前，新西蘭底塔拉維拉火山（Tarawera Volcano）曾經大爆發過一次，這就可以表示在一百多英里以外的同脈的火山有南北相應的趨勢；比較更近尼烏孚的豐奴富火山（Fonuafoo）（福崗島Falcon Island）在一八八五年十月裏也曾爆發過一次。在前一個世紀裏，這島上的西部和北部都曾大爆發過，並且還夾着颶風，那時財產上的損失，才真使人覺得可憐呢。西南部有一個村，村名叫亞化（Ahau），那兒的事件，至今還在蘇登(Sodom)和哥摩拉(Gomorrah)一帶地方談起了使人變色呢。



世界上怕沒有更大的豆類了這種豆名叫盆加(Baanga)外面有新月形的豆莢保護着往往漂流到海外數千里的地方去繁殖牠們底子孫哩

災難和酋長底祈禱

據他們底傳說，亞化的發見，是由於安茄哈底青年男女反對他們底大酋長管理婚姻的法律，他們就反叛起來，因而尋得的。

他們因為這個村莊離安茄哈最遠，一到了那裏，那位酋長就當衆痛斥安茄哈大酋長底苛捐雜稅。他於是就訴諸於神，請求天來警戒他底子民，甯願把他們一齊燬滅，他不願他底子民反叛他。

這個故事居然的證實了，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那熔石正從那酋長住屋的地底裏噴射了出來。照普通的情形，熔石的流動總是很慢的，村民們儘管可以有從容逃走的時間，所以這次熔石的流得這般快法，毀滅了許多生命，在火山爆發史中確

是不常有的。地震夾着轟隆隆的聲音，山石和土地一齊破裂，罅隙又闊又長，一直向西北直到那村莊的街道中，火燄和熔岩，噴射得又高又遠，直流到了海裏。大概這一次的爆發是在夜裏發作的，因爲那位酋長和許多土著都沒有逃走出來，一齊埋葬在裏面了。當然，這個村莊是全燬了。

我與一個老年婦人談着這件事，她倒還記得當時村民逃難的情形，和關於這個村莊的種種傳說。據她說，大概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核算起來，大約有六七十個人，犧牲了性命咧。

我到這個村莊的遺址上去察看過的，我看見了熔石流過的地方埋沒了好些鐵樹，那裏倒是一所很好的棕林，一節節的樹幹和一片片刀狀的葉子，還很可以看得出來。可是已經沒有一片綠色的葉子或一所本地的草屋留在這個村裏了。

他們指給我看，有一個雙洞噴口，上面湧出了五十英尺高的熔石，凝結成了一支圓錐形的黑岩石柱。據他們說，酋長的住屋就在正當這個噴口的地方。從這座山上，熔石像河流般地分向西南兩地流去，老遠的一直流到了海邊。那小山的上面，也有熔石沒有流到的地方，長着茂盛的椰子樹，並且成了沿島一圈斜坡中最肥沃的耕種地。

爆發期的預測

尼烏孚人釣魚的方法是很特別他們把魚竿縛在一支長長的權木上浮在水面而把魚鈎與釣絲垂到水裏同時他們戴了沒水眼鏡把臉浸在水中守候着魚兒上鈎然後把魚從鈎上摘下來串上權水幹



爆發期的預測，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考察到尼烏孚是不絕地在噴着烟而熔石的冲流，却把牠分成了時期的段落。自從一千八百十四年爆發了以後，牠間歇的年數是二十六，十三，十四，和十九年。自從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爆發以後，直到現在，其中間歇的年數是二十六年與十七年。如果我們假定熔石的平均間歇年是十六年，那麼，大概到了一千九百四十五年時，又要來一次爆發了。加上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以前七十二年間的平均間歇年，我們可以想像下一次的爆發期是應該在一千九百五十八年。

這一種預測並不是一定正確的，原不過是根據了火山學上的理由和經驗而來的一種理論而已。也許一千九百五十八年的那次爆發，要把那很高的削壁震坍下來，坍到湖泊的東南部分去，而熔石却向反對的方向流去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的時候，也許要把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裂縫延長到島的西北沿海，那方向是正對着意薩村(Esia)與安茄哈相去不遠，正是我們日蝕觀察隊登岸的地方。

島底管轄

握着東加羣島底統治權的，是女王薩洛德(Queen Sal.te, 又名卡洛德(Charlotte)。她底都城就是東加塔布島(Tongatabu)上的細高洛法(Nukualofa)地位就在這個羣島之南。她底治理這許多島嶼，是受英國底保護的。島上用的也是英國的幣制。他們底言語風

在無線電台舉行落成禮的那天酋長的親族都刻意打扮起來她們穿了古式的服裝來參加新時代的典禮眞是尼烏孚特有的景象



俗，與其餘的東加羣島一般，也是與新西蘭底毛利民族(Maoris)，和薩摩亞島上的薩摩亞民族相同、他們是玻里尼西亞民族，與斐吉羣島的美拉尼西亞民族 (Melanesians) 是完全不同的。

東加羣島底社會，因他們世襲領袖的系統而區分得很嚴的，所以尼烏孚也有牠特別的文化。他們是完全開化了的，並且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他們直接受着大酋長的管轄，他是地方上的行政長官，同時也兼理警政。歐洲人居留在安茄哈的通常總不過七八個人。

惠斯來恩 (Wesleyan) 禮拜堂裏面的牧師長老都是土著，算全島最有名的地方了。到了禮拜日天剛亮時就開始講道了，那一大羣的教民大家都聚在一起，高唱着讚美詩，唱時是不用風琴的。男子們底最低音和婦女們底最高音混合在一起，這種調子，倒也是怪好聽的，他們底音樂與夏威夷底音樂在性質上表示着顯著的完全不同、禮拜日的禮拜，在我是認爲無窮的快樂的。根本上風琴是毫無用處的。

到了晚上做夜禱會的時候，宛如九個村莊底唱詩班開了個音樂比賽會。每一個唱詩班有青年男女八人，一班一班挨着次序立在原位上唱。每逢一首詩唱完了時，大家都齊着聲音喝一聲彩表示虔敬。

在燈光下面他們這種帶些黑色的臉，確有幾個很美麗的男子。們亮晶晶發着光彩的身軀，裏着潔白不染點汚的紗布，使人想起了羅馬時代的長袍；接着牧師就教訓着聽衆老年的族長和族長夫人，在休息的時候就說忠說孝，這一幕使人看了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東加民族都是善於種植的，他們底主要出產便是椰乾，是製造椰子油的原料。在尼烏孚地方，輪船是無法傍岸，也不能下錨的，所以即使不定航線的輪船也不大光臨的，因此他們裝出了一次椰乾之後，第二次的船期是一點沒有把握的。

圍在安茄海四周的四個村莊，佔據了全島人口的一半。他們住的屋子是長圓形的，屋頂上蓋着茅草，牆壁是蓆子做的。這種蓆子，是裝牢了的，捲不起來的，這就與薩摩亞人的大不相同了。屋子的兩頭和兩旁，都開着門，所以進出是很便的。

他們底財富是用蓆來計算的

他們所認爲財富的，是指土地，植物，蓆子，和『打柏』——『打柏』是用一種楮樹的內皮打成的，形狀像紙，而很堅韌，他們都用來做圍裙的。有了很多的考究的蓆子，就可以表示他資產的鉅大和家道的繁榮。別處的商人來買椰乾，或把布匹衣衫，橡皮糖賣給他們時，通用的是銀鑄的先令。

在他們本地的市場上，我不曾看見用過錢幣。每一個成年的人，由政府給他八英畝半的地，並且限定他要種多少椰子樹。政府爲了繁榮社會起見，命令全島人民，不論男女，都得勤勉工作，從事於築路，開渠，或別的建設。猪和雞養得很多，但牛很少。每個家主，都有一片在山上的園地，他就駕了一輛馬車去蒐集些他所需要的薯蕷，芋頭，馬鈴薯，橘子，麵果之類。少女們老遠地趕上幾英里路，到湖裏去洗她家裏人底衣服，是視若平常，不足爲奇的。他們眞是自由，快樂，强壯的民族，身體與靈魂，雙方都能過着不背自然的生活。

海浪拍着岩石的岸，天然是一個捕魚和拾取海貝的好地方；我們常常看見一大羣的婦女們，站在滑不留脚的山石上，貿易風激動了巨浪，從她們頭上飛過，有時浪花四濺，幾乎把人都冲了去，但她們還是滿不在乎，似乎表示她們並不是一個弱者。

漁人守鈎而不視浮子

像別的玻里尼西亞人一般，他們也有很好的人品。他們底風俗，是由於他們祖上的遺傳，工商的情形，家庭的環境和地方的政令而造成的。

他們底漁人，撑着一隻小木舟，上面平裝着一根槿木的竿子，另外縛着木條，接得長長的，一頭是可以活動的，當牠釣得了魚時可以舉起來。釣鈎是骨質的，裝在一段木質的接筍上。釣絲是椰樹絲做成的，把來縛牢在木竿上，就成了一支很好的釣竿了。

漁人戴了沒水眼鏡，這副眼鏡是用兩片平面玻璃裝上兩只木質的杯形物和一根有寬緊性的帶子做成的。他游泳過去，把臉伏在水裏，這樣，他就可以看見魚兒上鈎。

魚兒一上鈎，他就用手去摘下來，把來串在槿木條上。然後他拖着『浮木』慢慢地游了開去。二根以上的鈎竿，也可以同時工作的；同時兩個漁人，也可以在一根釣竿上工作的。他們捕得的魚類，又小又少，並且近海的魚類大多是不能吃的。他們的小木舟中，有時也偶爾有捕得鯊魚的。

無線電台開幕時的土風舞

我們在島上的時候，正値政府所建造的無線電台新落成，花舉行開幕典禮時，白天有當地土風舞的節目。他們這種土風舞，喚做拉卡拉卡 (Laka-Lakas)。在那一天上，每村都要供給一部份的食品，晚上，就是歐洲式跳舞的節目了。

到了晚上，闔族都來了，老的少的，都穿了他們祖傳下來的衣服；頭上戴着花冠；是用貝殼，小珠，豆粒和花卉紮成的；還戴了許多首飾；穿了各種裙子。有許多人就圍着『打柏』，上面綴着大紅色的果實，綴成兵器形狀的花紋；還有的披着網眼紋的蓆子，這是他們當做骨董看的。

鐘點一到，許多官吏們簇護著大會長出來了，他走到了無線電台的洋台上就坐了下來。一族一族的人都順次走過來每一族是代表一個村莊的他們的領袖和戰士們就掮了長矛跳起戰爭的舞來。

婦女們和小女兒們另外列成了一行，手裏提了一籃籃的食物，走來放在地上，成了長長的一行，邊唱邊舞。那舞的步子和手臂的動作，倒是很莊嚴的。有幾節舞是盤着腿坐在地上做的，所有的動作，不過是身體和手的扭動而已。每逢一村舞完了他們底『拉卡拉卡』之後，接着的便是熱烈的喝彩聲和一陣鼓聲。

講到打麥，那是這個國裏的一件特別情形了。隨便那一天，無論什麽時候，只要你走進林子裏，你就可以聽到這種鼓聲。這種鼓聲有兩種作用，一是報告時間的，一是向島民傳達命令的。島民們就在這冬冬的鼓聲和禮拜堂鏜鏜的鐘聲中過着他們底日子。

厚酬

美國某飛行家游歷德國柯倫城，忽攖小疾，遂入醫院療治，未幾病痊。出院時，傾囊出其所有，贈諸醫士，計其數，為二萬七千五百馬克，（合二千三百金鎊。）醫士白其事於警署，警官詢其是否為診金抑係酬金，醫士謂例付診金，均已收訖，此款想係特別酬金云。官諭該款准予受領，惟須照章繳付所得稅。

缺席議員之罰鍰

智利國會議員常缺席，開會議事，殊感不便。為籌謀補救起見，最近議定凡缺席一次者，罰薪五十披索，自實行以來，一星期卽得一萬披索，（合八十金鎊。）經罰鍰後，議員缺席者已大見減少，蓋所有罰款，悉在各人月薪中扣除也。

胖稅

德國自希特勒元首執政以來，對於民族健康，備極注意，最近某報復有對於身體過胖者收稅之建議，其理由謂新德意志之國民，應以強健為上，擬肥過胖，皆屬有害無益，政府對於過胖之人民，必須徵收特稅，以示懲戒。至於計算肥胖之標準，則以腰圍為主，腰圍之尺寸，預先規定一適宜者公告社會，逾此概須收稅。至素有疾病經德國醫師證明者，可以特免，猶太人及天主教徒，則另以法律定之。聞政府已有采納之意。

頑童傾覆列車未果

南斯拉夫某鐵路工人，以機警之手段，發現軌道螺釘被竊，得使列車免肇禍端，厥功甚偉。緣有幼童二人，一年十四，一年十一，相約使鐵路列車傾覆，俾得一觀以為樂。於是至行駛南斯拉夫某地之鐵路，設法取出螺絲釘多枚，正擬他去，為一路工所發覺，詢二童螺釘何來，則謂係在村中購得者，路工疑之，比經巡查，果發現廿五碼之軌道螺釘被竊，於是立將二童拘捕，並急電通知關係列車，得未肇禍，亦云險矣。

三英人國外游記

〔譯〕 金克木

第九章

傑克，有什麼事使你不安嗎？』勃朗問道，因為他看見摩里斯坐在那裏像有心思手裏拿着拆開了的一封信。

『有一點兒。』他囘答了，把信遞給他的朋友。『我怕你也會感到不安呢，自己看吧。』

吃了一驚，帶着一種不高興的感覺，有點像胆怯似的，勃朗在窗邊坐下，讀下面的信：

『傑克先生大鑒：

呈大札於吾父之後，得其允許，乃爲君作此最初且必係最後之覆信。因我與布瓦洛君之婚禮已在着手籌備中，故雖純潔如吾二人間之情誼亦不得不告斷絕也。

君告我謂君愛我，然請君信我，君所有愛我之情均非眞愛情也。命運所爲君特定之英國國花與君之遇合爲期必不在遠矣。我則永永敬君，愛君，然不能逾乎兄妹之情也。

傑克君乎，盍振作精神作堂堂之勇士，吾知不久之後君必謝我，且知 La petite Julie（小尤麗）非若君之愚也。

吾不知君識斷納普夫人否？此英國婦人曾參加吾等團體之上次集會，且曾詢及勃朗君。似伊曾於報中讀及魯濱孫君之被捕與勃朗君之救護也。吾等已告伊君等此刻之住址，想君等不久當與之晤面矣。

別矣，傑克君；我將常思及過去所識之友人，而君亦將據一特殊地位於其間也。吾父與吾謹向君及君之友人致最誠之祝頌。祝君前途幸福無疆，且永永勤習彼可愛之新語言以取悅於君之第一女敎師也。

尤麗・瓦萊敬覆。』

看完了信，勃朗走到他的朋友面前，溫柔的說道：

『我沒想到事情會這樣嚴重，我同情你。』

『多謝，多謝，湯姆，但請你不要只想我的事，因爲瓦萊小姐的決斷是非常聰明的。想你自己的事吧。你還是打算等斯納普太太來到，還是馬上到德國去呢？』

『我是怕寡婦的，我寧願離開不肯停留了，但我的事還沒有你的嚴重哇。』

『不對！』摩里斯答道。『瓦萊小姐這囘辦得非常聰明。』

『爲什麼？你難不眞愛她嗎？』

『也愛也不愛。』

『也愛也不愛！不要說傻話了。』

『我不是傻子，』摩里斯興奮的回答。

『那麼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我愛她，但是也許並不像對一個未婚妻那樣的眞心的愛。這就是我們的情形了。我們在一塊閑談了一個多月，我們變成最好的朋友了，又因爲我也許是太敏感了，我對她表白了很多過乎眞實的情感。後來因爲你的一走，我沒有向她告辭便離開了。我還不知道她愛不愛我，我却不想讓她把我當做一個卑鄙無信的人，於是我才給她寫了封信，向她求婚。』

『那麼現在呢？』

『也許我的尊嚴還比我的心更受打擊吧。』

『我聽你這話很高興，』勃朗說着用手在摩里斯背上擊了一掌。

『關於斯納普太太呢？』摩里斯問道。

『我想到德國去，』勃朗答道。

『我也想去，只怕却利不願意呢……』

摩里斯這句話沒能說完，外面忽然發了一陣大聲，勃朗與摩里斯立刻都跑出去看是怎麼回事。事情大概如下：魯濱孫和同旅館住的一位藝術家坐汽車在附近的田野中遊了一天，但後來因爲汽車夫喝醉了，魯濱孫便自己開車回來了。他忘了在比利時的規矩是車馬靠右邊走，和英國正正相反，他立刻就造成了一些麻煩，甚至還出了幾件小小的不幸。結果便是在汽車後面跟來了許多車輛行人和警察。

不僅是要一頓老長的道歉，並且還非給警察幾枚小金幣不能把這事了結。但是在警察走了以後，魯濱孫還是一肚子不高興。

『比利時人都是渾蛋！』他向他的朋友們說：『你們想這是一種多麼愚蠢的走路規矩！他們爲什麼不能和在英國一樣靠左邊走呢？』他發怒問道。

『在羅馬便得隨……』摩里斯開始說話了。

『我們不是在羅馬，』魯濱孫打斷了他的話。『這回事與羅馬毫不相干。』

『這句話在現在倒能適用的。你既是一個外國人……』

『外國人！』魯濱孫說。

『當然囉，』摩里斯答道『當我們在外國的時候，我們就當然是外國人，就必須遵守人家本國人所訂的規矩。』

『別再發敎訓了，』魯濱孫說，『我已經聽夠了，我在這地方也住得太久了。不管你們怎麼樣，我今晚就離開此地。』

『那不行，』勃朗高興的說，一面對摩里斯使眼色。

『那沒關係，我還是得走。』

『說起來倒是不方便，』摩里斯說，『但是爲了使你滿意，我們還不妨在吃晚飯以前就走。』

『謝謝你們，』魯濱孫答道，『但這並不使我太滿意，晚飯後走在我已算很早了。但是往那裏去呢？』

『Mach Frankfurt!（到佛蘭克府去）』

『那克佛蘭佛！這是什麼地方？』

『我說的德文，』摩里斯解釋道。

『這倒是實話！將來我們要看你有好機會把你那聽不懂的怪語言再向那一個傻瓜演習了。』

『十分願意，』摩里斯回答，『但是我到那裏去找這樣一位傻瓜呢？』

『別再閑談了，去吃中飯吧，』勃朗請求道，因爲他怕他的 bête noire（黑毛畜生，）斯納普太太會來到。

幾點鐘後，這三位朋友便睡在把他們送上柯倫去的快車中了。到了這德國邊界以後，他們便受到了關稅員的檢查。他喊醒了魯濱孫，問他照例的幾句話。這一位一個字也聽不懂，便用脚踢了踢摩里斯，摩里斯馬上又睡熟了。

摩里斯一痛而醒，向周圍望了望，看見那位關員站在他面前，便以爲他是被這位無罪的人踢了一下，於是生氣喊道：

『你這該死的渾蛋，你爲什麼踢我？』

這位小心的渴睡的德國人很客氣的答道『先生帶了什麼東西沒有？』

這可眞是走不通的難關了。摩里斯雖然對德文用過苦功，但還是不能懂這位德國人說的話，他這時才馬上感覺到相信自己懂外國文是一回事，實際應用它又是一回事了。沉默了一小會，那位關員又重新問了一遍，並且加上一句：

『Sprechen Sie Ceutsch?（你會說德國話嗎？）』

『不會，』摩里斯謙卑的答道；他不敢說會，因爲怕出不好的結果。

『Parlez-Vous francais?（會說法國話嗎）』

『不會，』摩里斯又說一遍。

『Habla Vsted Espnol?（會說西班牙話嗎？）』

『不會，』

『Parlate Italiano?（會說意大利話嗎？）』

『也不會，』摩里斯說，接着問一句：『Do you speak English?（你會說英國話嗎？）』

『不會，』那德國人答道。

『Cu vi parolas Esperante?（你會說世界語嗎？）』摩里斯又問，幾乎絕望了。

『會，會，』那關員喊了起來，第一次拋去了他那小心謹慎的態度；於是這兩個人便熱烈的談了十分鐘的話。那位德國人便在出去之前在三個英國的行李上做了符號，也不再問有沒有煙草以及其他該納稅的商品了。

到了柯倫以後，摩里斯費了好大的事去找上佛蘭克府去的火車；因爲雖然在每一美麗的火車站上都有極好的指南告訴旅客怎樣找火車，却對於不是德國人的就簡直無用。最後，他到底找到了一個行李夫似乎能懂得他的問話：『Wo ist der Zug nach Frankfurt（到佛蘭克府去打那兒走？）』

於是進了舒服的車室，還想再享受一點睡福的時候，他又不得不聽那兩位朋友的尖酷的批評了。他們問他爲什麼不把他的『教話先生』帶了來；爲什麼他不好好學德文，却把時間用在吹牛，吹他懂他並不懂的語言上；他現在找上著名大地方去的火車都不成，將來怎麼找旅館？

他們到佛蘭克府的時候，又困倦，又不高興，又餓，但是雖然摩里斯幸而找到一個會說英國話的行李夫，他們的快樂却又被這行李夫一句話打散，因爲知道了這時要找臥床是非常困難。沒有辦法只好坐車回曼司去。到的時候已經是早晨三點了。出車站後，他們便上了公共汽車往一個叫Karpfen的旅館去。但是，車沒有立刻就開，車夫和幾個行李夫又把三件極大的箱子送上車頂去。這三個英國人怕大箱子會壓壞車頂把他們壓在下面，便趕忙跳出車來。摩里斯便對那些吃了一驚的德國喊道：『Was ist das?（這是什麼？）』

『Hüte』車夫答道，一面用力拉那送箱子上去的粗繩。

『Hüte!』摩里斯重復說。Hüte! 這個字對我非常熟，可就是一時想不起他的意思來。『Hüte!』啊！我現在想起來了。快進車吧，箱子裏盡是帽子，一點也不能重。』

於是，過了幾分鐘，在路不平燈不明的街道上過了幾分鐘後，他們便到了旅館。在吃盡了這不湊巧的時候旅館守夜人所能給他們預備的東西，他們便各爬進自己的房間，馬上睡着，連禱告也不做了。

第十章

在曼司一帶過了一星期後，這三位朋友又上了萊茵河上的輪船，要沿路欣賞這世界著名的大河的沿途美景了。天氣好極了，連魯濱孫都在第一個鐘頭以內非常興奮的四面望着，後來他因爲

想找更富刺激性的事做，便不耐煩的在船上跑來跑去，一直到午餐時候到了才止。他從來不會吃過一頓比這次更好的午飯因為不但桌上有美味的食品，並且還有一位非常和氣的西班牙人帶着他的極漂亮的女兒和他同席。

這時我們的朋友勃朗坐在舒服的甲板上的椅上，口裏啣着心愛的煙嘴，好像是非常幸福；雖然——也許正因為這吧——他的思想並不固定在沿岸的時刻變換的風景上。自從離開了法國以後，他就一天更甚一天的懷想起那美麗的陀嫩杜佛爾小姐來了；在這一次旅行中他更焦急的想知道她是否踐約給他寫留局待取的信寄到哥洛尼去。

至於摩里斯呢，難道還用得着說他又認識了一位美女嗎？這位維也納女人答應他向他講那岸上美麗的葡萄園中的古老且日就傾頹的堡壘。當了好久的嚮導以後，他又繼續演他心愛的角色——求愛者了。因為他永遠是照着一定的方法和次序扮演的，所以那一個女的要想知道他的新戲只要看前一章所寫的就夠了。我說『女的，』因為我想只有女的才有那麼大的好奇心。

那是一定的，他決不讓草生在他的脚下——這個比喻用在船上的人身上是不大合適，但因為徵引錯誤和用典不當是現下流行的著作的共同現象，我也就不再更改它了——因為那位小姐在臨分別前便向他聲明此後再也不信那通常說英國人是「冷血無情」的話了。摩里斯客氣的答道，這句話在那時以前是對的，他實在是通常說的英國人的那種樣子，但是因為她的美貌，他才拋棄了習慣的冷淡態度；他的血忽然熱起來了，這也是被她的眼中的火燒了的緣故。

× × × ×

這天晚上，三位英國人在哥洛尼的大旅舍中進晚餐了。這回是魯濱孫先問：『你們以後還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柏林，如果你們願意，』摩里斯說，『我們可以在十五號動身去，在首都過幾天以後，再從荷蘭回國。』

『好吧，』勃朗道，『我可以達到我久已渴望遊歷的亞姆斯特丹了。』

『全體無異議通過，』魯濱孫站起來說，『現在你們打算怎樣度過這個晚間呢？』

『我們到郵局去取信吧，』勃朗答道，臉上有點羞紅了。

『壞人！』魯濱孫喊起來，『你還想敲碎別人的心嗎？』

『我也等信呢，』摩里斯打岔說。

『不然的話就眞是奇蹟了，』魯濱孫說，『好，我們去吧。』

他們都發現有大批的信件在郵局裏等他們。勃朗和摩里斯一

見到幾封信上的筆跡便趕忙揣了起來，粧出不要緊的樣子。可是，一遞一聲的他們倆都嚷着倦了，要求魯濱孫在十點以前就許他們回家去。

『我完全懂得你們的把戲。』魯濱孫尖厲的答道，『去念你們的那些愚蠢的情書去吧，可是不許你們要我也去聽你們念。』

一面抗議着這位朋友的結論不對，勃朗和摩里斯便離開了他，幾分鐘後都到了自己的臥室裏，馬上就開始看收到的信了。我們不妨從勃朗的肩上看看是什麼話使他這樣高興的微笑着。他已經翻過去兩頁了，所以我們只好看最後一句了：

「……如果你說的是眞話，如果你眞想再遇見我，你便在十五號那天到阿斯頓(Ostend)去，正三點鐘時分你便可以在俱樂部門口遇見我了。一秒鐘也不許遲到，因爲我決不願意多等一會兒。這封信伯母不知道。再見，陀娍杜佛爾。』

念完了信，這位「老」勃朗，所有女人的憎惡者，居然把心愛的煙嘴丟在地上，爲的是要吻一吻這封信。

好，我們現在用脚尖輕輕的走到摩里斯的房間去看看他在幹什麼吧。我們很容易知道他得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因爲他也是紅光滿面喜氣溢於眉宇。下面便是他正在看的那一頁：

『……父親很滿意你在巴黎的工作，他因爲自己是考古學會的會長，還打算提議給你加薪呢。他也不再不允許我把你當作未婚夫看待了。這使你吃驚嗎？你難道竟相信我拒絕了你的求婚是因爲我不愛你嗎？傻孩子啊！我的心永遠是你的。如果你還沒有忘掉我，如果你還在愛我的話，你可以在阿斯頓的俱樂部前面等我，在下午三點鐘，十五號，星期四。以後我便領你去見我的父親，他還只當我們是碰巧遇見的呢！親愛的人啊，再會吧！

永遠是你的，梅。』

『星期四我就是到她了，』摩里斯自言自語道，「這是眞的嗎？世上能有這樣快樂的事嗎？我還以爲她不愛我了呢。我極力想把她忘掉，才同別的小姐們做愛，還甚至向尤麗求婚！呵，尤麗！你眞是一個聰明女子！你眞有先見之明，居然寫信告訴我有天選定配我的英國鮮花等我。星期四！』他一面說着，一面掏出日記冊來，開開一看，他喊了起來：

『十五號！這是計畫要上柏林的那一天哪！我便向他們怎麼解釋，他們也不會明白這事情的重要呀！我跟湯姆學先上阿斯頓去，事後才說明吧。』

我們既已知道了他的故事，現在再去跟隨魯濱孫吧。可是往那邊走呢？我們先得往 Flora Garden 去，因爲那兩位西班牙人在船上午餐的時候說過要去聽音樂會。晚間非常熱，但也非常美，很

多的客人在花間徘徊着；可是一個作者的好處就在能很容易找出書中人物的所在地，所以我們也就不必費事就找到這個英國人了。

哈，他正在那兒吶，雖然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氣，却實際上在找一個人。

我們到得正凑巧，因為他的注意剛被引到幾個喝醉了的年輕人的吵架上去。魯濱孫走到他們跟前去看「把戲。」在一陣大鬧中，一位老人被一個闖禍的人撞倒了。看到了這件事，時時刻刻在找小拳鬥的魯濱孫便先扶起了老人，再警告了那禍闖的人叫他自衛一下，就馬上用最新式的姿勢開始了拳鬥。這拳鬥並不久，因為警察立刻就來干涉，把他們分開了。這時那老人走到魯濱孫面前要謝他的幫助去，但他們馬上就發覺大家是熟人了。

『魯濱孫先生！』老人大吃一驚喊道。

『瑪路爾先生！』魯濱孫高興的答道。

眞的，世界是夠小的了，這時這位英國人更覺這句話的眞切了，因為他發現他幫忙的這人正是幾小時前和他在船上同餐的那位西班牙人。

瑪路爾先生要求魯濱孫陪伴他和他的小姐（她剛來到向魯濱孫道謝。）到他的旅館去。魯濱孫先有意推辭說時間太晚了，但旁人推翻了他的理由，結果便三人一起到 Monopole 旅館去了。

讀者當已經猜到這兩個西班牙人都會說英國話，因為不然的話我們的朋友便不會那樣高興遇見他們了。在旅館的暢談中他曉得了他們是在做長途旅行，在上阿斯頓去以後還打算到英國去住幾星期才回家。

『我們的途程還不十分一定，』瑪路爾先生道，『可是我們却決定要在十五號到阿斯頓去看「花戰」去。』

這一晚間魯濱孫考慮着想再會見他的新朋友們，或則更正確的說伊莎伯，因為她已經在他心中開闢了新的感覺了。可是他又怕提議先上阿斯頓不上柏林的話會遭他的朋友的反對。最後，他要告辭了的時候，那位父親說希望在英國再見的時候，他低聲向那位小姐說：『為什麼不在阿斯頓再見呢？』

『你願意嗎？』她笑着說。

『滿心願意！』他答道。

『我們還沒有決定旅館；不過你可以在俱樂部門口等我，星期四。』

『幾點鐘？』

『三點。』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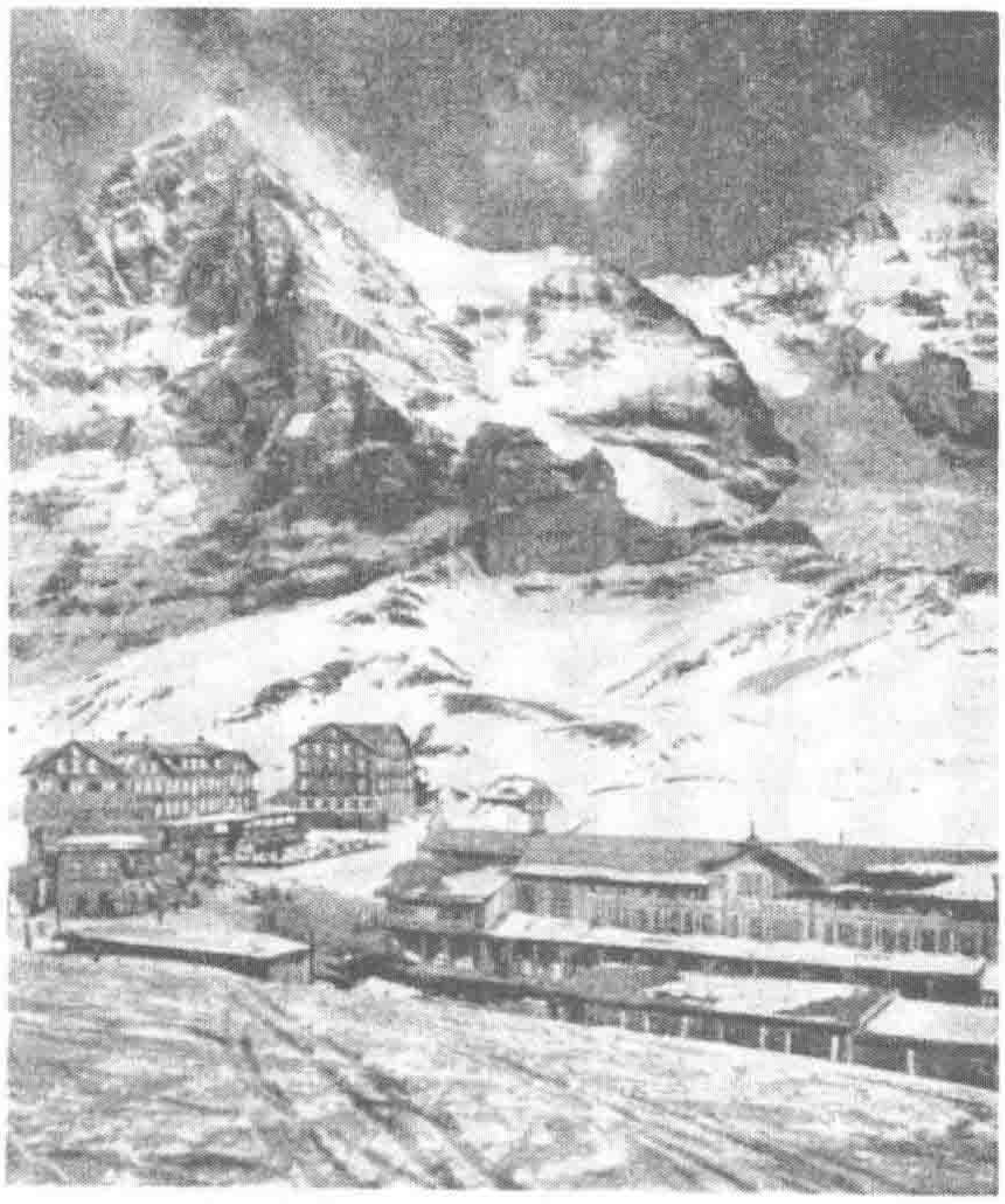
『我一定去；到那時再見！』

達伏斯

一個天然的療養院

劍峯

達伏斯，這個瑞士國中最美麗的城市像中國的杭州一樣，在歐洲是極負盛名的。它



達伏斯雪景

不但有曲折幽雅的風景，那清爽明朗的天氣，猶其足以提高游客們的興趣。雖然一年中有五個月下着雪，但是天氣却並不會因下雪而過份寒冷；而全城的山林樹木房屋反而因雪的點綴，格外的美麗了。因着天氣的適宜，達伏斯還是全世界最好的養病所在。一年到頭，全世界各處患結核症，肺癆，氣喘，咳嗽，受寒以及一切病症的人們像流水般的趕到那裏去，在一個短時期間，就能夠恢復了原有的康健。那裏對於療治結核症和肺癆，猶其有把握，原來有一個專門研究這兩種病症的機關，設立在那裏。

達伏斯雖是一個小城，衛生設備却十分週到；飲料中最富有滋養料的牛乳，是由山上的許多牧場供給。為了應合旅客們的需要，城中有許多適合於各種等級的旅館，公寓，療養院以及設備完全的醫院。就是交通方面也非常便利，從倫敦趁火車到達伏斯，只要二十四個小時就儘夠了。

娛樂方面，有許多對於康健有益的運動，像跑冰，溜冰，跳冰等，都是我國所沒有的。雖然這些運動對於身體都很有益而且還很富有興味，但是來療病的病人們究竟玩不動。他們都是四處散步，呼吸些新鮮的空氣，飽餐那秀麗的景色；猶其是在大雪以後，好像全城的山木樹林房屋，穿了一件純潔的外衣，正如一副名家的圖畫，眞足以性曠神怡，精神上感覺到非常的愉快。

人是沒有一個不怕死的，就是到臨死的一刹那，還希望多活些時候。這就毋怪乎到達伏斯來養病的病人多了。其中最多的是來療治肺病的，因為達伏斯城中療治肺病，是人人知道，全世界中要算最好的了。各醫院中對於治療肺病的器具都很完備，一切的藥品都是全世界最著名，最有效驗的，像普治肺癆的「羅氏」須羅鑪（這是瑞士國羅氏藥廠的出品，行銷全世界已經有四十年，中國各藥房也有經售）以及他種種的藥品。在這許多藥品中，最有效驗的還是「羅氏」須羅鑪。而且「羅氏」須羅鑪還善於治療氣管枝炎，氣喘以及傷風咳嗽等病症。

至於達伏斯的風景怎樣的好呢？慚愧得很，記者的一枝禿筆實在描寫不出來，好在這兒有一幅雪景，讀者們自已去領略罷。

二六—二五四

世界偵探名著 萬事通（五）

秦瘦鷗譯

本書線索

富翁梅瓊自老特西亞歸英，挾資甚豐，卜居伊斯德篷，有姪一名萬侖克，私人秘書一名桀司潑古爾，及亡友之女曼納脫爾，爲其親屬。

萬侖克與桀司潑均屬意於曼萬，追求尤烈；惟梅瓊之意則深惡其姪，並數勸曼與桀司潑結爲夫婦，曼本人殊無定見。

梅瓊擁資既富，樹敵亦多，常恐爲人所乘，某日往訪英倫警務總監，請代調查三形跡可疑之人。總監即爲轉詢一以「萬事通」別名著稱之私家偵探沙奧門，沙竟於數分鐘內立電答復，且極詳盡，梅瓊驚服之餘，遂自往訪沙，欲試探沙對於己之秘密有無知曉。沙乃取出記錄一册，爲之略讀數節，而梅已不勝駭愕矣。梅頗欲向沙購回此項紀錄，並欲得悉一與己關係甚深之人之行止，而沙均堅拒不允。

七 介紹臘克斯吳侖特君

臘克斯吳侖特君從他的新汽車上走下來之後，特地退後幾步，用着一種很安閑的神氣，打量着他這一架新置的代步品。

「我想它多分是可能的番生。」他先說話了。

那汽車夫便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並微微一笑。

「它祇走了三十八分鐘啊！主人。——走二十英里祇需這一些時候，可說是狠不錯了！差不多已穿過了倫敦的一半！

「很不錯了。」吳侖特君表示贊同，一面慢慢地脫下他的手套來。

汽車是停在一所鄉村式的小屋子的前面。這所小屋子原是很簡陋的，現在却已經過了一番不惜費用的佈置和修整，足以敵得過一所小巧精緻的皇宮了。

他兀是在外面遲留着，於是那汽車夫便覺得似乎是應該想些話出來和他的主人兜搭了，忙鼓着勇氣，從這輛新車上揭開談鋒。

他先是表示一輛價值八百鎊的新車，照理原該是很不錯了。

「世界上凡是一切費錢的東西，無有是不好的。」吳侖特君彷彿很感慨地說着。頓了一頓，又繼續說道：「也許是我弄錯了，可是不妨先問問你，當我們穿過辟特奈（參閱十卷二號附圖）的時候，是不是我瞧見你在那裏和另外一輛車上的車夫顛頭？」

「是的，主人。」

「記得我用你的時候，」吳侖特君依舊用着他那極和平的語調說道：「你不是曾經告訴我剛從澳洲回來，在英吉利並無一個熟人嗎。——我想就是我自己所登的廣告上，也說得很清楚，必須如此才合條件。」

「一些不錯。主人。——我也正和你一樣的詫異呢！方才和我招呼的那個脚色，實在是當日和我搭着一條輪船回國的，不料他竟和我找到了一個同樣的行業，那眞是太湊巧了。」

吳侖特君很鎮靜地微笑着。

「但願他家的主人再不像我這樣的古怪，而能給付他和我相等的工資。」

說了這兩句話，他便打開了那一所小屋子的門，走進了裏面去。

番生便把車子開進了汽車間。這一間汽車間就在那小房子的後面，還是新近添造起來的。這時他才算是自由了，便燃旺了一根煙斗，坐在一只木箱子上休息着。過了一會，他又打衣袋裏取出了一方紙片來，很用心地看着：

（一）駕駛汽車，並兼司家庭雜事。

（二）工資每週十鎊，供給膳宿。

（三）不准交友，或與他人來往。

（四）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不准談論主人，如主人之性情或職業等。

（五）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不准走入倫敦東區，以自大理石長廊至維多利亞車站間之一綫為標準，不得越過一步。

（六）如在街中見主人與他人同行時，不得上前相認。

番生看了幾遍，便仍把這紙片藏進了衣袋中去，然後把一手摸着自己的下頷，默默地回想着。

「眞古怪！」

他悄悄地自語着，一團又濃又厚的疑慮，已把這個在澳洲生長的脚色罩住了。但他却無從打破啊！他約摸休息了十數分鐘，便忙着起來洗淨了手臉，走進那間小廚房中去，給他主人準備晚餐。

吳侖特君這一所小屋子眞是很特出的，凡是一個聰明的人所能想出的種種節省人力的方法，在這裏是全設備下了。屋子裏的傢具，雖然並不多，但華貴是華貴極了。每一間房間裏，全有幾枝眞空管裝着，再加上了許多的特殊的皮帶和筒管，只要把某一個電紐一按，整間屋子便可立刻炸成灰土。從他的餐室到後面那一間小廚房去，有兩根用電力管制着的皮帶，可以循環不息地活動；他那兼充廚子的車夫給他端正下的簡單的晚餐，便是打這兩根皮帶上送進來的。

待到殘肴撤去之後，那汽車夫便給他打發走了，因為後面還有一所孤零零的小屋子，是供給他做宿舍的。

吳侖特君順手撥開了一個電紐，那一座擱在偏桌上的咖啡自濾器，便給電力燃熱起來了。

他很安閑地看着他的書，兩條腿擱在另一張椅子上。

直到那咖啡煮沸了，他才放下了書，自己動手倒出了一盃咖啡，順便又把那電火關熄了。咖啡祇喝了一口，他又繼續的看起書來。

從此，他就沒有行動過。及至那壁爐架上的銀製的小鐘打了十

二下，他才用一片紙籤夾在他所看到的地方作爲記號，慢慢地合上了書，絲毫不見忙亂的站起身來。

他在牆壁上抽開了一方狹板，裏面却是一口純鋼的保險箱。他從一大串鑰匙中間，挑出了一個來，打開了箱門；又從箱裏面捧出一具柏香木製的小匣子，也是鎖着的，他開了鎖，便打匣子裏逐一取出了三本支票簿來，和一雙很薄而透明的橡皮手套，這是顯然爲着要不留手印而用的東西。

他很小心地把它們戴了起來，又一起扣上了，然後再打那三本支票簿上各撕下一張來。末了，他才打衣袋裏取出了一枝自來水筆，開始在那空白的支票上，塡起數字來。他寫得很慢，而且是像描繪一樣地很用心的寫着，但他却並沒有什麽字樣。啊！在那些罪犯界裏頭，能夠不用字樣，祇憑着記憶力而倣冒他人的筆跡的，實在不易多見，吳侖特眞可算是他們貴同行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材了！因爲他把這三張支票寫好之後，從上面的日期起，到下面的花押爲止，簡直沒有一個字不像是梅瓊的親筆了。

那三張支票上同樣有一個很特別E字，和拖着一根生硬的尾巴的Y字，卽使梅瓊自己瞧見了，也要懷疑他幾時簽過這張八百五十鎊的支票呢？八百五十鎊的一張就是三張中的一張。

吳侖特君瞧定着他自己的大作，臉上竟是毫無表情。

他一直等到它們全乾透了，才摺起來，藏進了自己的衣袋中去。原來梅瓊一向是如此的，他從不歡喜用吸墨水紙，不知道爲着什麽緣故；也許和他早年所造成的歷史多少是有些關係的。

支票藏到了衣袋中去之後，吳侖特君便把手套卸了下來，連同那三本支票簿，一起放進木匣子，再依舊鎖上了，納入保險箱，又把保險箱也鎖好，將木板拉囘原狀，一切舒齊，才上床去安息。

第二天淸早，他把車夫喚了來。

「把車子開囘城去！」他說道：「我自己就湊火車囘去。下午兩點鐘，到荷蘭公園那邊的地下車站來等我。——我有些小事情要叫你去幹一幹，你也可以順便賺一個五百鎊。」

「不錯，這是我的差使，主人。」這個已經昏迷了的脚色好一會才淸醒過來，很興奮地應着。

× ………… × ………… ×

蔣侖克梅有時候也陪着曼上東區那邊去的，當這一日吳侖特君囘倫敦的日子，他又上曼所住的那裏去了，意思是要開着汽車送她上肯甯鎭去。

「你不妨進來坐一坐，喝一杯茶再說。」曼很殷勤地款待着他。

「你眞是一個好奢華的姑娘呢！」他一面說，一面把這一間佈置得很精緻的休息室重復又打量了一遍。「和我陪斯華德那邊

所租的一間見不得人面的小屋子比起來你眞太奢華了！」

「我倒不知道你的小屋子是在倍司華特那邊啊！」伊笑着問道：「可是爲着什麽緣故你要住在倍斯華德那邊呢？眞教我猜不出來！」

他俯下頭去，喝了一口茶，眼睛却在不停的在閃動。

「請你猜猜看號稱大富翁的梅瓊的承繼人，究竟每一週有多少的進款？」他用着富於譏諷的意味的口氣問着：「不要猜了！還是替你節省一些無聊的腦力吧！不用猜了！告訴你：我在銀行裏所得的週薪是七鎊。這便是我的進款的全數了！」

「可是，奈道叔父……」伊開始詫異起來了。

「一根毛都沒有！」他很粗暴地答道：「連半根毛也沒有！」

「可是，……」

「我猜到你要說什麽話了！——他待你眞是再仁慈也沒有了，我是知道的。他對待我，却是非常的公正。在公正和仁慈二者之中，但願他永遠給我仁慈吧！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咧！他每年付給桀司潑古爾的却是整整的一千鎊。這是很詫異的，可是嗎？」

伊便伸過手去，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可憐的孩子！」伊很同情地說道：「這個却也並不見得怎樣舒服吧？——我的意思就是說桀司潑。」

茀倫克扮了一個鬼臉，便把這件事丟過了。接着又說道：

「順便告訴你今天早上我瞧見桀司潑打滑鐵盧車站走出來，他的鬼相兒簡直比先前更神秘了！可知道他上這裏來畢竟有些什麽特別的事故嗎？」

伊把頭搖着，一面站了起來。

「我對於桀司潑正和你一樣的隔膜。」伊很隨便地給了他一個答復。接着，伊忽又旋過身來，透着一種沉思的狀態看着他。

「茀倫克，」伊彷彿很鄭重地說道：「我眞有些給你和桀司潑兩個人担憂。唯一的原故是因爲你叔叔對於桀司潑的影象竟是截然和你相反；在這種情形之下，必將使你們之中的任何一人，不可避免地發生某種反常的行爲。所以我是非常的痛心。」

茀倫克很滑稽地向着伊一笑。

「你爲什高要痛心呢？」

伊仍然是搖着頭。

「我實在是很願意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你的，可是這樣必然是很不利的。」

「於誰不利？」茀倫克來不及的問。

「於你，於你叔父，或是於桀司潑。」

他漸漸地走近伊身旁來了。

「你對於桀司潑可有一些比較熱烈的感情嗎?」他問着。

「我對於無論何人都沒有什麽熱情!」伊說得很坦直。「啊!別這樣生氣似的瞧着我啊!蔣侖克!我想我自己都分是長成得很慢的,所以在目前你還不能希望我有什麽肯定的主見咧!」

蔣侖克雖然兀是在笑着,但神氣是苦悶極了。

「這就是我在世界中所有的唯一的苦痛。親愛的!」他很斯文地說道:「這苦痛的確是比任何一切都大。」

伊其時正站在門邊,一手擱在門鎖上,欲進不進,欲退不退,顯着很遲疑的樣子;伊那美麗的臉上,也透着很昏亂的神色。伊是長得很高而很瘦的,正是一個少女將漸漸地長成爲少婦的時候。或許有人要批評伊的態度過於冷淡,並且有些近乎做作的樣子;然而實際上,還是因爲「熱情之火」並不曾燒到伊的緣故。雖然伊已是二十一歲了,但伊却依舊保持着大部份的女學生的丰度,以及女學生們所常有的那種不耐煩用什麽心思的焦燥性。

「論理說,我也不好算是怎樣一個倒霉的人了!」蔣侖克接着又說道:「可是我畢竟還並沒有得到最好的一切。親愛的,我一起手就和我叔叔鬧僵了,他根本就厭惡我父親,以及我們家中的任何一人。便是他對待他妻子的行爲,也是很不名譽的。我那可憐的父親確然也是一個很揮霍的人,以致時常要鬧飢荒,而每次總不免要依賴我叔父來救濟他。我簡直不願再談論他了!」說到這裏,他就忍住了。

「我是知道的。」伊很同情地應着。

「我父親實在也不至像我叔父所想像的那樣腐敗,他也有着相當的長處,祇是行爲不能十分留意,喝酒又不肯自己限量而已。後來他所遭受到的種種困難,也無非是最後的一件事失敗了的緣故。」

其實,曼自己也很知道那已故的梅博士的歷史,梅瓊早就很簡括而很明淨地告訴過伊了;伊並且也知道那種種困難,以致使梅博士的經濟和名譽一起破產的內幕。

「蔣侖克,」伊說道:「如其我有什麽法子可以幫助你的話,我願意盡我的力。」

「這世界上,就剩你一個人可以幫助我!」這位少年紳士仍極鎭靜地說道:「祇要你和我結婚。」

伊的呼吸漸漸短促了。

「什麽時候呢?」伊問着,神氣很慌張。

「就是現在,或是下星期,總是愈早愈好!」笑容堆滿在他的臉上,同時他就走到了伊的面前去,握着伊的雙手。

「曼,親愛的,你總該知道我是最愛着你的人了!你或者也知道

我願意為着你做無論什麽難事，並且也不惜忍受任何一切的犧牲！」

伊很羞窘地搖着伊的頭。

「你必須多少給我有一些考慮的時間啊！茀侖克。」

「不要去啊！」他懇求道：「你一定還不曾知道我此刻是怎樣急迫地需要着你咧！我叔父雖然已經告訴了你許多關於我的事情，但是他可曾告訴你這個嗎？——我要獨立，——就是和他的萬貫家私，以及他的權力脫離關係。你眞不會知道他的權力多麽的廣大和惡毒咧？祇有一個機會，便是在我二十四歲的生日之前結婚。」其時他的說話裏忽帶着一種向所未有的忿邀的咆哮聲。「他可曾告訴你這個嗎？」

「茀侖克！」

「這全是眞的！我不能再多說了！可是梅瓊他自己一定知道。假使在最近的十天之內，我能夠正式成了婚，」他把兩個指頭不住的彈着。「那就是說，他的百萬家私都得屬於我了！從此，我就可以自由處置他的遺產，並且不必再受他的管束了！」

伊把兩個眸子張得比尋常大了一陪，牢牢地瞧定着他。

「可是你從前却不會這樣給我說過啊？」

他把頭搖着，略帶幾分失望的神氣。

「我肚子裏簡直還有許多的事情是永遠不能給你說的！曼另外還有許多事情是非我們到結婚之後，你才可以知道的。此刻我祇要請求你完全信任我！」

「那末，假使……」伊躊躕着問道：「你在最近的十天之內，竟不能結婚，又將有什麽事情發生呢？」

他聳着兩個肩膀。

「我原是梅瓊的家奴，我的生命，我的肢體，以及我和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關係，都是屬於他的！」茀侖克很流利地說道：「所以，我祇有忍耐着，以待唯一的機會來解放我自已；這唯一的機會就是在他死去之後。我實在不願意這樣的說！因為他這個人，也有一部份底行為還是我所十分敬愛的。然而事實却眞是這樣啊！所以，曼！」他的手始終緊緊地握着曼的手，態度是非常的誠懇，視綫從不會離開過曼的臉部。「我實在不願意對梅瓊發生什麽惡感！我更不願意預料他的死期，我只希望在彼此各不依賴的情勢之下，再見到他。我絕對不願意老是期望着他的衰頹和凋謝，或是待到他偶然罹到什麽疾病的時候，在暗地裏拍手歡呼，希望他就此一病不起。我也知道這些話實在都不是我應該所說的；但是，如其讓你站到了我所處的地位上來，如其你也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的話，那末你就可以明白了！」

這時候，曼的腦神經已發生了很劇力的刺激，想不到伊和茀倫克這樣的一次尋常的會見，竟會發生如此紛煩的結果，差不多已使伊失却了控制伊自己底地位的力量了。不知道打那裏來的幾千百道的思慮，霎時間已穿遍了伊的全腦。伊覺得伊這時候彷彿已被逼的站到了一個公斷人的地位上去，並且還被逼着要從兩個和伊都有好感的人中，判斷出曲直來。尤其詫異是即使在這樣一種紛擾混亂的情緒之下，伊的幻覺上却還會映出桀司潑古爾的一個影子來，以及他那清秀而聰明的臉，兩個沉着而烏黑的眸子。

「這件事我總得再考慮考慮！」伊重復又說道：「我想你今天到這裏來，總不致特地爲着這件事情吧？你還是先伴我上救濟會去的好！」

他點了點頭。

「也許你是對的。」

於是，伊就很溫柔地把他手裏抽回了自己的手來，走到了另外一面去。

對於伊，這一天眞可說是神筋最昏亂的一天了！究竟茀倫克爲着怎樣一個特殊的緣故而必須在他二十四歲的生日以前結婚呢？伊還很清楚的記得梅瓊是怎樣堅决地叮嚀着伊關於伊的婚事的志向切勿在最近的兩禮拜中決定。所可怪的是梅瓊爲什麼突然把他自己所準備着要留給伊的遺產說給伊聽呢？從伊出生以來，向不曾對這位世伯大人懷疑過，今天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了！

對於茀倫克，這一天却也並不會讓他平平而過。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畢卡狄支行原不是一所小規模的支行，房屋是很寬暢的，可是茀倫克的地位，却還不夠獨佔一間公事房咧！他那一張龐大的寫字檯是安在一個離櫃台稍遠的角子裏的，它的三面有一副上半部是鑲着玻璃的柚木插屏遮蔽着；但是從他坐的位置上看出去，也還能看清楚櫃台上的情形。這一個佈置實在是必需的，因爲有時候他還得走出去辨認辨認那些拿支票來兌現的人物。

這一天午後，他回銀行時，已快近三點鐘了。不多一會，經理勃來鄧先生便從後面那一間小小的經理室裏急忙忙的走出來，把茀倫克招呼了進去。

「你這一餐中飯所費的時間眞不短啊！」他先是這樣怪怨着。

「我眞是十分的抱歉！」茀倫克說道：「我因爲碰到了曼納脫爾女士，隨便談談，不覺便費了許多的時候。……」

「我且問你：上一次我敎你去見吳倫特先生，你可曾見到嗎？」經理先生不待他解釋完畢，便又發問了。

「你教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我可不會見到他；」茀侖克答道：「但第二天我就見到他了。」

「他可是你叔父的朋友嗎？」

「我看不見得吧！你為什麼這樣問呢？」

經理先生就隨手從桌子上取起三張支票來，授給茀侖克去驗看。一張是八百五十鎊六先令，已經由利物浦棉業銀行代為付出了；一張是四萬一千一百四十鎊，已由英吉利銀行付出了；還有一張是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上面都很清楚地簽着梅瓊的名字，而收款人却都是「臘克斯吳侖特先生，」並且還都是劃着橫綫的。

近來梅瓊又有了一種特別的習慣，就是歡喜讓他有存款放着的各家銀行分攤着給他担任付款，那第三張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便是由西區殖邊銀行支付的。因為有了這一張支票，才使這一位對於他的後台老板的僻性素不十分明瞭的經理先生，也可以略略領會少許。

「從梅先生的帳上再付出七千九百九十九鎊十四先令之後，」經理先生說道：「正好還剩五萬鎊。」

勒來鄧先生很失望地搖着他的頭，在他心中，對於梅瓊這一種不合商業習慣的行為，眞是異常的不滿。

「他可認識你叔父嗎？」

「誰？」

「臘克斯吳侖特。」

「茀侖克躊躕了一會，彷彿在追憶過去的情形。

我實在記不起我叔父曾經提到過他這個名字；可是，現在，我有些記起來了！他上我們這裏來開立存戶的第一張支票，就是我叔父的支票。不錯，現在我已經記起來了！」他很有頭緒地給經理先生解說道：「而且他開立存戶時所備的介紹信也是我叔父出名的，當時我就暗暗地估量着，以為他和我叔父兩個人之間，必然有着交易上的關係；只是叔父從來不歡喜和人家在外面討論銀行裏的事情，所以我也沒有機會問過他。」

勒來鄧先生又第二度很懷疑地搖着他的頭。

「我一定要說，梅君，我實在不歡喜這些行為神秘的存戶！」接着他又問道：「那末他的外貌是怎樣的呢？」

「可算得是一個很高大很年輕的人，衣服是非常講究。」

「鬢剃得很光嗎？」

「不，他還蓄着一撮短短的黑鬚咧！雖然依他的外貌看來，至多也不過二十七八歲的樣子。說實話，當我第一次瞧見他的時候，就覺得似乎很有些面熟，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我還記得他

第一次到行裏來時，鼻子上彷彿還架着一副金邊的眼鏡，但是我却從不曾在街上見過他；至於我所日常活動着的那一部份很寒酸的交際場中他當然是絕對不會去參加的。」說着他自己也笑了。

「我想你的話是對的。」經理先生依舊有些孤疑莫決。「可是，無論如何，明天我必須自己去見見他；並且爲防患未然起見，我們大可先去和你叔父接洽一番。雖然我也知道我們如其把存款的事情去麻煩你叔父，他是一定要大發脾氣的，但也管不得了！」

「今天你如其去和他接洽，那是他一定要大發脾氣的！」蒲侖克微笑道：「因爲今天下午二點二十分鐘他就要啓程往巴黎去了。」

正當銀行快要關門的五分鐘了前，有一個穿着代辦團服裝（按英倫有所謂代辦團者，雇用若干團員，專爲他人服務。）的人，匆匆地打那旋轉着的大門裏走進來，把一封信放在櫃台上，就有人代他送進了經理室去；隔不到一分鐘，就見那勃來鄧先生急忙忙的走出來，一直走到蒲侖克所坐的桌子邊來。

「瞧這個！」他喊着。

蒲侖克接過了這封信來念着，這是寫給經理先生的，上面寫着：

「經理先生閣下：

僕將於本日晚遄赴巴黎，與友人梅君相晤，甚盼即將所附支票賜予兌現，無任感荷。

臘克斯吳侖特敬上」

那一張附來的支票是開着五萬五千鎊的金額，這筆款子提去之後，吳侖特君的帳上，正好還剩五萬鎊；再瞧那信箋的下部，還有一節「附註」寫着。

「另備收據一紙，請督存。該款全數希即交持信人葛萊林君帶回，葛君係代辦團中一隊長，此款交渠帶回，可萬無一失也。

經理先生便走近櫃台邊去。

「誰給你這封信的啊？」他問着。

「是吳侖特君，先生。」那個人很爽脆地應着。

「吳侖特君此刻又在那裏呢？」這一面發問的是蒲侖克。

那代辦團的隊長搖着自己的頭。

「在他自己的樓上啊！……可是，我的任務是只限於把這封信送到你們銀行裏來再把錢帶回去，別的我不知道！」

經理先生眞有些莫知所從了。有支票，又有信，而且簽字也對，存款也夠，手續方面可說是毫無不合；而且像這樣派人來代替提款子的事也是極平常的，現在所使他爲難的就是數目太大了；但是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公事房中去，打那大鐵箱裏取出那兩大疊鈔

票來，當着那個人的面在櫃台上點數淸楚後，便封入一個大信封內，交給了那人，並取囘了吳俞特君所出的收據。

待那個人去了之後，勃來鄧才拭去了他前額上的汗珠。

「呸！」他說道「我眞是十二萬分的不歡喜做這樣的生意！要是現在就把我調囘總行去，眞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好事！」

他的話還不曾說完，突然起了一陣很響的鈴聲；原來當那代辦團的隊長出去之後，大門已經關上了。於是一個正在結算當日的日記帳的下級職員便得了他上司的指示，擱下了筆，奔出去打開了大門。走進來的却是梅瓊。

茀侖克很詫異地看着他。

「噲！叔父！」他喊道：「我願你早來幾分鐘就好了！你不是兩點鐘要上巴黎去的嗎？」

「呸！那個打電報來召我上巴黎去的原來是個騙子！」梅瓊很着惱地答道：「虧得我先打了個電報去詢問，才知道我在巴黎那邊所有的朋友，從不曾有一個打過電報來；他們的囘電直到我快要上火車才收到。今天下半天，我就忙着在巴黎的長途電話裏解決這件事情。……你爲什麼要希望我早幾分鐘來呢？

「因爲，」茀侖克說道：「我們剛巧付出了五萬五千鎊的現款給你的朋友吳俞特先生。」

「我的朋友？」梅瓊的視線從茀侖克臉上轉到經理的臉上，再從經理的臉上轉到茀侖克的臉上；其時那經理先生的一顆心已在跳盪着了，他知道這件事情必然有些不妙咧！

「你爲什麼要說是我的朋友呢？」梅瓊又更進一步的問道：「我簡直從不曾聽見過這個名字！」

「那末今天早上，你可曾付過三張約摸在五萬鎊以上的支票給吳俞特君呢？」經理先生硬起了頭皮問着，臉色是已經灰白了。

「當然是不曾啊！」梅瓊咆哮道：「幹什麼屁事我要給支票給他啊？我根本從沒有聽到過這個脚色的名字！」

經理先生幾乎要暈倒了，忙把身子靠定在那櫃台上。

他急急把這件事的經過情形用最簡單的幾句話告訴了梅瓊，一面就把他引到自己的公事房中去；茀侖克也依舊一起伴了進去。

梅瓊取過那三張支票來仔細驗看着。

「不錯！這是我的筆跡啊！」他失聲喊道：「但是我可以發誓，我從不曾開過這三張支票！也不曾簽過這三個字啊！那末你們可曾記得那代辦團的隊長的號牌是幾號啊？」

「總算還湊巧！我已把它的號碼記起來了。」茀侖克插嘴着，經理先生便忙着打電話到蘇格蘭警場去。當天晚上七點鐘，代

辦團裏的那個傢伙便給警探們拘到了，他說他是受了一個自稱朧克斯吳侖特的人的雇用而他所見的吳侖特君乃是一個身材很瘦削臉上剃得很光滑的年輕人。這顯然是和茀侖克所見過的吳侖特是異樣的。

「從前我曾經在澳洲那邊住過好幾個年頭，」那代辦團中的隊長說道：「我聽他的口音很像是一個從澳洲來的人，而且我也曾把我所知道的幾處澳洲的地名問過他，他也完全知道。」

後來警探當局繼續又發現武士橋奧曼麗大廈樓上的那一間屋子，原是一種公寓性質的房間，在三個月之前才由朧克斯吳侖特君租去。可是講租價，訂合同等手續，都是從書信裏頭解決的，所以屋主人根本沒有見過他。祇知道他把這間屋子租去之後，一切就委任着他的一個經理人給他代管。這個經理人是一家很有名的建築公司中的書記，所以警探們便給不費力地把他找到了；可是經詢問之後，才知道他當初得到這個兼職的詩候，也是從書信中解決的，他也從不曾見過他的雇主。

警探們把那一間樓房全部搜查了一遍，結果是一無所獲；祇聽到有一個侍者說，這間屋子差不多是永遠空着的，祇有很少的幾次，當他不上值的時候，吳侖特君曾經來過。這是他聽同居的那些房客所說的，他自已實在從不曾見過。

「現在看起來，」梅瓊透着很嚴肅的神氣說道：「茀侖克，除了你之外，誰都不曾見過吳侖特那個東西！」

茀侖克很吃驚地僵住了。

「我這話可並不是指點你也在這個騙局頭！」梅瓊依舊很粗暴地說道：「至於你所見過的那個人，多分還不是什麼朧克斯吳侖特，這件事必然是幾個人聯合起來幹的。然而我是決不肯干休的！我情願再化費兩倍於我已經被騙去的錢，從事搜尋，務必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可是警探方面却並不能像他一樣的興奮。

蘇格蘭警所的偵探長納喜在英倫也可算是一位有名的人物，而且在過去中，已曾很滿意地破過幾起爲數很大的銀行騙案；據他觀察起來，梅瓊這幾萬鎊的損失是很少珠還合浦的希望了。

「從一般人的理想上推論起來，如其你們還能夠記得那幾張鈔票的號碼，那末事情就有破獲的可能了；」他給梅瓊說道：「但是在實際上，這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無論什麼地方，即使要把一張五百鎊的鈔票換成零錢，也不是什麼難事，所以你的鈔票也就在一兩星期之內可以就在市面上發現了。」

他這個預測果然就證實了。這件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吳侖特君所騙去的五萬五千鎊底鈔票中間，竟有三張極神秘地出現了。

「現錢梅瓊，」這一個綽號確然是極切當的！他的財產一向是分攤着存放在幾家銀行中的，他並且還歡喜使各家銀行中所留的存款數目，時常保持着彼此相等的程度，因此他又習慣着忽而從某一家銀行中提出大批現款來，又轉送到另一家銀行中去，實行調劑他自己底存款的工作。至於一切他所應收的股息，紅利等等，他也必堅持着只收現款，不取支票，待到現款積成巨數的時候，才一起送到倫敦西區殖邊金行的畢卞狄支行中去。這一次，他又從南非洲那邊的某種投資上取到了大批的紅利，於是便照例送入殖邊銀行去；不料就在這一筆現款中，發現了三張前三天被騙去的鈔票。

這事發現之後，馬上就由銀行方面打電報去通知梅瓊，他卻並不說什麼話，好像絕不詫異的樣子；因為這一筆現款乃是他所最信任的秘書桀司潑古爾自己送往銀行去的，除此以外，他心上還有着很特別的理由，所以不願重視這三張鈔票的發現咧！

都錦生絲織品
美麗綢傘　絲織風景　檀香絹扇
發行所
杭州花市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廣州十八甫
南京门帘桥
漢口江漢路
北平前门外廊房頭條

二六一—二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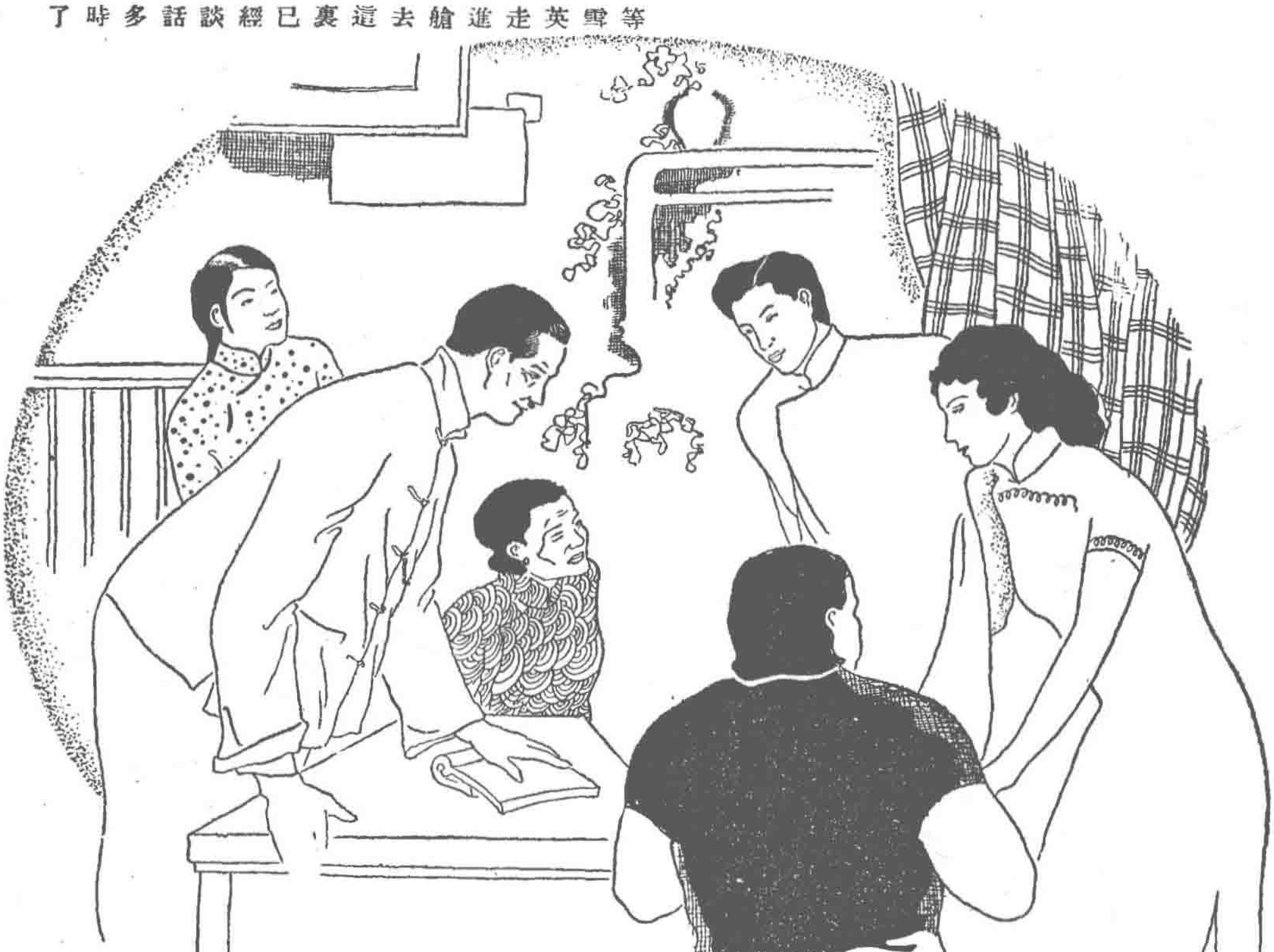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五章　不是寃家不聚頭

有道是旁觀者清，凡置身事外的人，看別人的態度，那總是很清楚的。俊人這樣好端端的態度失常，不時的發出呆相來，這在關懷情人的雪芙眼裏，先就有點覺察了。分明看到他要起身的，當那位斯文小姐坐下之後，他又捧了茶碗，不知所之起來。這不知道他是因人家攔住了去路呢？或者怕是人來我去，有點失禮呢？這且不管，反正他一時行坐不定，那是實在的了。於是自己也端了一杯茶，像俊人那般愛喝不喝的，坐在席上。俊人先是連連的呷着茶，後來放下茶杯，取了一塊餅乾，慢慢的咀嚼着。那眼睛是不時的向隔座射了去。但是也有點心虛，當看過了那位小姐之後，便也偷向雪芙看去一眼。她的態度，雖然是很自在的樣子，只是她的臉皮，有些通通紅的。心裏想着，莫非她在生着悶氣吧？果然如此，那不是鬧着玩的，一定會惹出一場不美滿的結果來。心裏一害怕，臉上也就跟紅了起來。於是推開茶杯，站起身來向雪芙笑道：原來倒很涼爽的，這一喝熱茶，身上又發起熱來了。我們還是到艙外去吹吹風罷。他說着，已經用脚推開椅子，走到席外去。雪芙倒是微笑着，向他望了，輕輕的道：你忙什麼？再坐一會

等雪英走進艙去這裏已經談話多時了



子。儍人看着，倒猜不出她是什麼用意，因笑道：我倒是無可無不可。不過他既起身了，倒不好意思重新坐下，便在靠窗戶的沙發上坐了。說也奇怪，雪芙偏偏是不肯走，只在那裏兩三分鐘，端起茶杯來呷一口茶。這好像她已經知道了儍人坐在這裏，是有點不安，故意遲礙不走，敎人家爲難。儍人每次向她看去時，他正也將眼睛，向儍人看來，在有意無意之間，他是帶了那様一種微笑。儍人只管和她對眼光，對得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向她望着了，於是站起身來看那艙壁上懸裝的畫鏡框子，又看看懸艙位的價目表。過了十幾分鐘之久，才聽到雪芙叫道：大家都走了，我們也走罷。儍人回轉頭來看時，那位斯文小姐，已經是走進艙去。但是脚步很緩，還留着一個後影子給人看到呢？儍人也不敢怎樣去逗引雪芙，強笑着道：這茶你喝得熱不熱？雪芙笑着搖了兩搖頭道：我不熱。無論天氣怎様的熱，只要人能夠鎭定一下，那自然會凉爽起來的。儍人聽了，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是好，只有低了頭，同雪芙一路走出艙外，在船邊上藤椅子上坐着。這個地方，還是有許多特別官艙裏的人，看望江上風景，閑談着天下事。船到這時候，已經過了采石磯，南北兩岸的青山，斷斷續續的由前面遞送着過來。這就有人笑道：坐在輪船的乾淨船舷上，風平浪轉，看江上的風景，這是人生一件最得意的事。金聖歎批西廂拷紅，說了許多不亦快哉。這件事，在我今人，也是一個不亦快哉。又一個人道：話雖如此，可惜我們坐的不是中國船。那一個道：唯其是不是中國船，這江上的風景，才可以讓我們慢慢的來欣賞。若是老早沒有別國商船在揚子江上航行，恐怕這一帶也是山海關外的北寧鐵路，讓人家來統制了。儍人看那說話的人，還是先前在這裏說話的方先生同袁旅長。便走向前一步，同他兩個人點了一個頭。在儍人自己，是無所謂的，以爲以前和人家談過話了，現在見了面，不能不打一個招呼。可是那方袁二位，都覺得旅行寂寞，多一個朋友談話，就熱鬧一點。那方先生便道：陳先生是到漢口去的嗎？儍人笑道：我在南京，只躭擱了三十小時，這火爐的滋味，已經是夠嘗的了。聽說漢口的火爐程度，還在南京以上，怎樣敢到漢口去。我同了敝親，想到廬山去住一兩個月。方先生却向袁旅長點了一個頭笑道：我們又多一位遊山的同志了。儍人道：二位也是到廬山上去的，那好極了。我很想着找兩位同伴的。二位上山去，打算住那家旅館，方先生道：聽說今年廬山上的旅館，是非常之擁擠，家家都客滿。不過我打聽着，新開的旅館也不少，到了九江，我們先問問，那也不遲。陳先生住在什麼地方呢？儍人道：敝親在山上有房子，年年都去的。方先生道：是自己的房子呢？還是人家的房子？儍人笑道：這話說起來，就有點拗口了。是敝親的親戚的房子。房子很多，房主人住不了。而且房主人是個歡喜熱鬧的人，感到山居無味，倒不年

年去，反而是老遠的跑到青島去住着。這山上空着，沒有人住是不好，租給人吧？又覺得自己要住的時候，反而沒有地方。於是就和我敝親商量，願意不收房租，請敝親去住。敝親只是派一個人看守，出點打掃費而已。袁旅長道：在廬山上住旅館避暑，那究竟不是辦法。假如自己有房子住，那最好不過。我是個單身漢，不便住到人家家裏去。方先生有眷屬在一處，倒可以和這位陳先生商量一下。要像你們這樣三四位同住旅館，既不便當，而且花錢也是很多。方先生笑道：萍水相逢，怎好向人家作這種要求。袁旅長道：那要什麽緊，房東租房子給房客住，也不能盡挑熟人。俊人道：剛才在棹上坐着，那位身體很健壯的老太太，就是敝親，若是方先生有意在山上住，不妨去和她商量。說到這裏，却回頭來看看雪芙。雪芙正伏在欄干上，看江裏的浪花，對於這裏人說話，却沒有注意。也不知道方先生爲了什麽事，對俊人表示好感，却是在身上掏出了一張名片，很和氣的樣子，遞到俊人手上，笑道？這就是我的職業名號，請遞給令親看看。假如眞有房子分租的話，兄弟願意出相當的房租。不過這是偶然談起的事，不能勉强令親答應的。假如令親認爲不大方便，那也就不必提了。俊人心裏暗想着，他們眞要住到一處來，就和那位方小姐天天可以住在一處，不難成爲朋友的，這倒是一樁欣慰的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果然住到一處來的話，恐怕這位朱女士，那又要大不高興。於是向方先生點着頭道：若是那房子並沒有人分租了的話，多幾個人住在一處，總熱鬧些，我想敝親倘老太太，一言也十分歡迎的。他雖是說着話，却已經偷看了雪芙好幾次。這時就拿了名片，走近雪芙身邊，笑問道：姑母又睡了嗎？雪芙這才回轉頭來，順手將名片拿了去看。那名片上印着大律師方孟斧，以字行。幾個字。她就點點頭道：這位律師很有名的，姑母爲了田產打官司，還想請他辦這件案子呢。因爲天氣太熱，姑母怕受累，把這事擱下了，所以也沒有去請問他。俊人聽到，正要回轉身來，替那位方先生介紹，然而他已經同袁旅長，走到一邊去了。因笑道：這樣一說，事情就巧了。方律師說：他們也是上廬山的，因爲在廬山上怕找不到旅館，願意租房子住。聽說我們這裏還有房子空，很願意租我們餘下來的屋住。我是無心之談，把有房子的話說了出來，不想他得了這個風聲，就向我開口，倒教我沒有話說。你看，應該怎麽樣子去對姑母說。我倒很是後悔了。雪芙道：這也沒有什麽後悔。姑母每年都把房子分租一半出去的。她又不要那租錢，依然是把租錢送交給房主王家去。她的意思，不過是找一家鄰居，大家好熱鬧一點。俊人道：既然如此，我就把名片交給姑母罷。兩個人正說着話，這位倘太太兩手捧了一副望遠鏡，也就走着塡鴨步子，走到欄干邊上來了。雪芙笑道：姑母，你不必嫌着在山上寂寞了，俊人已經找着了一位鄰居了。

尙太太道：他沒有到過廬山的，怎麽找着了我的鄰居呢？雪芙道：並不是山上的舊鄰居他是把我們所住的餘屋，給分租出去。這船艙裏的搭客，有一個人願意租我們的。而且這個人，我料着你也願意和他們鄰居。說着，把那張名片遞了過去。尙太太看到，呵了一聲道：原來這位方律師就在船上，那好極了，我可以和他談談。俊人道：姑母認得這位方律師嗎？尙太太道：我就是不認得他才急於要和他見一面。假使他認得我，他也不會先拿名片來通知了。在南京交際場上的人物，他們總得賣賣我的帳。其實我是不輕易走到交際場上去的。她說着這話時，那雙肉泡眼，不免合了縫，其樂可知。俊人笑道：是呵！那方律師也無非聽到姑母的大名，所以要專誠拜訪。雪芙站在尙太太身後，就不免向俊人睃了一眼。尙太太道：那方律師在這艙裏嗎？引我去見見。我向來就是這樣，決不託大，人家越看得起我，我也就越看得起人。雪芙，你我把我的名片拿張出來。雪芙雖是不願意，可又不敢違背姑母的話，這就撅了嘴跑進艙房去。不多大一會子，她拿了一張名片出來了。那名片嬌小玲瓏，和尙太太那肥碩的身體，正相處在反面，只有一寸半長八分寬，中間印了四個衞夫人體的楷書，乃是尙朱婉儂。雪芙兩個指頭夾着，遞到俊人手上道：江風大得很，你拿緊一點。俊人看了這樣子，倒是欲笑不得。只好一把握住，正了臉色向尙太太道：姑母就去拜會那方先生嗎？他在艙裏。尙太太道：我急於要見他，就去罷。於是尙太太隨了俊人之後，走進艙去。方孟斧正拿了一本雜誌，在旁邊寫字枱上看。俊人走向前介紹着道：這就是敝親尙太太。說着，把名片遞了過去。方孟斧却也在朋友口裏聽到，有一位尙太太要委託他打民事官司。無意之中，會在這裏會到當事人，實在可喜。立刻推書而起，笑臉相迎。尙太太是懂得交際之道的，首先伸出手來，讓方孟斧握着。笑道：方先生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不想今日在船上遇到。方孟斧笑道：尙太太也是我久仰的，這就好極了，大家全不寂寞。說着話，同在大餐棹子邊坐下。尙太太道：聽說方先生要到廬山去，我們也是上山的，將來在山上，倒多一家往來的朋友。方先生在山上的高所還沒有定妥嗎？孟斧道：可不是？聽說今年山上的旅館很擠，我想着，到了山上再打主意罷。若是我一個人，那不成問題，就是露天下我也可以睡。無奈我有一位家嫂，還有一位舍姪女。尙太太道：不要緊，我住的屋子，還可以空出幾間來，若不嫌擠窄的話，可以搬到我們那裏去住。最妙的就是動用傢具，由臥室到廚房，我們那裏全是預備好了的。孟斧聽了這話，似乎是很高興，不免將兩隻手連連搓了幾下。因笑道：那太好了，要多少房租，我們照納。尙太太一擺手道：笑話！若是那樣，倒好像是有心兜攬生意了。我有許多事，要向你這位大律師請教，我們住在一處，那更好了。方孟斧笑道：既然如此，我把家嫂請出來，

和尙太太談談。說着，他走進艙房去，在這時雪芙依然坐在艙外船舷上看兩岸風景。所以方孟斧把他的嫂嫂方老太太引出來了，雪芙却不當面。而同時方小姐陪着，雪芙也沒理會到。等雪芙走進艙來，這裏已經是談話多時了。尙太太這就向她笑道：雪芙，來，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方老太太，這是方小姐。雪芙一看就是引得俊人注意的那位斯文姑娘，要理人家，心裏實在不願意。不理人家，可是姑母已經介紹在先了。而且那位方老太太，是格外的客氣，他已經站了起來，向自己笑嘻嘻的點了點頭。雪芙向她略微鞠躬時，她就笑道：這位小姐，眞可愛，比我們靜怡活潑多了。靜怡過來見見這位姐姐，將來也跟着人家學學。靜怡於是笑嘻嘻的走到雪芙身邊，伸了手向她握着，笑道：朱小姐身體很康健，眞是一位時代姑娘。我簡直兒不行，是個沒落了的人。她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在那小紅嘴唇裏，笑着露出一排雪白整齊的牙齒，那是非常之可愛。便笑道：方小姐，你太客氣。我們是野孩子。俊人坐在稍遠的一張椅子上，看到這兩位娘姑，各有一種特點，這個說是沒落了的人，那個說是野孩子，謙遜得有味。於是一高興之下，就笑了起來。雪芙一回頭，臉就紅了。微微的瞪了眼道：俊人笑什麼？俊人看她有是生氣的樣子，也就隨着她紅了臉，因道：我覺得兩位小姐全客氣得可以。方孟斧坐在他對面，摸了小鬍子道：這叫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呀。靜怡笑道：四叔這話，我有點兒不能承認。難道我還願意作一個沒落的孩子嗎？方孟斧笑道：你不願意作，你又何必承認。靜怡道：我本來就是。若不承認，人家也看得出來的。倒不如承認了，落得人家還說我老實呀。朱小姐以爲如何？雪芙笑道：我也正是這樣的想。俊人聽到這話，又想笑了出來。可是立刻想到雪芙是不願人家笑的，只管笑了又笑，豈不是有心和他爲難。可是心裏要笑出來，又不敢笑，只好回轉身去，亂咳嗽了一陣。尙太太這時說話了。她道：雪芙，你現在更不寂寞了。我已經同方太太說好了，就讓他們住在我們一處。將來要打起牌來，方太太娘兒兩個，我們娘兒兩個，現成的一桌。假使四個人之中，有不得空閑的，這裏還有方二先生同俊人，全可以作預備隊，來補我們的缺。雪芙向靜怡道：方小姐的牌，一定打得很好呢？方太太代答道：這孩子要說她笨，不算笨，什麼事全可以作。只有打牌這件事，她是眞不行。不是放銃給人家和了，就是作小相公。尙太太笑道：這倒和我雪芙有點兩樣。她就常常替我當參謀長。雪芙撅了嘴道：會打牌，也不是什麼高明的事。姑母還只管同我宣傳呢。尙太太倒不說什麼了，只是笑笑。靜怡看了雪芙的樣子，倒好像很歡喜，就向她問長問短，在那裏念書，對於文藝上喜歡些什麼。不想二人攀談之下，倒有好幾點彼此同情。其一是雪芙喜歡中國畫，靜怡也喜歡中國畫。其二是談怡愛打鋼琴，雪芙也愛打鋼琴。由中國

畫和曲譜上，兩個人談着，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地方。雪芙始而覺得俊人頗注意她，正要迴避着才好。不想她就是方二先生的姪女，無意之間，引狠入室，很是後悔。可是姑母當面介紹之後，人家又很客氣的週旋，怎好不理人家？再說自己的未婚夫注意人家，人家並不知道的，也不應當去怪人家。所以靜怡和她談得很有味的時候，她也就忘了一切嫌疑，跟着向下說了下去。於是他們兩組，分作了三班，尙太太和方太太談在一處，方小姐和朱小姐談在一處，只剩了俊人坐在一邊，不但不敢插嘴說話，而且怕笑出聲來，雪芙不能同意，只好掉轉頭去，同方孟斧談。孟斧也正感着太太小姐在談話，自己不便胡亂加入。於是向俊人道：在這裏坐着，我們沒有資格談話，我們還是到外面去乘乘涼罷。俊人向尙太太姑姪看着，他們是根本沒有理會，這也就只好走了開去。旅行中沒有伴侶，那是感到寂寞的，一天可以當幾天過。反過來旅行中有了伴侶，談談說說，那又把時間混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了一天。所以這六位男女，在談笑不停之下，又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大家被茶房一個個的請着，就依然到大餐棹子上，原地位坐下。在吃早飯的時候，彼此全是生人，誰也不能理會誰。到了這時，大家相熟得多了，所以在入席的時候，大家見着面，不免點上一個頭。就是不點頭，也要舉行一個微笑的禮。本來這種禮節，也沒有誰指定過。只因爲人總是感情動物，見面之後，有了情感了，大家就不能木頭似的，彼此不理會。所以俊人雖是板了面孔，在原地方坐下。靜怡却是很客氣，她走近來之後，就向俊人笑着點了一個頭。俊人眞是出於意料，她倒是先行起禮來了。在人家那一點頭之後，自己有些莫明其妙，不知不覺的也就和靜怡點了一個頭。可是點過這個頭之後，頗有點感覺，向斜對坐的雪芙看了去。她這時把銅圈圈裏的白圍布取出，左手取了空瓷盤子，右手拿着圍布，不住的去擦，眼睛皮垂下來，把睫毛擁出來多長。她似乎沒有理會到這事，所以臉上沒有什麼顏色可言。俊人頭不敢掉轉，只轉了眼珠子去看靜怡。靜怡的態度，不但十分鎭靜，而且臉上笑嘻嘻的，微泛了一塊紅暈。她左手拿了一片麵包，右手拿了刀子，到玫瑰醬碟子裏挑甜醬去。這一碟子甜醬，就是放在俊人面前的。所以當牠伸出刀子來挑動甜醬的時候，那隻嫩白手，就伸到俊人眼前來。那那無名指子，套着一隻翡翠戒指，好像還是和人不曾訂婚的姑娘。恰是這個時候，尙太太有話和他說，連叫兩聲俊人，他沒有聽到，他拿了長柄勺子，只是和弄着盤子裏的湯。雪芙這就大聲道：俊人，你在想什麼？姑媽和你說話呢。俊人笑道：哦！姑媽要胡椒。說時，滿棹張望着。然而那個裝胡椒的小瓷器瓶子，就在尙太太手邊，他看到了，却不好意思去拿。尙太太道：我有一件事，忽從想起來了。廬山上有好幾處地方，可以游泳的，你帶了游泳衣沒有？俊人笑道：

我最喜歡游泳，怎能不帶游泳衣？在這時，方小姐無端的在其間插了一句嘴。她笑道：朱小姐會游泳嗎？雪芙道：不行？我試也沒有試過一回。尙太太笑道：這次到了廬山上，讓俊人和你保鑣，你就可以試試了。雪芙笑着不說什麽，只管搖頭，同時却向俊人瞟了一眼。方孟斧道：陳先生會游泳。那就好極了。在現代這交通便利的時代，和水接觸的機會，是太多了，必定要懂得游泳，加上一重自衛的力量。到了山上，我少不得跟陳先生學學。他坐在俊人的左手，靜怡坐在俊人的右手，俊人向孟斧道：平常的游泳池，那沒有什麽難學，我覺得應該練練海水浴，才和身體有益。我願有機會，到海邊上去過一個夏天。她分明是和自己叔叔說話，可是她向叔叔看着，必定看過俊人去。俊人總怕雪芙又望了過來，只好低頭吃菜。可是心裏想着，這位姑娘說話，總喜歡接了我的下句，說她是帶點舊式女子態度的，那也不見得。唯其是這樣不十分大方，倒現出她含情脈脈的神情。來。如此想着，就情不自禁的，又要偷看人家，可是雲芙却不怎樣介意，只是說話增多，有時朝着靜怡說，有時也朝着方太太說。俊人和她相反，不是人家問他，他就默然的吃菜。飯吃過了，雪芙第一個就下了席，走出船艙去。俊人倒不敢回自己的房，也追到船邊上來。雪芙伏在欄干上，被江風把頭髮吹亂，她不時抬起一隻手臂來，去清理着鬢髮。俊人悄悄的走到她身後，也想伏到欄干上，却聽到她歎了一口氣道：這才叫不是寃家不聚頭呢。俊人聽她這種言語，倒不由得心裏卜通通跳了兩下。心想，他這話什麽意思，難道以爲我和他是寃家嗎？若說到方小姐，那談不上，她不但與她無寃，也和我無愛，怎麽能說是寃家。再就雪芙的態度上來說，同方小姐也相處得很好。既是相處你好，這話從何說起？他站在雪芙身後發呆，可是她不知道身後有人過了一會子，她又歎了一口氣。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爲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豪周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各所定利率較爲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每月存洋二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M.M.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首都鐵路輪渡

區　間	客票價目			備　攷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元	元	元	
南京浦口間	0.60	0.40	0.20	

平漢鐵路

鄭州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　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漢口大智門	514	23.25	15.50	7.75	
漢口江岸	510	22.95	15.30	7.65	
橫　店	488	22.05	14.70	7.35	
孝　感	446	20.10	13.40	6.70	
花　園	412	18.60	12.40	6.20	
廣　水	367	16.65	11.10	5.55	
新　店	340	15.30	10.20	5.10	
信　陽	302	13.65	9.10	4.55	
明　港	263	11.85	7.90	3.95	
確　山	226	10.20	6.80	3.40	
駐馬店	206	9.30	6.20	3.10	
遂　平	188	8.55	5.70	2.85	
西　平	162	7.35	4.90	2.45	
郾　城	140	6.30	4.20	2.10	
臨　潁	112	5.10	3.40	1.70	
許　州	86	3.90	2.60	1.30	
新　鄭	46	2.10	1.40	0.70	
黃河北岸	30	1.35	0.90	0.45	
新　鄉	80	3.60	2.40	1.20	
衞　輝	105	4.80	3.20	1.60	

平漢鐵路

漢口大智門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漢口江岸	4	0.45	0.30	0.15	
橫店	26	1.20	0.80	0.40	
孝感縣	68	3.15	2.10	1.05	
花園	102	4.65	3.10	1.55	
廣水	147	6.75	4.50	2.25	
新店	174	7.95	5.30	2.65	
信陽州	212	9.60	6.40	3.20	
昒港	251	11.40	7.60	3.80	
確山縣	288	13.05	8.70	4.35	
駐馬店	308	13.95	9.30	4.65	
遂平縣	326	14.70	9.80	4.90	
西平縣	352	15.90	10.60	5.30	
郾城縣	374	16.95	11.30	5.65	
臨潁縣	402	18.15	12.10	6.05	
許州	428	19.35	12.90	6.45	
新鄭縣	468	21.15	14.10	7.05	
鄭州	514	23.25	15.50	7.75	
黃河北岸	544	24.60	16.40	8.20	
新鄉縣	594	26.85	17.90	8.95	

平漢鐵路

漢口大智門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衛輝府	619	27.90	18.60	9.30	
彰德府	700	31.50	21.00	10.50	
豐樂鎮	715	32.25	21.50	10.75	
磁州	735	33.15	22.10	11.05	
邯鄲縣	766	34.50	23.00	11.50	
順德府	818	36.90	24.60	12.30	
高邑縣	881	39.75	26.50	13.25	
元氏縣	899	40.50	27.00	13.50	
石家莊	931	42.00	28.00	14.00	
正定府	945	42.60	28.40	14.20	
定州	1002	45.15	30.10	15.05	
保定府	1062	47.85	31.90	15.95	
高碑店	1124	50.70	33.80	16.90	
涿州	1144	51.60	34.40	17.20	
琉璃河	1158	52.20	34.80	17.40	
梁格莊	1167	52.65	35.10	17.55	
坨里	1194	53.85	35.90	17.95	
長辛店	1187	53.55	35.70	17.85	
豐台	1197	54.00	36.00	18.00	
北平(前門)	1208	54.45	36.30	18.15	

平漢鐵路

鄭州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彰德府	186	8.40	5.60	2.80	
豐樂鎮	201	9.15	6.10	3.05	
磁州	221	10.05	6.70	3.35	
邯鄲	252	11.40	7.60	3.80	
順德府	304	13.80	9.20	4.60	
高邑縣	367	16.65	11.10	5.55	
元氏	385	17.40	11.60	5.80	
石家莊	417	18.90	12.60	6.30	
正定府	431	19.50	13.00	6.50	
定州	488	22.05	14.70	7.35	
保定府	548	24.75	16.50	8.25	
高碑店	610	27.45	18.30	9.15	
梁格莊	653	29.40	19.60	9.80	
涿州	630	28.35	18.90	9.45	
琉璃河	644	29.10	19.40	9.70	
長辛店	673	30.30	20.20	10.10	
坨里	680	30.60	20.40	10.20	
豐台	683	30.75	20.50	10.25	
北平(前門)	694	31.35	20.90	10.45	

平漢鐵路

石家莊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漢口大智門	931	42.00	28.00	14.00	
漢口江岸	927	41.85	27.90	13.95	
橫店	905	40.80	27.20	13.60	
孝感	863	38.85	25.90	12.95	
花園	829	37.35	24.90	12.45	
廣水	784	35.40	23.60	11.80	
新店	757	34.20	22.80	11.40	
信陽	719	32.40	21.60	10.80	
明港	680	30.60	20.40	10.20	
確山	643	28.95	19.30	9.65	
駐馬店	623	28.05	18.70	9.35	
遂平	605	27.30	18.20	9.10	
西平	579	26.10	17.40	8.70	
郾城	557	25.20	16.80	8.40	
臨潁	529	23.85	15.90	7.95	
許州	503	22.65	15.10	7.55	
新鄭	463	20.85	13.90	6.95	
鄭州	417	18.90	12.60	6.30	
黃河北岸	387	17.55	11.70	5.85	
新鄉	337	15.30	10.20	5.10	

平漢鐵路

新鄉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彰德府	106	4.80	3.20	1.60	
豐樂鎮	121	5.55	3.70	1.85	
磁州	141	6.45	4.30	2.15	
邯鄲	172	7.80	5.20	2.60	
順德府	224	10.20	6.80	3.40	
高邑縣	287	13.05	8.70	4.35	
元氏	305	13.80	9.20	4.60	
石家莊	337	15.30	10.20	5.10	
正定府	351	15.90	10.60	5.30	
定州	408	18.45	12.30	6.15	
保定府	468	21.15	14.10	7.05	
高碑店	530	23.85	15.90	7.95	
涿州	550	24.75	16.50	8.25	
琉璃河	564	25.50	17.00	8.50	
梁格莊	573	25.80	17.20	8.60	
長辛店	593	26.70	17.80	8.90	
坨里	600	27.00	18.00	9.00	
豐台	603	27.15	18.10	9.05	
北平(前門)	614	27.75	18.50	9.25	

平漢鐵路

新鄉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攷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漢口大智門	594	26.85	17.90	8.95	
漢口江岸	590	26.55	17.70	8.85	
橫店	568	25.65	17.10	8.55	
孝感	526	23.70	15.80	7.90	
花園	492	22.20	14.80	7.40	
廣水	447	20.25	13.50	6.75	
新店	420	18.90	12.60	6.30	
信陽	382	17.25	11.50	5.75	
明港	343	15.45	10.30	5.15	
確山	306	13.80	9.20	4.60	
駐馬店	286	12.90	8.60	4.30	
遂平	268	12.15	8.10	4.05	
西平	242	10.95	7.30	3.65	
郾城	220	9.90	6.60	3.30	
臨潁	192	8.70	5.80	2.90	
許州	166	7.50	5.00	2.50	
新鄭	126	5.70	3.80	1.90	
鄭州	80	3.60	2.40	1.20	
黃河北岸	50	2.25	1.50	0.75	
衛輝	25	1.20	0.80	0.40	